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Tsinghua University

同方全球人寿 Aegon THTF Life Insurance

2026

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调研报告



拾光谋远 水木润泽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中国保险与风险管理研究中心
同方全球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2026 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调研报告

2026 Chinese Resident Retirement Readiness Index Survey Report

撰写组

冯润桓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陈业昕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李　辰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孙意轩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阎学煌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顾问委员会

朱庆国	同方全球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童伯宁	同方全球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任　波	《财新周刊》
郑秉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吴卫星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周　桦	中央财经大学保险学院
高　明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Tsinghua University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中国保险与风险管理研究中心（CCIRM）成立于 2008 年 4 月 29 日。中心得到了国际著名保险机构苏黎世保险集团的大力支持。

中心使命：建成国际一流的保险与风险管理研究基地，特别是在保险市场发展和监管研究方面，成为亚洲一流的研究中心。

中心主要目标：不断提高清华经管学院在保险与风险管理方面的教学和科研水平；加强中国与世界在保险与风险管理研究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成为政府与保险业界有良好声誉并值得信赖的咨询与合作中心。

中心主要工作：定期举办高水平的国际学术活动，不定期举办研讨会；邀请国内外学者来中心进行合作研究和学术交流；承接国家和部委及保险业界的研究课题；与相关的政府部门，保险业界和学术机构开展理论实证研究。

同方全球人寿 Aegon THTF Life Insurance

同方全球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简称同方全球人寿）由荷兰全球人寿保险集团（Aegon）与同方股份有限公司（THTF）各出资 50% 组建而成，公司于 2003 年正式获得营业执照，在中国开展寿险业务。截止目前，公司注册资本为 26.3 亿元，资产规模超过 557 亿元，在上海、北京、江苏、山东、浙江、广东、天津、青岛、河北、湖北、福建、四川、深圳等省市设立了多家分支机构，为全国逾百万客户提供周全的保险保障。

同方全球人寿凭借股东百年寿险经验和领先科技能力，致力于帮助客户未雨稠缪，实现财务保障，安享未来。我们的目标是成为中国最值得推荐的人寿保险公司。

目录 CONTENTS



01. 摘要

1.1 退休准备情况 2
1.2 金融素养与养老估算 3
1.3 灵活就业家庭的财务准备 3
1.4 主观客观评估 4

02. 项目背景及概况

2.1 项目背景 6
2.1.1 人口老龄化加深与长期养老需求扩大 6
2.1.2 多层次养老保障与退休收入来源 7
2.1.3 就业形态分化与灵活就业群体的保障参与现状 8
2.1.4 金融素养与退休规划能力 8
2.2 项目概况 10
2.2.1 调研目的 10
2.2.2 调研方式及内容 10
2.2.3 样本描述性分析 12
2.3 本章小结与后续研究安排 26

03. 退休准备指数

3.1 退休准备指数测算 28
3.1.1 退休准备指数计算 28
3.1.2 退休准备指数六个维度的变动特征 29
3.1.3 不同个人收入组的退休准备指数对比 30
3.2 不同区域一般居民退休准备的分布与差异 33
3.2.1 各区域平均水平与内部差异 33
3.2.2 区域退休准备指数差距的因素分解 35
3.3 追访居民的退休准备变化与进一步分析 36
3.3.1 六个维度与退休准备指数的追访比较 36
3.3.2 退休准备指数变化的相关因素 37
3.4 灵活就业群体的退休准备指数差异 39
3.4.1 总体差距与维度结构 39
3.4.2 相近条件下的退休准备差异 41
3.4.3 不同代际的退休准备差异 43
3.4.4 不同婚姻状态的退休准备差异 46
3.5 本章小结 49

04. 金融素养、估算偏差与主观退休准备充分性

4.1 金融素养的含义与现状 52
4.1.1 金融素养的含义 52
4.1.2 居民金融素养现状 53
4.2 居民退休收入与主观缺口 55

4.2.1 居民主观退休收入缺口含义与衡量 55
4.2.2 不同金融素养水平下的退休储蓄评价 56
4.3 为什么“金融素养越高，居民主观退休收入缺口反而总体越大”？ 58
4.3.1 退休需求提升与养老估算偏差的两种可能解释 58
4.3.2 “退休生活期望”解释的验证 60
4.3.3 “养老估算偏差”解释的验证 62
4.4 养老估算偏差与退休准备 64
4.4.1 养老估算偏差与退休准备水平 64
4.4.2 养老估算偏差与退休准备行为 66
4.5 本章小结 67

05. 灵活就业家庭退休财务准备与充足性评估

5.1 保障与家庭财务基础 71
5.1.1 基本保障结构 72
5.1.2 补充保障配置 74
5.1.3 家庭收支结构 75
5.1.4 资产负债结构 77
5.2 退休准备状况评估 80
5.2.1 测算目标 80
5.2.2 情景设定与指标计算 82
5.2.3 总体水平 84
5.2.4 不同就业类型群体差异 85
5.2.5 不同收入群体差异 86
5.2.6 不同年龄群体差异 88
5.3 分情景充足性分析 90
5.3.1 基本生活情景 90
5.3.2 常规医疗情景 92
5.3.3 重大疾病情景 93
5.3.4 失能照护情景 96
5.4 主观评价与财务测算对照 98
5.4.1 储蓄自评与充足水平 98
5.4.2 主客观差异的相关因素 100
5.5 本章小结 105

06. 结论与建议

6.1 报告内容总结 108
6.2 提升居民退休准备水平的对策建议 110
6.2.1 政府：守住底线，补齐制度短板 110
6.2.2 企业：承担雇主责任，做实补充保障 111
6.2.3 金融机构：丰富供给，打通服务 111
6.2.4 个人：尽早规划，持续积累 112

07. 附录：居民退休准备指数调研与计算方法



01·摘 要

01. 摘要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完善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已成为国家战略任务。保障居民退休后拥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并帮助家庭应对医疗和照护支出，既关系到居民退休后的生活质量，也关系到家庭财务安全与养老保障体系的可持续运行。自 2013 年起，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中国保险与风险管理研究中心联合同方全球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持续开展调研并发布《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调研报告》。2026 年指数调研延续既有指数测量框架，考察居民退休准备的自我评价，以及家庭资产与负债、收入与支出、金融素养、养老规划等多维度状况；同时，通过对部分受访者 2025 年和 2026 年回答的追访，观察居民退休准备状况在一年间的变化。本年度报告还新增三个研究专题，分别考察金融素养与居民主观退休准备充分性之间的关系、灵活就业群体的退休准备状况，以及灵活就业家庭对自身退休准备的评价与家庭财务测算结果之间的差异等问题。

扫码查看电子版报告

扫码查看报告重点内容摘要

1.1 退休准备情况

2026 年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为 5.68 分，较 2025 年的 5.49 分提高 0.19 分。在未退休受访者中，退休准备指数低于 6 分的低准备人群占比由 2025 年的 64.88% 下降至 59.01%。从构成指数的六个维度来看，退休责任意识、财务规划认知水平得分均高于 7.5 分；而退休计划完善度、退休储蓄充分度得分仅为 4.04 分和 3.86 分，取得期望收入的信心得分则与 2025 年基本持平。

- **低收入组综合得分上升，储蓄自评和收入信心却略有回落。**个人税后年收入不高于 5 万元组的指数由 5.15 分升至 5.38 分，主要改善在退休责任意识、财务规划认知水平和财务问题理解能力三个维度。对这一群体而言，怎样在现有收支条件下把准备意愿转化为持续积累，仍是难点。

- **各区域低于 6 分的受访者均过半，分差所对应的因素各有侧重。**2026 年各区域平均分最高与最低相差 0.36 分。以中部为参照，个人收入在东北与中部的分差中所占解释份

额最大，自评健康状况在西部与中部的比较中居首，家庭资产和对社交平台财务规划信息的接受态度在东部与中部的比较中相对靠前。虽然收入和资产是退休准备的重要基础，健康状况以及居民是否乐于接触财务规划信息，也有助于解释各地的准备差异。

- **追访居民的退休储蓄充分度提高最多，却仍是得分最低的一项。**追访居民的退休准备指数平均分由 2025 年的 5.64 升至 2026 年的 5.81，退休储蓄充分度由 3.30 分升至 3.54 分，退休计划完善度仍低于 4 分。对指数变化的进一步分析显示，家庭人口增加、新开通个人养老金账户和更乐于在社交平台看到财务规划信息，所占相对解释份额均高于个人收入增加。除了收入和资产，家庭生活的变化和居民采取的准备行动也值得关注。

- **按相近条件比较，灵活就业居民群体与一般居民群体的差距更多体现在退休责任意识和财务规划认知水平上。**两类群体的平均指数分别为 5.43 分和 5.68 分，直接比较时，退休储蓄充分度是总分差距的最大来源。按相近的年龄、婚姻和收入等特征重新比较后，退休储蓄充分度的分差由约 0.44 分缩至 0.06 分，退休责任意识和财务规划认知水平的差距仍较突出。

1.2 金融素养与养老估算

以退休前收入为参照，受访者的退休收入水平平均为 44.7%，理想退休收入水平平均为 64.4%。主观退休收入缺口为理想退休收入水平减去退休收入水平。受访人群的平均主观退休收入缺口为 19.7%。整体而言，78.6% 的受访者退休收入水平低于理想收入水平。也就是说，按目前的收入预期，大多数受访者认为难以负担自己理想中的退休生活。

- **随着金融素养提高，居民的退休收入水平提高，但主观退休收入缺口没有同步缩小。**在金融素养水平为 0—4 分的群体中，理想退休收入水平提高得更多，主观退休收入缺口总体扩大。满分 5 分组相较 4 分组，退休收入水平继续提高，理想退休收入水平变化不大，主观退休收入缺口有所回落。

- **研究发现，主观退休收入缺口与养老费用估算偏差相关。将受访者的预期养老服务费用与理想退休收入进行比较后发现，金融素养较低的人群中，有较高比例的人其聘请护工或入住养老机构等服务费用会超过理想退休收入，这典型地反映出其对理想退休收入的预估偏低；而金融素养水平较高的群体总体较少出现这一情况。存在这类养老费用估算偏差的居民，其报告的主观退休收入缺口平均小约 2 个百分点，但其退休准备指数反而低于未发现偏差的居民，分别为 5.58 分和 5.87 分。**

1.3 灵活就业家庭的财务准备

对灵活就业家庭的财务准备充足性测算显示，基本生活、常规医疗、重大疾病、失能照护四类情景下退休财务准备指数的均值与中位数均高于 1 的收支平衡线，整体充足性达标。但伴

随风险层级提升，不足比例逐级扩大：基本生活情景下 22.9% 的家庭存在财务缺口，计入常规医疗自付费用后升至 25.1%；纳入重大疾病、失能照护支出后，缺口家庭占比分别达到 41.6% 和 43.2%，长期失能照护是当前保障最薄弱的环节。

- **不同群体间退休财务准备水平存在差异。**非全日制家庭在四类情景下的不足比例均为三类就业形态中最高，短板主要在可变现资产。不同收入组的养老现金流差距大于支出差距，低收入家庭严重不足更为普遍。退休财务准备充足性未随年龄单调改善：30—39 岁组退休财务准备不足比例最低，50—60 岁组在多数情景下财务准备不足比例最高。

- **不同情景下退休财务准备水平组间差距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基本生活情景下不同参保类型群体的组间差距主要来自基本养老金。可变现资产是常规医疗、重大疾病和失能照护情景下财务准备达标与不足组间差距的首要解释因素。重疾险配置对重疾情景下的退休准备充足性有正向改善作用；失能照护的地区差距部分与职工养老保障覆盖有关。地区经济水平与失能情景下的退休准备充足性整体呈正相关，差异主要源于职工养老保险覆盖程度的不同。

1.4 主观客观评估

对同一样本的退休储蓄主观自评与四类情景客观测算结果对照显示，退休储蓄自评较高的灵活就业人员，其家庭的退休财务准备水平总体也较高，退休准备指数中位数并未随自评逐档提高。将受访者对当前退休储蓄的自评与家庭退休财务准备测算结果分别划分为五档进行对照，发现同一家庭对退休储蓄充足性的主观评价和客观水平往往并不一致。

- **灵活就业家庭退休准备的主客观评价偏差方向与客观充足性水平显著反向相关。**客观准备充足的家庭普遍自评偏保守，基本生活与常规医疗情景下主观偏低占比均超 70%，重大疾病与失能照护情景也接近 60%；客观准备不足的家庭则普遍自评偏乐观，四类情景中主观偏高占比约 50%，主观偏低占比不足 20%。这一结构解释了全样本主观偏低占比远高于客观不足比例的现象：全样本的主观偏低主要集中于客观达标群体，但客观准备不足的群体并未普遍形成与之匹配的主观认知，从而进一步弱化弱势家庭的养老储备意愿。

- **婚姻状态、金融素养和金融资产与主客观评分差距的关联各不相同。**婚姻状态对主客观偏差的影响源于配偶养老金推高了家庭客观准备水平，但个体自评时未充分纳入这部分资源，因此有配偶家庭普遍呈现主观评价偏低的特征；金融素养越高的家庭，客观准备水平越高但主观自评越审慎，主观自评的组间差异较客观准备水平更大；金融资产同时抬升主客观两端的整体评分水平，整体主客观偏差有限，但在失能照护情景下，主客观一致的概率明显降低，主观偏高的概率显著提升。


DATA 03
CURABITUR SODALES MATTIS L
SUSPENDISSE EGET IACULIS ENIM
NULLA ET CONVALLIS
MI ETIAM IMPERDIET LUCTUS
POINT1
DATA01
POINT2
DATA02
POINT2
POINT1
DATA01

02·项目背景及概况

02. 项目背景及概况

2.1 项目背景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退休后的收入保障与生活安排日益从家庭个体议题上升为关乎民生福祉、代际公平和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重要公共议题。居民能否形成充分、可持续的退休准备，并非单一主体所能决定，而是社会保障制度、银发产业生态、家庭资源禀赋与个人规划能力共同作用的结果：社会保障制度构筑退休收入与医疗照护的基础，银发产业的产品与服务供给拓展备老需求的满足方式，就业状况与家庭财务条件影响资源积累，居民对养老需求的认识及财务决策则决定资源如何转化和使用。中国居民退休准备调研立足这一宏观进程，持续考察居民退休准备状况，力图揭示多主体协同下退休准备的形成机制与群体差异，为深化相关研究、推动银发产业演进、完善公共治理提供公共知识基础，促进形成更加充分、持续和公平的退休准备格局。

2.1.1 人口老龄化加深与长期养老需求扩大

人口老龄化持续推进，带动养老保障体量与养老需求规模同步扩张。一方面倒逼养老保障体系持续扩容完善，另一方面也使得居民长期、多层次的养老需求更加凸显，成为退休准备研究的现实背景。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1—2025 年，全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由 2.6736 亿人增长至 3.2338 亿人，占总人口比重从 18.9% 上升至 23.0%（图 2.1-1）。



图 2.1-1　全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规模与占比（2021—2025 年）

养老需求是个体老年全生命周期内为维持生存、健康与生活质量形成的各类需要总和，覆盖活力老年、半失能、失能失智直至生命末期，是养老保障体系与退休准备建设的逻辑起点。其内涵多层级：基础层为经济保障需求，依靠养老金、储蓄、养老金融覆盖日常、医疗及照护开支；支撑层对应生活照料、健康管理、长期照护等服务；发展与配套层面包含精神慰藉、社会参与、

适老化环境、权益保障等支持性内容。按紧迫程度可划分为刚性需求（生存、医疗、失能照护）与弹性需求（康养、文娱等品质类需求）。居民退休准备水平，本质反映其对养老需求的预判、资源储备与风险应对能力。

老龄化背景下，越来越多家庭将直面退休后的收入规划、医疗照护与日常照料等现实难题，如何实现经济保障供给与养老需求动态适配，已成为值得长期关注的重要社会议题。

养老需求具备显著的长期属性，这就要求打通退休前储备与退休后保障的衔接通道。退休阶段既需要可持续的稳定收入，还可能伴随持续增长的医疗、照护支出，且需求结构会随年龄增长、健康状况变动不断演化。这既要求居民主动前置规划，也需要公共养老保障与养老服务体系为这类长期、动态的养老需求提供支撑。

妥善回应长期养老需求，前提是厘清居民可依托的各类退休收入与保障资源。基本公共养老保险、单位补充养老计划、个人养老积累共同构成居民退休生活的经济底盘，但三类资源在覆盖范围、领取条件、长期可持续性上存在明显差异。由此，人口老龄化引申出一个核心命题：居民能否依托现有多元保障体系，构建起和自身养老需求相适配的退休准备方案。

2.1.2 多层次养老保障与退休收入来源

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为居民提供了不同层次的退休收入保障。我国养老保险体系的第一支柱是基本养老保险，包括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第二支柱是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第三支柱是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和商业养老保险，个人养老金制度是其中的重要制度安排。基本养老保险发挥基础保障作用，第二、第三支柱提供补充，居民可以结合自身条件逐步完善养老安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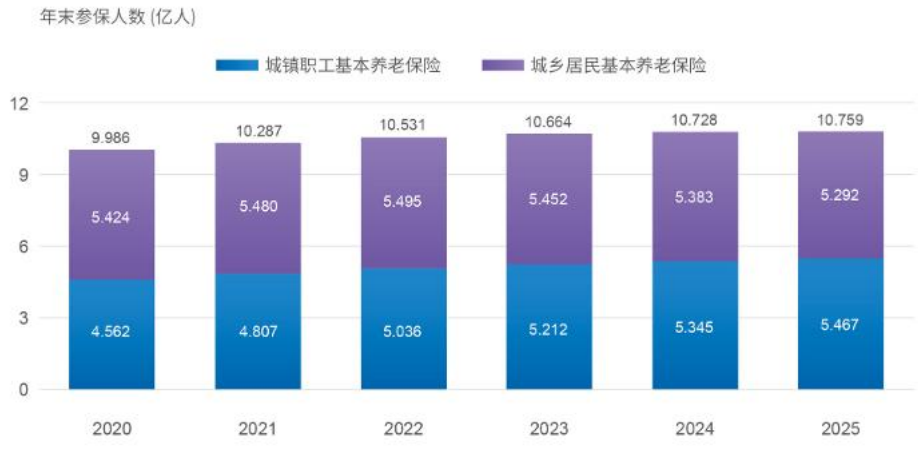


图2.1-2　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规模（2020—2025 年）

注：数据来源于国家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 2020~2025 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基本养老保险参保规模持续扩大，为居民退休生活提供了广泛的制度基础。2025 年末，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 10.759 亿人（图 2.1-2）。参保人数反映制度覆盖规模，具体能

够获得多少退休收入，还与参保类型、缴费水平、缴费年限及补充养老安排有关。因此，考察退休准备需要从“是否参保”进一步延伸到“预期能够获得怎样的收入保障”。

制度提供的保障需要通过居民在工作阶段的持续积累，转化为退休后的可用资源。劳动者的就业状态影响参保缴费方式，家庭收支则影响其形成补充储备的能力。但应看到，制度提供的参保资格并不自动转化为充足的退休收入，能否形成稳定积累，既取决于劳动者以何种身份、能否持续缴费，也取决于居民将当期收入转化为长期养老储备的规划能力。前者体现为就业形态变迁下的保障参与状况，后者则与金融素养和退休规划密切相关。

2.1.3 就业形态分化与灵活就业群体的保障参与现状

就业形态可分为以全日制、单一雇主、单位代缴社会保险为特征的标准就业，与劳务派遣、兼职、平台化用工及自雇经营等非标准就业，后者在参保身份、缴费基数与缴费连续性上均缺乏稳定预期，灵活就业群体即是其主要承载者。

我国灵活就业群体体量庞大，其社会保障参与问题愈发受到各界关注。据 2025 年 12 月国务院报告测算，国内灵活就业人员规模已突破 2 亿人；截至 2024 年末，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人数分别为 7057 万人、6615.9 万人。参保人数与群体规模之间仍存在明显差距，使该群体成为观察制度包容性的关键样本。尽管如此，学界与业界针对该群体退休准备状况的精细化实证研究仍较为匮乏。本专项调研以灵活就业群体为研究对象，围绕退休准备的多维度客观信息展开系统考察，旨在客观刻画该群体退休准备现实图景，揭示就业形态变迁背景下养老保障制度在包容性与可持续性层面面临的现实约束，以期丰富相关领域研究，为公共政策讨论提供实证支撑。

2.1.4 金融素养与退休规划能力

制度供给与就业形态决定了养老资源积累的外部条件，而在这一条件之下，养老资源的合理配置有赖于居民解读金融信息、预判自身未来需求、制定长期财务方案的综合能力。在制度供给与就业形态之外，本报告进一步聚焦金融素养议题，这也构成本节的出发点。退休规划是一项系统性安排，需要统筹物价波动、资金积累、投资风险、医疗照护等多重因素，合理配置储蓄与各类养老保障。居民对通胀、复利、风险分散等基础金融素养的认知，构成其测算养老资金缺口、对比财富积累路径、评估退休准备充足度的重要基础。与此同时，金融素养对退休准备的影响，仍需要放在收入约束与养老制度保障的框架下综合审视。

此前调查发现，金融素养较低与退休规划落实不足，是需要共同关注的问题。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消费者金融素养问卷调查报告（2025）》显示，通胀题和股票型基金与单只股票风险比较题的答对比例分别为 59.17% 和 38.49%。而《2025 年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调研报告》从六大维度构建退休准备指数，包括退休责任意识、财务规划认知水平、财务问题理解能力、退休计划完善度、退休储蓄充分度以及获取预期退休收入的信心；其中退休责任意识、财务规划认知水平均值分别为 7.45 分、7.36 分，退休计划完善度、退休储蓄充分度均值仅为 3.82 分、3.78 分。上述调研结果共同说明：居民虽普遍具备养老准备意识，但在制定可落地的具体

方案、积累充足养老储备方面仍存在明显落差。

金融素养与退休准备之间已有的关联，需要从需求判断和具体决策中进一步理解。2025 年报告发现，金融素养得分较高的群体，其退休准备指数总体较高。但这一分组差异尚不能说明，金融素养究竟如何影响居民对退休所需收入的判断，也不能回答准备较多的人是否一定认为自己的收入缺口更小。这正是今年继续深化研究的起点。

在今年的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调研中，规划与储备仍是需要重点关注的环节。图 2.1-3 呈现了不同金融素养得分的未退休受访者在退休准备指数六个维度上的平均得分。各组退休责任意识得分均高于计划完善度和储蓄充分度，金融素养得分较高的群体总体表现相对较好。这一描述性结果为进一步分析提供了线索，具体关系仍需结合居民的收入和家庭条件考察。

今年报告深入研究金融素养，核心是同时回答“是否准备得更多”和“是否更清楚自己需要准备多少”两个问题。报告将考察不同金融素养群体的退休收入准备、理想退休收入目标及两者之间的主观缺口，并区分两种可能的解释：居民是否提高了退休生活要求，或者更加充分地认识到实现原有生活目标需要多少收入。在此基础上，再结合居民预计的养老服务费用，考察收入目标与支出判断是否匹配，以及这种匹配情况与具体退休准备行为的关系，为金融教育、养老需求测算和持续储蓄安排提供依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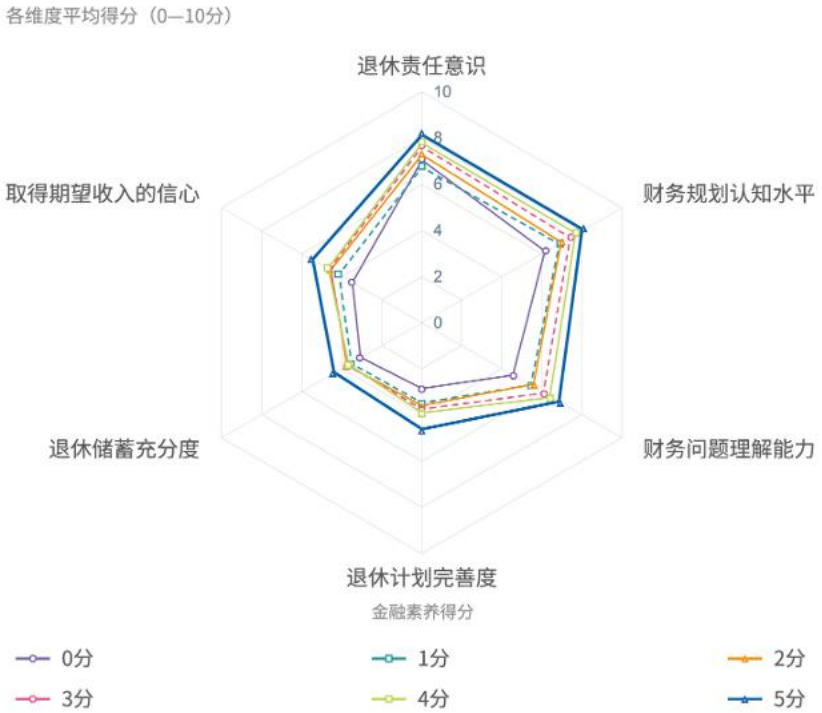


图 2.1-3　2026 年不同金融素养得分群体退休准备指数六个维度的平均得分

注：金融素养以五道知识题测量，得分 0—5 分。样本为 2026 年退休准备指数调研中未退休且六个维度回答完整的 3647 名受访者；图示各组维度平均得分（0—10 分），未加权。

2.2 项目概况

2.2.1 调研目的

上述背景表明，居民退休准备既涉及对未来养老需要的认识，也受就业、收入和家庭资源条件的影响。持续开展调研，需要一方面跟踪居民的规划意识与准备评价，另一方面了解这些评价背后的保障和财务基础。本年度项目据此延续一般居民退休准备指数调查，并增加灵活就业居民专题问卷，以拓展对退休准备状况的观察。

退休准备指数通过退休责任意识、财务规划认知水平、财务问题理解能力、退休计划完善度、退休储蓄充分度以及取得期望收入的信心六个维度，对居民自评的退休准备状况进行综合量化。持续测量这些核心题项，有助于观察准备认知和评价的变化，识别不同群体的准备特点，并在题项和统计口径可比的前提下开展年度比较。

退休准备指数不是收入或财富总量的替代指标。相近经济条件的居民，可能因生活目标、规划意识和家庭责任不同，对准备充分性作出不同判断；较强的退休信心也未必意味着已有资源能够满足其养老目标。因此，调研既关注指数及其分项差异，也关注金融素养、需求认知与家庭经济条件如何同准备评价相联系。

今年新增的灵活就业居民专题调查，重点是将“认为自己准备得如何”与“已有资源能够支持怎样的退休生活”联系起来。专题问卷既保留上述六项主观核心问题，又收集养老保险、家庭收入、资产、负债和支出等数量信息。在同一专题样本内，报告将主观储蓄充分性评价及退休收入信心，与依据这些数量信息和明确假设形成的财务充足性估计进行对照，考察两类测度的一致性及其偏离，并分析不同就业类型、参保情况和家庭经济条件下的差异。

主观的退休准备指数与财务充足性估计分别反映准备的不同方面。报告所称“客观财务准备”是基于受访者自报数量资料和模型假设的估计，并非经行政账户核验的实际退休收入。结合两类测度，有助于识别规划支持、参保服务和养老金融服务需要重点关注的环节，为更有针对性地养老准备支持提供参考。

2.2.2 调研方式及内容

（一）退休准备指数调研问卷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中国保险与风险管理研究中心与同方全球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自 2013 年起每年开展 “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调研” 项目。2026 年，项目新增灵活就业居民退休准备相关调研。为便于区分，本年度退休准备指数调研问卷命名为一般居民问卷。该问卷在 2025 年调研问卷基础上修订而成，保留对退休准备指数六大维度的测量，并结合本年度研究议题补充相关调研内容。

一般居民问卷覆盖退休准备评价、未来养老生活预期、财务安排和相关专题，并设置不同情境下的金融决策任务。问卷修订兼顾持续跟踪与本年度研究需要；涉及题项调整的年度比较，则结合题干、选项和适用对象核对可比性。一般居民问卷答卷的提交时间为 2026 年 8 月 17 日至 9 月 18 日，共 4,058 份，均被平台标记为“有效”，其中新增答卷 3,487 份、追访 571 份，分别占 85.93% 和 14.07%。受访者年龄为 18 至 70 岁。退休群体包括完全退休与退休返聘；其余归为未退休人员，包含全职工作、失业 / 丧失工作能力、在校学生、自由职业 / 灵活就业人员。

调研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1）基本信息：包括年龄、性别、居住地区、工作状态、自评健康水平、受雇单位类型、家庭人口结构、学历、收入与资产水平等；

（2）退休准备指数：包括退休责任意识、财务规划认知水平、财务问题理解能力、退休计划完善度、退休储蓄充分度、实现期望收入的信心等；

（3）未来养老生活预期：了解预期养老生活水平，以及收入下降、资产贬值、照护不足、大额医疗支出和老年诈骗等担忧；

（4）养老财务安排：考察退休财务准备方式、家庭应急储备、投资决策参与、理财顾问服务及金融信息接触偏好；

（5）专题研究：包括金融素养、风险态度与时间偏好、老龄风险感知水平以及对个人养老金制度的态度与参与情况等。

（二）灵活就业居民退休准备问卷

在一般居民问卷持续观察准备认知与评价的基础上，专题问卷进一步收集灵活就业人员的参保经历及家庭财务明细，为同一受访者的主观准备与财务保障对照提供资料。专题问卷的设计对象为 20 至 60 岁的灵活就业人员，设计样本要求为 2,000 份；就业类型包括新业态从业人员、个体经营者、非全日制就业人员和其他灵活就业人员。上述年龄范围和样本数属于调查设计要求，实际回收情况与最终分析样本另行列示。针对灵活就业人员的专题问卷主要包括以下六个方面：

（1）个人与就业情况：收集性别、年龄、学历、婚姻、子女及父母情况、工作和居住城市、户籍、灵活就业类型及个人年均收入，描述专题样本的基本特征；

（2）社会保障与商业保险：了解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经历、参保城市和缴费年限、部分缴费或历史收入信息，以及个人养老金、商业年金和储蓄型保险安排；同时收集基本医疗保险、商业健康保险及部分配偶保险信息，为评估养老资源和风险保障提供资料；

（3）健康与生活习惯：调查医生诊断的慢性疾病，以及吸烟、饮酒和运动情况，为理解健康风险与退休准备的关系提供信息；

（4）家庭财务状况：分别收集现金和存款、金融资产、房产、未偿负债、各类年收入及月度支出。专题问卷中的家庭成员限定为本人、配偶和未婚子女；需要赡养的老人不计入成员范围，但赡养老人的支出仍计入家庭支出；

（5）退休准备与收入目标：保留六项主观退休准备核心问题，并询问受访者认为退休收入达到退休前收入的多大比例，能够支持满意的退休生活。该比例反映个人退休收入目标，用于联系养老需求与财务保障，并不等于预计实际能够获得的收入比例；

（6）金融素养：通过复利、通货膨胀、风险分散、房贷期限与债券价格五道题考察金融素养水平，与受访者对财务问题理解能力的自评分别分析。

两份问卷具有共同的退休准备指数六个维度的核心问题，但调查对象和财务信息的详细程度不同。一般居民问卷用于持续观察准备认知与评价，专题问卷用于结合参保与家庭财务资料分析灵活就业人员的准备状况。解释结果前，有必要分别说明两份问卷的样本构成和适用范围。



2.2.3 样本描述性分析

两份问卷将分样本进行描述统计，用以清晰界定后续分析的研究对象与统计口径。下文首先呈现一般居民问卷的样本基本特征；灵活就业居民专项问卷的样本描述单独另设一节。

（一）一般居民退休准备指数调研样本情况

本节基于 2026 年一般居民退休准备指数调研的 4,058 份有效问卷开展描述性分析，其中，正式调研样本 3,487 份，占 85.93%；追访匹配样本 571 份，占 14.07%。后文样本量与占比均以本年度总样本为基数，未进行人口结构加权；所列基础信息变量无缺失值，百分比保留两位小数。

（1）问卷完成时长：按照平台记录的“答题时长（秒）”计算，一般居民受访者平均答题时长为 13.98 分钟，中位数为 12.66 分钟，最短 7.00 分钟，最长 59.43 分钟；

（2）性别与年龄：男性受访者 2,065 人，占 50.89%；女性 1,993 人，占 49.11%，性别比例较为均衡。受访者年龄介于 20 至 70 岁之间（图 2.2-1），平均年龄为 43.84 岁，中位数为 43 岁。

其中，26 至 35 岁、36 至 45 岁、46 至 55 岁和 56 至 65 岁群体分别占 25.63%、24.62%、21.02% 和 18.97%；25 岁及以下和 66 岁及以上分别占 6.78% 和 2.98%。36 至 65 岁群体合计 2,622 人，占 64.61%。正式调研与追访匹配样本的平均年龄分别为 44.97 岁和 36.95 岁，两部分样本的年龄构成存在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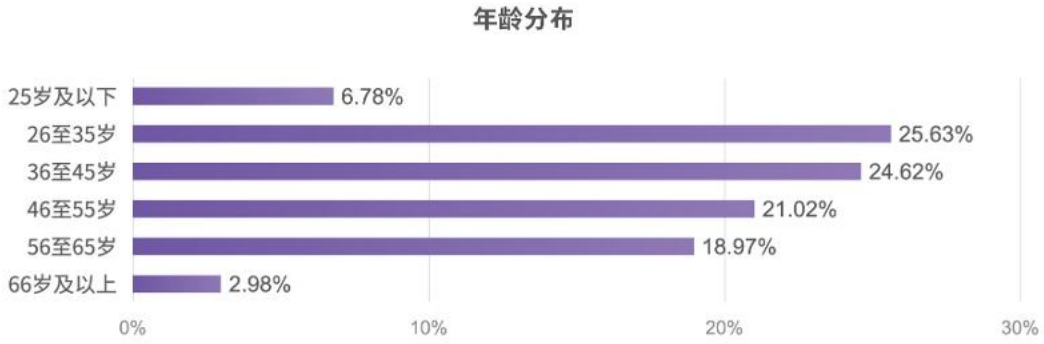


图 2.2-1　一般居民受访者年龄分布

注：年龄按周岁分组；“25 岁及以下”实际为 20 至 25 岁。

（3）学历：一般居民受访者以大专和大学本科学历为主（图 2.2-2），分别为 1,433 人和 1,167 人，占 35.31% 和 28.76%，合计占 64.07%。高中、中专及职业技术学校学历占 24.59%，初中及以下占 5.52%，研究生及以上占 5.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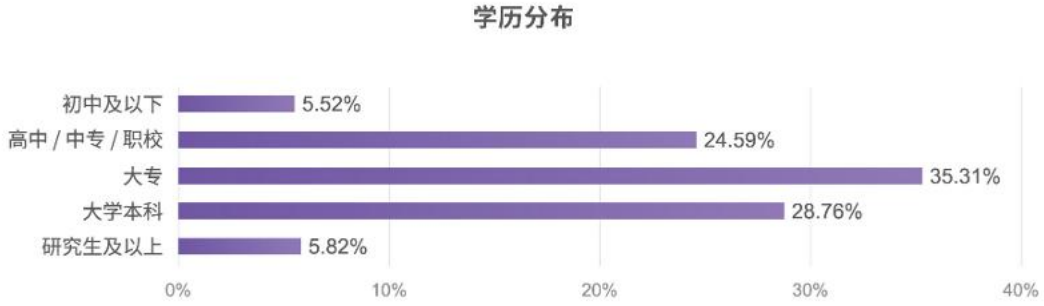


图 2.2-2　一般居民受访者学历分布

注：“高中 / 中专 / 职校”包括高中、中专及职业技术学校。

（4）婚姻状况：已婚受访者 3,065 人，占 75.53%，为一般居民样本中的主体（图 2.2-3）。单身受访者 511 人，占 12.59%；有伴侣但未结婚者 260 人，占 6.41%；离异 147 人，占 3.62%；丧偶 75 人，占 1.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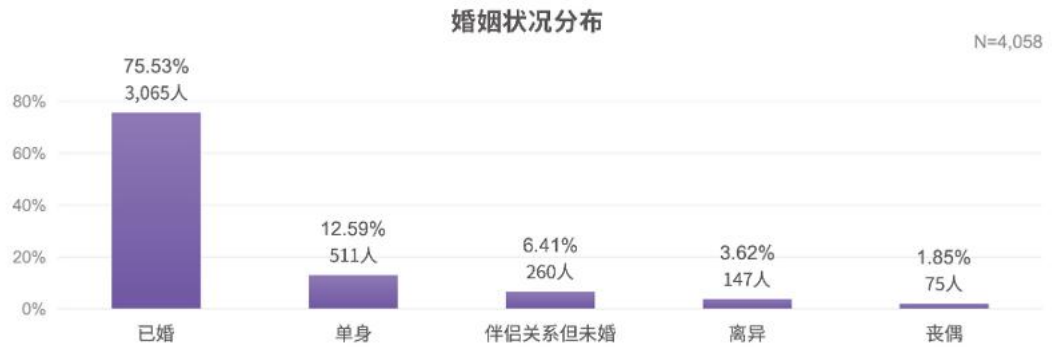


图 2.2-3　一般居民受访者婚姻状况

注：柱高表示占比，柱顶同时标示人数与占比。

（5）工作状态与单位类型：一般居民受访者中，全职工作者 3,407 人，占 83.96%；自由职业或灵活就业者 198 人，占 4.88%；完全退休者 381 人，退休返聘者 30 人，合计 411 人，占 10.13%；在校学生 34 人，占 0.84%；失业或丧失工作能力者 8 人，占 0.20%。按当前或退休前工作单位类型统计，私营企业或个体工商户占 65.48%，国有企业占 13.28%，事业单位占 12.37%，非营利组织或社会团体占 3.72%，政府部门、党政机关及人民团体占 3.20%，外资或港澳台商企业占 1.95%（图 2.2-4）。需要说明的是，上述 198 名自由职业或灵活就业受访者属于一般居民调查样本，灵活就业专题样本另行统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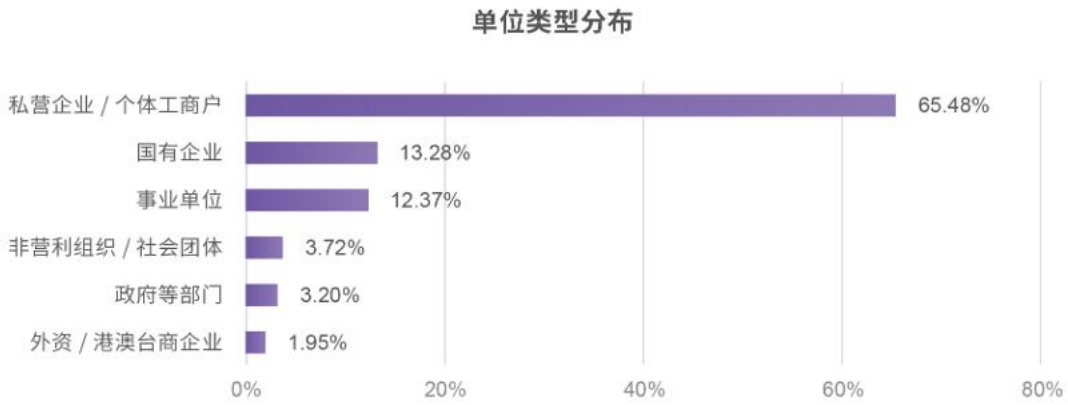


图 2.2-4　一般居民受访者单位类型分布

（6）健康状况：一般居民受访者自评健康状况以“比较好”和“一般”为主，分别占 45.96% 和 35.24%（图 2.2-5）；选择“很好”的占 14.05%，“比较差”和“很差”的分别占 3.89%

和 0.86%。自评健康“很好”或“比较好”的受访者合计 2,435 人，占 60.00%；自评健康“比较差”或“很差”的合计 193 人，占 4.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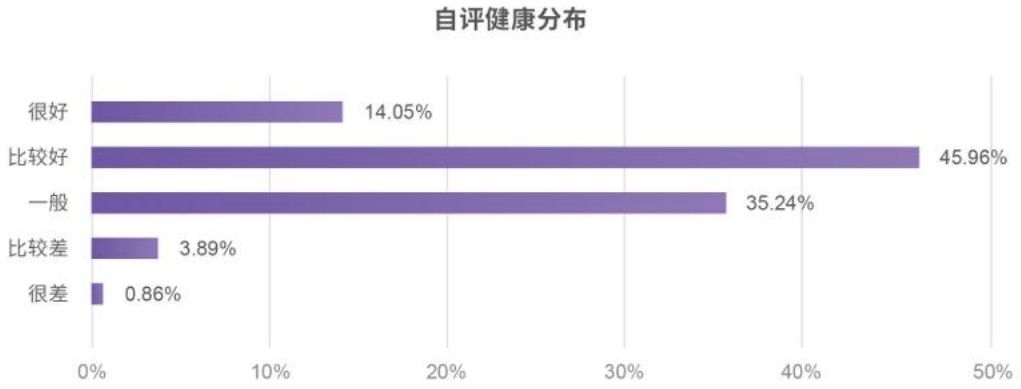


图 2.2-5 一般居民受访者单位类型与自评健康分布

注：单位类型按“当前或退休前工作单位”统计；“政府等部门”包括政府部门、党政机关及人民团体。

（7）家庭资产：约 75% 的一般居民受访者家庭资产总额在 100 万元及以下（图 2.2-6）。其中，20 万元及以下占 30.09%，超过 20 万元至 60 万元占 26.69%，超过 60 万元至 100 万元占 17.77%。在 100 万元以上的区间，超过 100 万元至 200 万元占 14.24%，超过 200 万元至 500 万元占 8.97%，超过 500 万元占 2.24%。评估这些资产对家庭养老的支持程度，还需结合资产构成和变现条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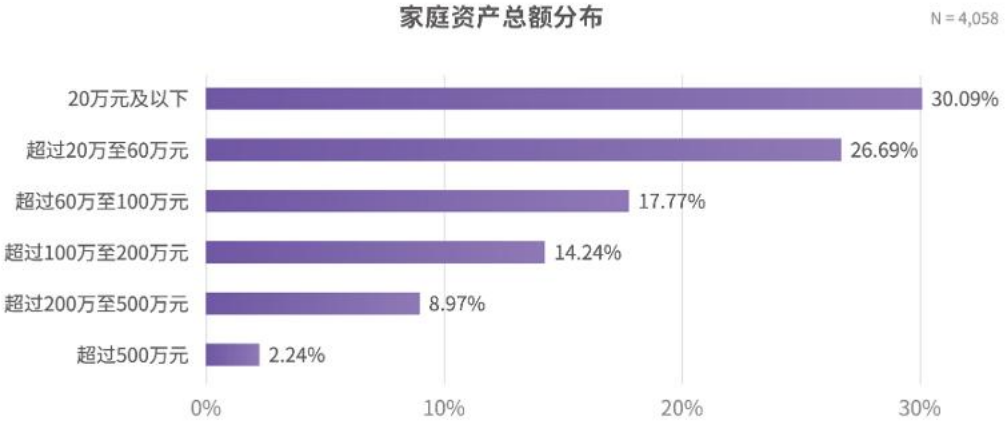


图 2.2-6 一般居民受访者家庭资产总额分布

（8）个人税后年收入：一般居民受访者的个人税后年收入主要集中在前两档。“5 万元及以下”组有 2,200 人，占 54.21%。“6 万—10 万元”组有 1,146 人，占 28.24%。两组合计占 82.45%。“11 万—15 万元”和“16 万—20 万元”两组分别占 9.83% 和 3.99%，其余各组合计占 3.72%（图 2.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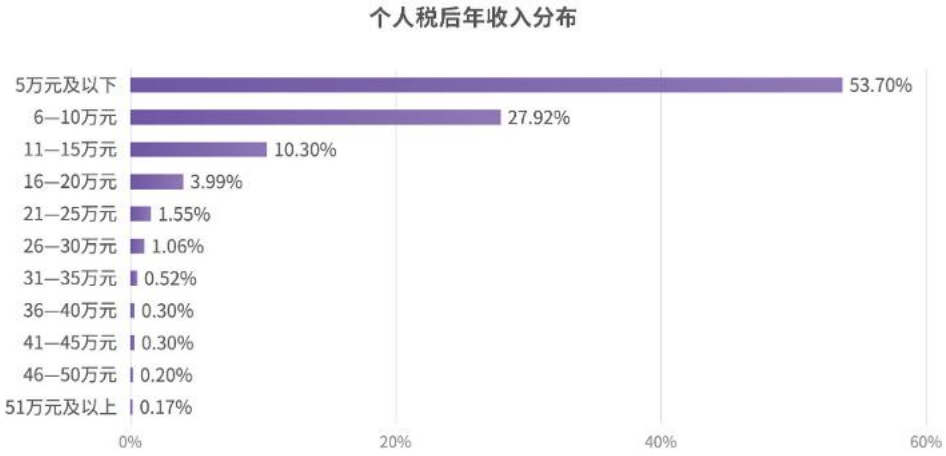


图 2.2-7　一般居民受访者个人税后年收入分布

注：个人税后年收入按受访者填报的具体金额分组。图中档名为简写，中间各档均以上一档的上限为下限，不含下限、包含上限。例如，“6 万—10 万元”指超过 5 万元且不超过 10 万元，5.5 万元归入该档。“51 万元及以上”指超过 50 万元。

（9）家庭税后年收入：一般居民受访者中，“5 万元及以下”组有 485 人，占 11.95%。“6 万—10 万元”组有 1,414 人，占 34.84%，是占比最高的一组。“11 万—15 万元”和“16 万—20 万元”两组分别占 18.65% 和 14.79%，与“6 万—10 万元”组合计占 68.28%。“21 万—25 万元”“26 万—30 万元”和“31 万—35 万元”三组合计占 14.29%，“51 万元及以上”组占 2.41%（图 2.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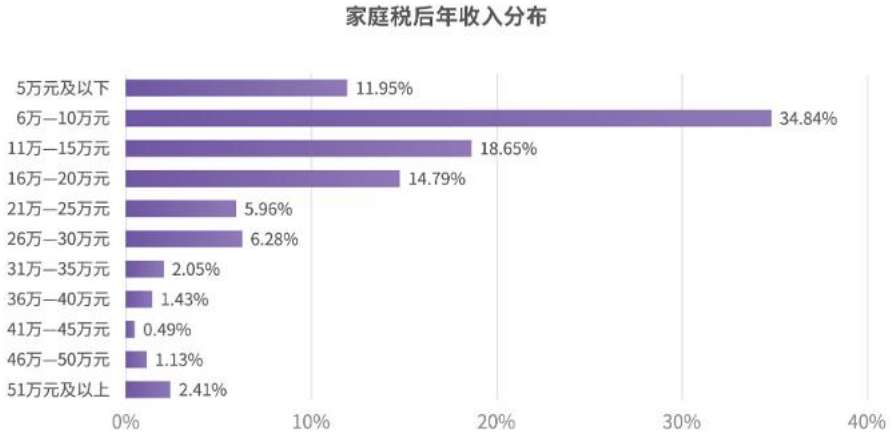


图 2.2-8　一般居民受访者家庭税后年收入分布

注：家庭税后年收入按受访者填报的具体金额分组。图中档名为简写，中间各档均以上一档的上限为下限，不含下限、包含上限。例如，“6 万—10 万元”指超过 5 万元且不超过 10 万元，5.5 万元归入该档。“51 万元及以上”指超过 50 万元。

（10）地域分布：按一般居民受访者当前主要居住地区统计，样本覆盖中国大陆 31 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另有 1 名受访者现居香港特别行政区（图 2.2-9 ）。广东、山东、河南和江苏受访者分别为 395 人、292 人、280 人和 249 人，合计占 29.97%。西藏、青海和宁夏的样本量分别为 13 人、15 人和 19 人，在开展分区域对比分析时，需要留意各组样本规模差异带来的影响；



注：按受访者当前主要生活居住地统计，数字为样本人数；图示非人口密度或抽样覆盖率。
样本覆盖中国大陆31个省级地区（4,057人）及香港（1人）；澳门、台湾本次无样本。
资料来源：2026年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调研。底图数据：阿里云 DataV.GeoAtlas。

图2.2-9　一般居民受访者现居地分布

（11）一般居民受访者基本信息描述性统计

下表呈现一般居民受访者各项基本信息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 2.2-10 一般居民受访者基本信息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人数	占比	变量名称	人数	占比
年龄	4,058	100.00%	**当前或退休前工作单位类型**	4,058	100.00%
25 岁及以下	275	6.78%	政府部门 / 党政机关 / 人民团体	130	3.20%
26—35 岁	1,040	25.63%	事业单位	502	12.37%
36—45 岁	999	24.62%	国有企业	539	13.28%
46—55 岁	853	21.02%	私营企业 / 个体工商户	2,657	65.48%
56—65 岁	770	18.97%	外资 / 港澳台商企业	79	1.95%
66 岁及以上	121	2.98%	非营利组织 / 社会团体	151	3.72%
性别	4,058	100.00%	**婚姻状况**	4,058	100.00%
男	2,065	50.89%	伴侣关系但未婚	260	6.41%
女	1,993	49.11%	单身	511	12.59%
学历	4,058	100.00%	离异	147	3.62%
初中及以下	224	5.52%	丧偶	75	1.85%
高中 / 中专 / 职业技术学校	998	24.59%	已婚	3,065	75.53%
大专	1,433	35.31%	**工作状态**	4,058	100.00%
大学本科	1,167	28.76%	全职工作	3,407	83.96%
研究生及以上	236	5.82%	失业 / 丧失工作能力	8	0.20%
金融素养得分	4,058	100.00%	退休返聘	30	0.74%
0	89	2.19%	完全退休	381	9.39%
1	258	6.36%	在校学生	34	0.84%
2	523	12.89%	自由职业 / 灵活就业	198	4.88%
3	850	20.95%	**家庭资产总额**	4,058	100.00%
4	1,202	29.62%	20 万元及以下	1,221	30.09%
5	1,136	27.99%	超过 20 万至 60 万元	1,083	26.69%
自评身体健康水平	4,058	100.00%	超过 60 万至 100 万元	721	17.77%
很差	35	0.86%	超过 100 万至 200 万元	578	14.24%
比较差	158	3.89%	超过 200 万至 500 万元	364	8.97%
一般	1,430	35.24%	超过 500 万元	91	2.24%
比较好	1,865	45.96%			
很好	570	14.05%			

注：各项均以 4,058 人为分母，分项合计可能因四舍五入略有差异。家庭资产区间除首组外下限不含、上限包含；金融素养得分为五题答对数量。

（二）灵活就业居民退休准备调研样本情况

本节采用 2026 年灵活就业居民退休准备专题调研的 2,002 份答卷开展描述性分析。所有灵活就业居民受访者均通过工作状态筛选项确认属于灵活就业群体，年龄在 20 至 60 岁之间。本专题样本与前文一般居民调查样本分开统计。下文的样本数量与比例均以本专题全样本为基准，未进行人口结构加权；所列基本信息指标无缺失，百分比保留两位小数。问卷中家庭成员范围限定为本人、配偶（如有）及未婚子女，不包含需要赡养的老人和其他亲属。

（1）问卷完成时长：按照平台记录的“答题时长（秒）”计算，灵活就业居民受访者平均答题时长为 8.33 分钟，中位数为 7.48 分钟，最短 3.00 分钟，最长 35.88 分钟；

（2）性别与年龄：男性受访者 940 人，占 46.95%；女性 1,062 人，占 53.05%。受访者年龄（图 2.2-11 ）介于 20 至 60 岁之间，平均年龄为 32.05 岁，中位数为 31 岁。其中，26 至 35 岁受访者 1,023 人，占 51.10%，为人数最多的年龄组；25 岁及以下和 36 至 45 岁群体分别占 21.33% 和 20.48%，46 至 55 岁和 56 至 60 岁群体分别占 5.99% 和 1.10%。35 岁及以下受访者合计 1,450 人，占 72.43%，样本以青年群体为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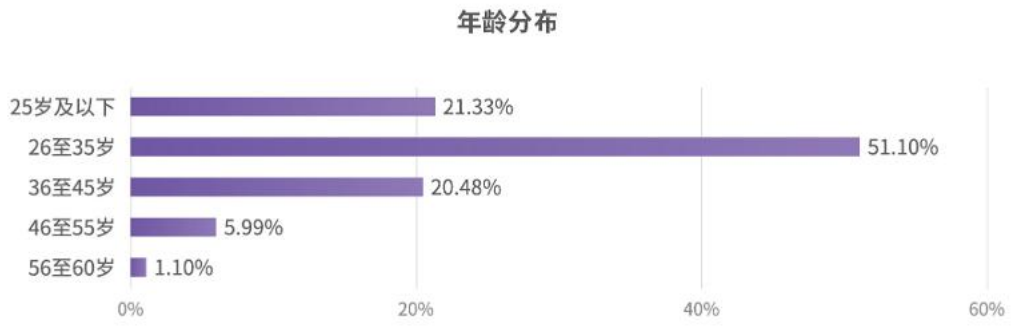


图2.2-11 灵活就业居民受访者年龄分布

注：“25 岁及以下”实际为 20 至 25 岁；样本年龄上限为 60 岁。



（3）学历：灵活就业居民受访者以本科和大专学历为主，分别为 844 人和 636 人，占 42.16% 和 31.77%，合计占 73.93%。高中或中专学历 390 人，占 19.48%；初中及以下 85 人，占 4.25%；研究生及以上 47 人，占 2.35%；（图 2.2-12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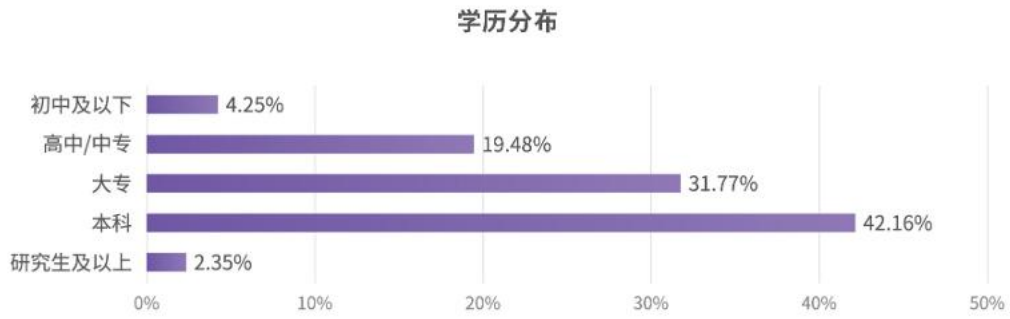


图 2.2-12　灵活就业居民受访者学历分布

（4）婚姻与家庭结构：灵活就业居民受访者中，已婚 988 人，占 49.35%；未婚 944 人，占 47.15%；离异 65 人，占 3.25%；丧偶 5 人，占 0.25%（图 2.2-13 ）。从子女数量看，未生育子女者 1,064 人，占 53.15%；育有 1 名子女者 689 人，占 34.42%；育有 2 名及以上子女者 249 人，占 12.44%。父母均健在的受访者 1,725 人，占 86.16%；



图 2.2-13　灵活就业受访者婚姻状况



（5）灵活就业类型：灵活就业居民受访者自评的主要就业类型分布如图 2.2-14 所示：新业态从业人员 1,097 人，占 54.80%；非全日制从业人员 467 人，占 23.33%；个体经营者 383 人，占 19.13%；其他类型 55 人，占 2.75%。新业态从业人员占样本半数以上，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与个体经营者合计占 42.46%。各组按照受访者的主要就业类型划分统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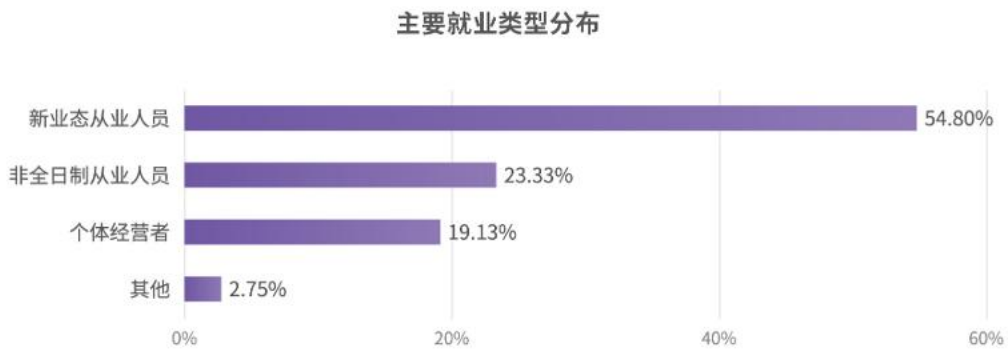


图 2.2-14　灵活就业居民受访者主要就业类型分布

（6）健康状况：本问卷通过灵活就业居民受访者报告的医生确诊慢性病情况描述样本健康特征（图 2.2-15）。其中，无任何慢性疾病受访者 1,712 人，占 85.51%；报告至少一种所列慢性病的受访者 290 人，占 14.49%。分病种看，高血压 126 人，占 6.29%；慢性胃病、肝病或肾病 76 人，占 3.80%；高血脂 44 人，占 2.20%；骨关节病或类风湿关节炎 39 人，占 1.95%。该题为多选，各病种人数不可直接加总得到患病人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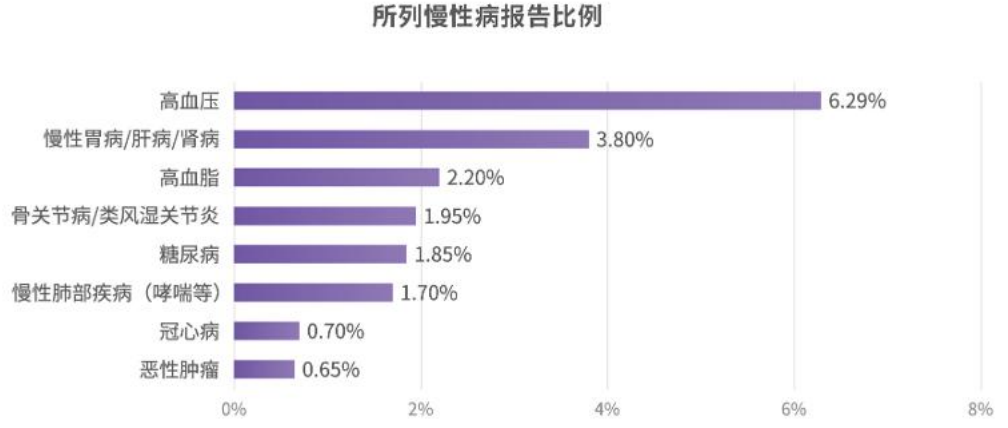


图 2.2-15　灵活就业居民受访者所列慢性病报告比例

注：本题询问经医生确诊的慢性病，允许多选。各病种比例均以 2,002 人为分母，不能加总为患病率；报告至少一种所列慢性病的为 290 人（14.49%）。

（7）家庭资产：按照问卷列示项目，将现金及活期存款、定期存款、股票、基金、债券、保险资产与自有房产市值加总（图 2.2-16 ）。灵活就业居民受访者家庭资产合计主要集中在 100 万元及以下，占 67.03%，其中不超过 60 万元的占 48.40%。分组来看，20 万元及以下、超过 20 万元至 60 万元和超过 60 万元至 100 万元的分别占 25.92%、22.48% 和 18.63%；超过 100 万元至 200 万元、超过 200 万元至 500 万元的分别占 18.38% 和 11.29%，超过 500 万元的占 3.30%；



图 2.2-16　灵活就业居民受访者家庭所列资产合计分布

注：合计问卷所列现金及存款、股票、基金、债券、保险资产和房产市值，未扣负债。金额区间除首组外，下限不含、上限包含。



（8）个人年均收入：灵活就业居民受访者个人年均收入分组分布见图 2.2-17: 5 万元及以下组 860 人，占 42.96%；5 万—10 万元组 877 人，占 43.81%，两档合计占 86.76%。10 万—15 万元组、15 万—20 万元组分别占 8.89% 和 2.65%，20 万元以上各档合计占 1.70%。样本个人年均收入中位数为 6.00 万元，均值为 7.27 万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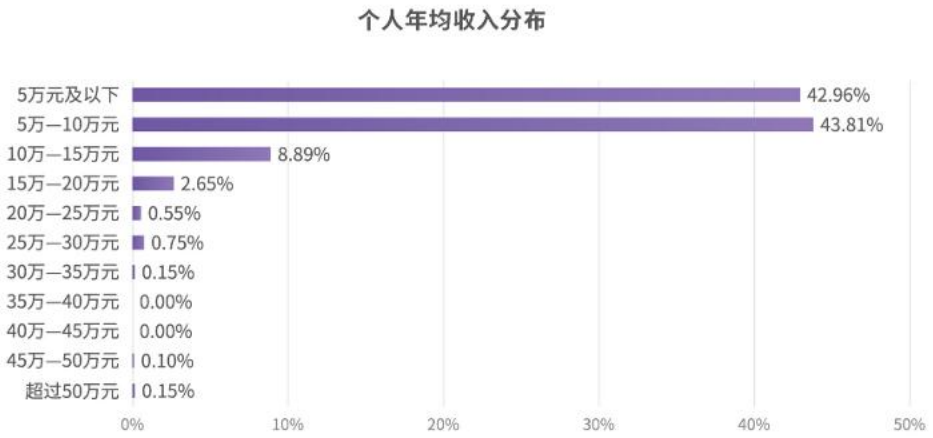


图 2.2-17　灵活就业居民受访者个人年均收入分布

（9）家庭年收入：家庭年收入由固定工资、自营经营、租金、投资、土地收益及其他六类收入加总得到。灵活就业居民受访者中，家庭年收入 5 万元及以下组 379 人，占 18.93%；5 万—10 万元组 644 人，占 32.17%，是占比最高的组别。10 万—15 万元组、15 万—20 万元组分别占 17.43% 和 13.79%；20 万元及以下累计 1648 人，占 82.32%。20 万—50 万元组合计占 15.13%，50 万元以上组占 2.55% （图 2.2-18）。样本家庭年收入中位数为 10.00 万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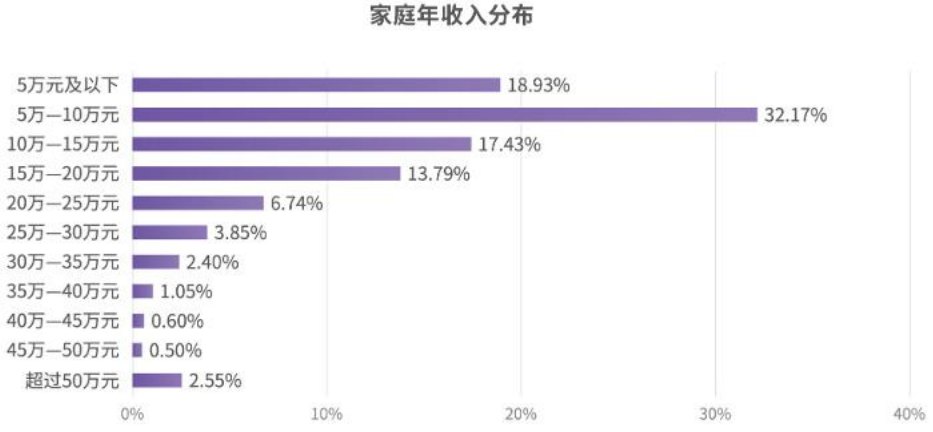


图 2.2-18　灵活就业居民受访者家庭年收入分布

注：合计问卷所列六类家庭年收入，未明确税前或税后。家庭范围为本人、配偶及未婚子女；除首组外，各区间下限不含、上限包含。

（10）地域分布：按灵活就业居民受访者当前居住地统计，样本覆盖中国大陆 30 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图 2.2-19）。广东 374 人，占 18.68%；北京 132 人，占 6.59%；浙江 126 人，占 6.29%；江苏 114 人，占 5.69%，上述四地合计占 37.26%。另有四川 111 人、山东 103 人和上海 92 人。当前工作或居住地与户籍地不在同一省级地区的受访者 382 人，占 19.08%。该指标仅标识省级层面的属地差异，不能用于判断跨地区就业流动次数与社保接续情况；



图2.2-19　灵活就业居民受访者当前居住地分布

（11）金融素养：以复利、通货膨胀、风险分散、抵押贷款和债券价格五道金融素养题衡量基础金融素养水平，每题答对计 1 分，答错、回答“不知道”或拒绝回答计 0 分，总分为 0 至 5 分。灵活就业居民受访者平均得分为 3.19 分，答对 4 题或 5 题的共 956 人，占 47.75%；答对 0 至 2 题的共 638 人，占 31.87%。分题目看，复利题和通货膨胀题的正确率分别为 79.02% 和 69.78%，风险分散题和抵押贷款题分别为 65.53% 和 65.43%，债券价格题为 39.21%；

上述统计用于说明本专题样本的基本构成，不能直接视为全国灵活就业人员的总体分布。与一般居民样本进行比较时，应同时考虑年龄结构、家庭成员范围、收入提问方式及健康测量口径等差异。后续主客观退休准备的对照分析将基于本专题问卷分别展开。

（12）受访者基本信息描述性统计

表 2.2-20 汇总灵活就业受访者的基础人口特征及分布统计。

表 2.2-20 灵活就业受访者基本信息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人数	占比	变量名称	人数	占比
年龄	2,002	100.00%	**主要灵活就业类型**	2,002	100.00%
25 岁及以下	427	21.33%	新业态从业人员	1,097	54.80%
26 至 35 岁	1,023	51.10%	非全日制从业人员	467	23.33%
36 至 45 岁	410	20.48%	个体经营者	383	19.13%
46 至 55 岁	120	5.99%	其他	55	2.75%
56 至 60 岁	22	1.10%	**慢性病报告情况**	2,002	100.00%
性别	2,002	100.00%	无任何慢性疾病	1,712	85.51%
男	940	46.95%	至少一种所列慢性病	290	14.49%
女	1,062	53.05%	**家庭资产合计**	2,002	100.00%
学历	2,002	100.00%	30 万元及以下	639	31.92%
初中及以下	85	4.25%	30 万 —50 万元	221	11.04%
高中 / 中专	390	19.48%	50 万 —100 万元	482	24.08%
大专	636	31.77%	100 万 —200 万元	368	18.38%
本科	844	42.16%	200 万 —500 万元	226	11.29%
研究生及以上	47	2.35%	500 万 —1000 万元	51	2.55%
婚姻状况	2,002	100.00%	超过 1000 万元	15	0.75%
已婚	988	49.35%	金融素养得分	2,002	100.00%
未婚	944	47.15%	0	99	4.95%
离异	65	3.25%	1	188	9.39%
丧偶	5	0.25%	2	351	17.53%
子女数量	2,002	100.00%	3	408	20.38%
0 名	1,064	53.15%	4	508	25.37%
1 名	689	34.42%	5	448	22.38%
2 名及以上	249	12.44%			

注：各项均以 2,002 人为分母，分项合计可能因四舍五入略有差异。资产为问卷所列项目合计，未扣负债；金额区间除首组外下限不含、上限包含。金融素养得分为五题答对数量，拒答计 0 分。

2.3 本章小结与后续研究安排

本章从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长期养老需求出发，讨论多层次养老保障、就业与家庭资源以及金融素养与退休准备的联系。制度保障和养老服务供给构成居民安排退休生活的重要条件，就业与家庭财务状况影响养老资源的持续积累，个人对养老需求的判断和规划能力则影响准备目标与具体行动。考察退休准备，需要把这些条件结合起来，了解居民如何开展准备，以及现有保障和资源能否支持其期望的退休生活。

围绕上述问题，后续章节先呈现一般居民退休准备指数及其变化，再分析金融素养、养老需求判断与主观退休收入缺口的关系。在此基础上，通过灵活就业居民专题调查，分别考察保障与家庭财务基础、主观退休准备状况和客观财务充足性，并对照同一专题样本的准备评价与财务测算结果。四项项目背景与后续研究章节的对应关系见表 2.3-1。

表 2.3-1 项目背景与相关研究章节的对应关系

项目背景小结	对应研究章节	背景与研究的联系
2.1.1 人口老龄化加深与长期养老需求扩大	第三章 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	长期养老需求扩大，需要持续观察居民是否形成计划、开展准备及其变化。该章通过综合指数和六个维度，呈现居民的准备认知与评价。
2.1.2 多层次养老保障与退休收入来源	第五章 灵活就业家庭退休财务准备与充足性评估	不同养老保障和收入来源共同支持退休生活，需要进一步判断这些资源能否满足养老支出。该章结合家庭保障、收支和资产负债等资料，评估退休财务充足性。
2.1.3 就业与家庭资源差异影响养老积累	第三章 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第五章 灵活就业家庭退休财务准备与充足性评估	就业与家庭条件影响养老积累。第三章比较灵活就业群体与一般居民的主观退休准备差异，第五章进一步考察灵活就业家庭的保障与财务基础，评估其养老资源对退休生活的支持程度。
2.1.4 金融素养与退休规划能力	第四章 金融素养、估算偏差与主观退休储蓄充分性	退休规划既涉及已有准备，也涉及对未来需求的判断。该章比较不同金融素养群体的退休收入、理想目标和主观缺口，分析退休生活期望与养老估算偏差，并联系具体准备行为。



03·退休准备指数

03. 退休准备指数

3.1 退休准备指数测算

退休准备指数从退休责任意识、财务规划认知水平、财务问题理解能力、退休计划完善度、退休储蓄充分度、获取期望退休收入的信心六个维度构建。指数取值区间为 0–10 分，分值越高，代表受访者的退休准备越充分。本研究延续往年分组标准：6 分以下为低退休准备指数，表明退休准备不足，需要引起重视；6 分（含）至 8 分为中等退休准备指数，表明已经有了一定的退休准备，但还有待进一步提高；8–10 分为高退休准备指数，表明退休准备非常充分。该分组基于受访者主观准备情况评价，并不直接等同于其实际退休资金充足与否。

3.1.1 退休准备指数计算

本年度继续沿用六道问卷题项，对应退休准备指数的六个维度，衡量居民退休准备水平。前三题分别询问居民承担退休保障责任的意识、对财务规划重要性的认识，以及对退休规划中财务问题的理解能力自评；后三题分别询问退休计划的完善程度、现有退休储蓄的充分程度及实现满意退休收入的信心。六个问题将准备认知、规划与储蓄评价、未来收入预期联系起来，使指数能够呈现居民对自身准备状况的综合判断。其中，财务问题理解能力属于受访者自评，与金融素养题的实际答题得分分别衡量。

本研究沿用《2022 年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调研报告》的专家法权重设置：六个维度权重依次为 16.25%、18.75%、13.75%、17.50%、22.92% 和 10.83%，合计 100%。各题按准备程度由低到高，将五个选项转换为 0、2.5、5、7.5 和 10 分，再计算六项得分的加权平均。为保持与 2025 年统计口径一致，本节主分析结果选取未退休且六道题项均作答有效的受访者样本。其中，未退休群体包括全职工作、灵活就业、在校学生及失业或丧失工作能力者。

计算结果显示，2026 年的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为 5.68，高于 2025 年的 5.49。指数得分在 6 以下的低准备群体占比较 2025 年的 64.88% 下降至 59.01%，表明较多受访者对自身退休准备状况的综合评价仍偏低。总体来看，2026 年未退休群体的综合准备评价均高于 2025 年，但平均指数仍低于 6 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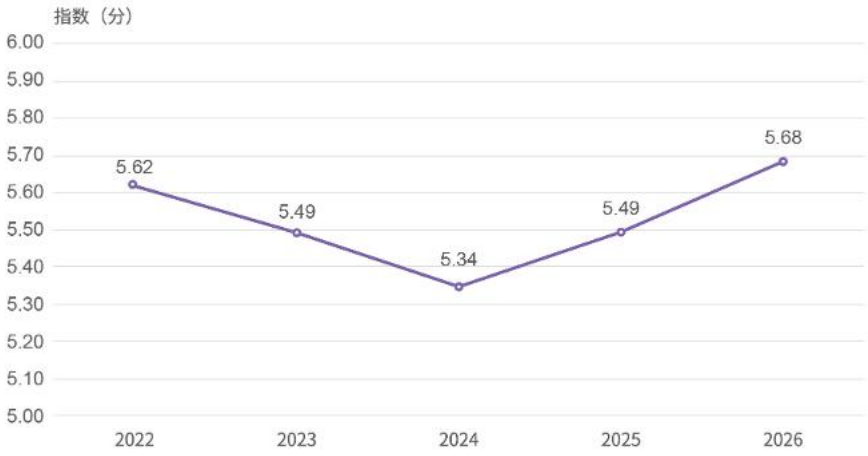


图3.1-1　2022 至 2026 年退休准备指数 [1]

3.1.2 退休准备指数六个维度的变动特征

2026 年退休准备指数六个维度延续了认知评价较高、计划和储蓄评价较低的结构特征。在认知类维度上，退休责任意识由 2025 年的 7.48 提高至 7.77，财务规划认知水平由 7.42 提高至 7.63，两项分值均处于较高区间。这表明本年度样本居民对个人退休保障责任、财务规划重要性的认可度进一步提高，对退休准备的重视程度有所增强。

财务问题理解能力自评由 6.13 提高至 6.30，仍低于退休责任意识两项得分。退休计划完善度由 3.80 提高至 4.04，退休储蓄充分度由 3.72 提高至 3.86。两项虽有所上升，仍是六个维度中得分最低的指标，反映出居民对已有计划和退休储备的评价相对偏弱。对退休准备的分析，需要进一步关注居民如何将规划需求转化为明确的目标、具体的计划和持续的资金积累。

取得期望收入的信心得分由 2025 年的 4.87 微降至 2026 年的 4.86，总体基本稳定。与退休责任意识、退休规划认知水平的上升相比，居民对实现满意退休收入的信心没有同步提高。结合退休储蓄充分度的较低得分，未来收入预期仍是理解居民准备状态的重要方面，也说明退休规划需要将当前储备与未来生活目标联系起来。

总体来看，六个维度中五项得分有所提高，收入信心基本持平，综合指数由 5.49 升至 5.68。较高的退休责任意识和财务规划认知水平，与相对较低的退休计划完善度和退休储蓄充分度之间仍有明显差距。图 3.1-2 呈现了这一总体结构，提示养老规划支持既要帮助居民理解退休需求，也要帮助其形成可实施的准备安排。

1 注：自 2025 年起，《中国退休准备指数调研报告》在数据采样时，参照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 2021）和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 2022）的收入分组人群比例特征，以真实反映全国抽样的收入水平。2025 年和 2026 年的数据符合上述收入分组特征要求，各分项及总指数均按原始数据计算。对于 2022 至 2024 年的数据，则按收入段进行加权处理，各收入段人群比例参照 2025 年数据。



图3.1-2　2025 和 2026 年六个维度及退休准备指数数值

3.1.3 不同个人收入组的退休准备指数对比

将 2025 年和 2026 年未退休有效样本按个人税后年收入分为五组，计算各组退休准备指数均值，结果见图 3.1-3。2026 年收入不高于 5 万元群体的退休准备指数为 5.38，高于 2025 年的 5.15，但仍是五组中的最低水平。该组样本量为 2024 人，占本年度一般居民样本的 55.50%，其退休准备评价是退休准备指数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持续关注其退休计划和储备安排。

年收入 6 万至 10 万元群体的指数由 5.49 提高至 5.79，是五个收入组中年度均值增幅最大的群体，但整体仍低于 6 分。年收入 11 万至 15 万元群体的指数由 6.11 提高至 6.32，同样有所改善。前两个收入组在本年度一般居民样本中合计占 81.71%，且平均指数均低于 6 分，说明提升较低收入群体的准备水平，仍是改善整体退休准备的重要方面。

年收入 16 万至 20 万元群体的退休准备指数由 2025 年的 6.54 微升至 2026 年 6.55，整体基本平稳；20 万元以上群体的指数则由 2025 年的 6.70 回落至 2026 年的 6.52。上述两组均值水平相近，均高于前三收入组，但尚未达到 8 分的高退休准备阈值。由此可见，高收入组的退休准备主观评价整体相对向好，并未呈现随收入水平逐级递增的单调梯度。两组样本量分别为 150 人和 139 人，开展组间对比时，还需要留意样本构成与抽样波动带来的影响。

收入组间均值差异与组内分布应当结合来看。即便属于同一收入组别，居民对自身规划、储蓄和收入信心的评价也可能差异显著。接下来通过各组分位数对比，揭示退休准备指数均值差异背后的分布区间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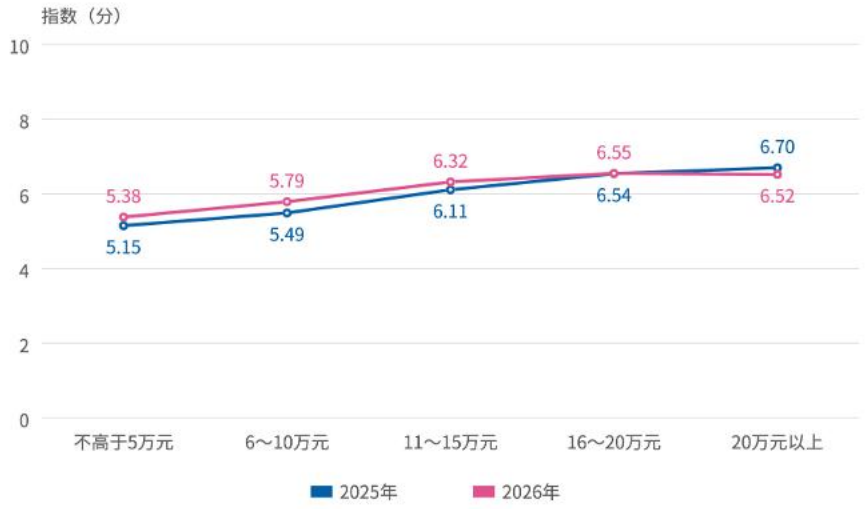


图3.1-3 2025 和 2026 年不同个人收入组退休准备指数平均值对比

注：2025 年个人收入为连续填空，按 5、10、15 和 20 万元分组，上限包含；2026 年使用 Q1 原分类，图中保留其档名，20 万元以上合并原第 5 至第 11 档。两年收入测量形式有所变化，组均值作描述性对照。

退休准备指数变化需要结合各维度进一步解读。图 3.1-4 对比了 2025 年与 2026 年不同收入组在退休准备指数六个维度上的得分情况，用以识别各组指数变化的主要来源。

5 万元及以下收入组的六个维度得分呈现“四升两降”特征：退休责任意识由 2025 年的 6.96 分升至 2026 年的 7.50 分，财务规划认知水平由 6.91 分升至 7.43 分，财务问题理解能力自评由 5.59 分升至 5.94 分，退休计划完善度由 3.64 分升至 3.77 分；退休储蓄充分度则由 3.59 分略降至 3.53 分，取得期望收入的信心由 4.53 分略降至 4.49 分。由此可见，该组退休准备指数由 5.15 分升至 5.38 分，主要源于居民退休责任意识、财务规划认知水平、财务问题理解能力自评水平的提升，储蓄充足程度与收入信心并未同步改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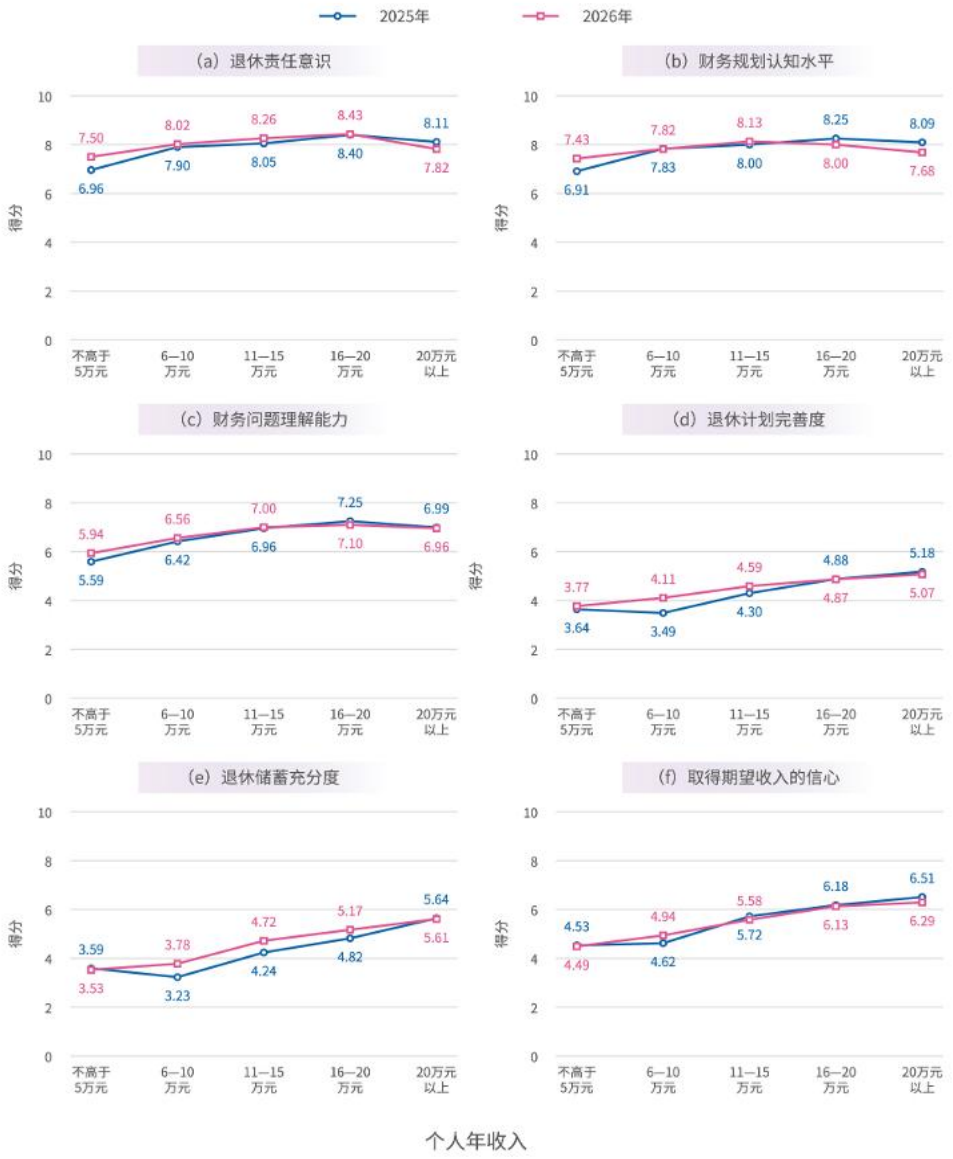


图3.1-4 2025 和 2026 年不同个人收入组退休准备六个维度得分对比

注：蓝线为 2025 年，红线为 2026 年，点旁数字为对应收入组的平均得分。六个维度统一按 0—10 分计分，得分越高表示该方面的准备评价越好。

与之相对，6–10 万元收入组的提升更多体现在退休规划与储蓄评价维度：该组退休计划完善度由 2025 年的 3.49 分升至 2026 年的 4.11 分，退休储蓄充分度由 3.23 分升至 3.78 分，取得期望收入的信心也由 4.62 分升至 4.94 分。11–15 万元收入组的计划完善度与储蓄充分度同样有所提高，但收入信心略有下降；20 万元以上收入组的六个维度均值则全部下降。可见，不同收入组退休准备指数变动所对应的改善环节存在明显差异。

对于低收入群体而言，在养老认知得到提升之后，还需要引导其将退休准备意愿转化为可持续的储蓄行为。相关政策与服务在培育金融素养、强化规划意识的同时，应当结合家庭收支特征，提供适配其负担水平的储蓄方案与规划指导，并持续跟踪该群体储蓄充足度与收入信心的改善情况。

3.2 不同区域一般居民退休准备的分布与差异

区域均值可以反映当地一般居民受访者退休准备的整体水平，但会受区域内不同收入群体结构的影响。本节基于 3646 名未退休受访者样本，对比东北、中部、西部、东部四大区域的退休准备指数分布，并进一步探究收入、资产以及各准备维度与区域差异之间的关联。结果表明，各区域指数均值相互接近，组内差异相较于区域间差异更为显著；收入群体构成差异，是理解区域均值差距的重要切入点。

3.2.1 各区域平均水平与内部差异

图 3.2-1 展示了各区域退休准备指数的分布。东北、中部、西部和东部的中位数分别为 5.88 分、5.47 分、5.78 分和 5.68 分，中位数反映受访者得分排序后的居中水平。相应的平均分为 5.87 分、5.51 分、5.73 分和 5.71 分，最高与最低相差 0.36 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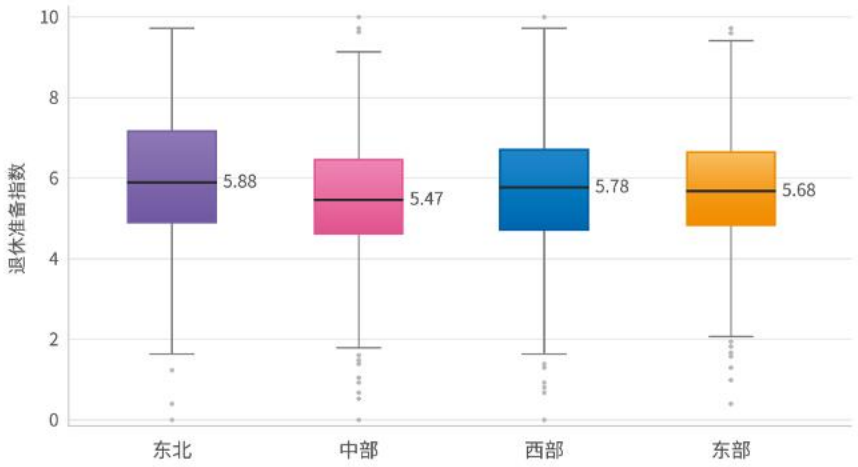


图 3.2-1　不同区域一般居民退休准备指数分布

注：箱体下沿和上沿分别为第 25 和第 75 百分位数，覆盖得分居中的 50% 受访者；箱内黑线及旁边数字为中位数。箱体越高，说明这部分居民的得分差异越大。上下延伸线按 1.5 倍四分位距规则绘制，线外圆点表示较低或较高的得分，不代表无效回答。东北、中部、西部和东部样本量分别为 264、923、1,014 和 1,445 人。区域划分沿用本报告口径，不含未归入上述区域的 1 名香港受访者。

区域内部的分化更为突出。东北地区中间 50% 一般居民受访者的得分区间为 4.86–7.18 分，区间跨度 2.31 分；中部、西部与东部对应的区间跨度依次为 1.89 分、2.05 分、1.89 分。东北样本中位数相对更高，但内部得分离散程度更大；东部与西部中位数水平相近，得分分布存在较多重叠。这意味着区域平均指数偏高，并不代表该区域居民的退休准备水平普遍充足。

依据本报告指数划分标准，6 分以下的低准备群体在东北、中部、西部、东部分别占 53.0%、63.2%、57.5% 和 58.5%，各区域低准备人群占比均过半。其中中部地区低指数群体占比最高，其余区域同样存在大量退休准备薄弱的居民。由此可见，开展区域对比除关注平均水平之外，还需要识别准备不足的重点人群，不宜单纯依据区域均值高低划定政策支持优先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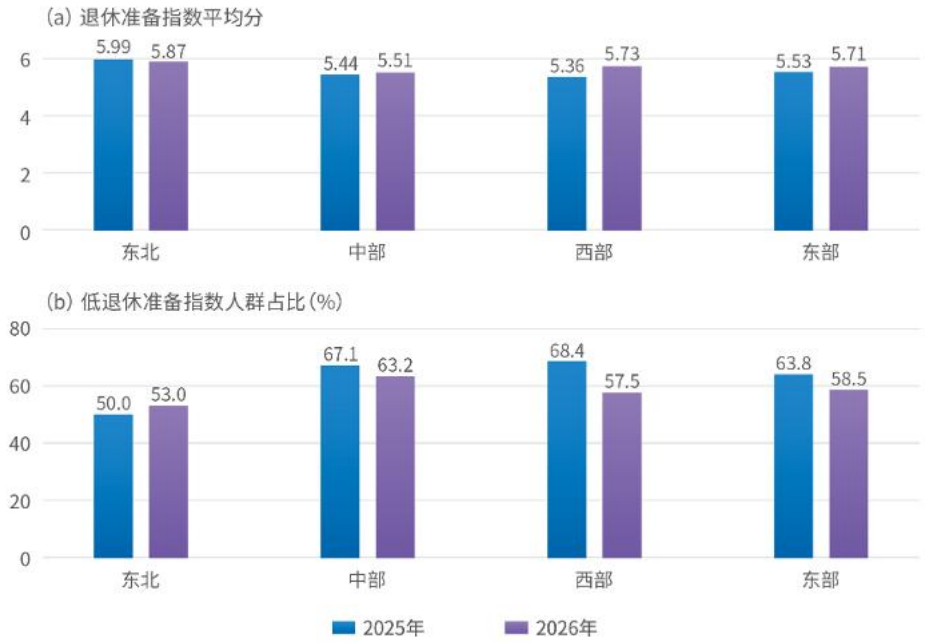


图 3.2-2　2025 与 2026 年不同区域居民退休准备指数比较

与 2025 年相比，各区域的变化并不一致（图 3.2-2）。西部平均指数由 2025 年的 5.36 分提高至 2026 年的 5.73 分，增幅约 0.37 分，是四大区域中提升最多的；东部由 5.53 分提高至 5.71 分，中部由 5.44 分提高至 5.51 分。东北由 5.99 分降至 5.87 分，仍是平均分最高的区域。四大区域两年的平均指数均低于 6 分，说明居民对自身退休准备的评价仍有提升空间。

低指数人群占比也呈现相应变化。西部低于 6 分者由 2025 年的 68.4% 降至 2026 年的 57.5%，下降约 10.9 个百分点；东部由 63.8% 降至 58.5%，中部由 67.1% 降至 63.2%。东北则由 50.0% 升至 53.0%。西部的平均指数和低指数占比均有所改善，但 2026 年各区域仍有超过一半的受访者得分低于 6 分，计划与储蓄准备薄弱的问题仍值得关注。

3.2.2 区域退休准备指数差距的因素分解

前文结果显示，东北、西部和东部的退休准备指数平均分均高于中部。本节基于 3,642 名未退休受访者的回答，在考虑年龄、性别和样本来源等差异后，以中部为参照，分析各地的分差主要与哪些条件有关，以及这些差距具体体现在哪些退休准备指数维度上。图 3.2-3 展示九项因素的相对解释份额。其中，家庭其他成员收入按家庭税后年收入减去个人税后年收入计算。



图3.2-3 不同区域退休准备指数差距的因素分解及相对解释份额

东北与中部的差距首先体现在收入来源上。东北受访者中，个人税后年收入超过 10 万元的占 21.6%，中部为 11.1%。进一步看，本人收入和家庭其他成员收入均超过 10 万元的比例，东北为 15.9%，中部为 5.9%。两地个人收入较高者的占比差异，主要集中在这类家庭。分解结果也反映了这一特点，个人收入和家庭其他成员收入的解释份额分别为 26.3% 和 14.2%。从六个维度看，这两项收入所对应的分差均以退休储蓄充分度最为突出，表明两地的收入条件差异，主要反映在居民对现有养老储蓄是否够用的判断上。

西部与中部的差距中，健康状况更为突出。西部有 65.2% 的受访者自评健康状况较好，中部为 54.1%。以 45 岁为界分组后，西部在两个年龄组中自评健康较好的比例都比中部高约 10 个百分点。健康状况所对应的分差，主要落在储蓄充分度和取得期望收入的信心上。以西部为例，自评健康状况较好的受访者，退休储蓄充分度平均为 4.27 分，其余受访者为 2.88 分。与此同时，西部整体的储蓄充分度为 3.78 分，略低于中部的 3.82 分。两项结果合起来看，健康较好的受访者占比较高，解释了西部综合指数为何相对较高的一部分，但西部样本整体的储蓄准备仍然偏弱。

东部与中部的差距更多体现在家庭已有的资产积累上。家庭资产较多的解释份额为 21.6%，在东部与中部的比较中居首。按个人收入进一步分组，在税后年收入不超过 10 万元的受访者中，家庭资产超过 100 万元的比例，东部为 18.7%，中部为 12.0%。在个人收入超过 10 万元的受访者中，两地这一比例都在 70% 左右。可见，东部的家庭资产优势在个人收入较低的一档更明显。即使个人收入处于同一档，家庭已有的积累也可能相差较多。分解结果显示，这部分资产差异主要反映在居民对退休储蓄是否充足的评价上。

总体来看，收入和家庭资产是解释各地区退休准备指数差距的主要因素。个人收入和家庭其他成员收入在东北、西部、东部与中部的比较中均位列前四，家庭资产则是东部与中部差距中解释份额最高的因素。收入关系到家庭平时能拿出多少钱为退休做准备，资产反映家庭已经积累了多少资源。两方面的差异，共同解释了各地区退休准备水平为何不同。

在收入和资产之外，健康状况、对财务规划信息的态度和应急资金准备也值得关注。东北和西部与中部相比，自评健康状况较好的解释份额都超过两成，在西部还排在首位。东部与中部相比，对社交平台上的财务规划信息持积极态度和有应急资金准备，分别占已解释分差的 16.5% 和 9.8%。这些结果表明，理解地区差距，还要看居民面临怎样的健康条件、如何看待财务规划，以及有没有为意外开支留出一笔钱。

即使收入较低，居民也可以通过具体的资金安排改善退休准备。在个人税后年收入不超过 10 万元的受访者中，有应急资金准备的居民退休准备指数平均为 5.74 分，没有准备的居民为 4.55 分。东北、中部、西部和东部的组内比较均呈现相同方向。对收入有限的居民来说，可以先根据实际收支确定每月能留出多少钱，逐步建立应急储备，再按自身条件安排长期养老储蓄。应急资金有了着落，遇到临时开支时也能少动用原本留作养老的钱。

3.3 追访居民的退休准备变化与进一步分析

2026 年调研对 553 名参与过 2025 年退休准备指数调查的受访者开展追访，形成两年配对样本。本部分采用一致的计分规则与维度权重，对比受访者两年的六个维度得分及指数水平，再按指数提高、不变和下降分组分析。

3.3.1 六个维度与退休准备指数的追访比较

图 3.3-1 将同一批 553 名受访者 2025 年的回答与 2026 年的追访回答配对比较，集中展示六个维度和指数。退休准备指数由 2025 年的 5.64 分提高至 2026 年的 5.81 分，六个维度的平均得分也均有所上升，但各环节的变化幅度不同。

退休储蓄充分度由 3.30 分提高至 3.54 分，是六个维度中平均增幅最大的一项；退休计划完善度由 3.61 分提高至 3.74 分。两项虽有改善，但仍低于 4 分，表明这批居民对计划与储蓄准备的评价依然偏低。退休责任意识由 8.23 分提高至 8.40 分，财务规划认知水平由 7.93 分提高至 8.10 分，两年均保持较高水平。

财务问题理解能力自评由 6.66 分提高至 6.83 分，取得期望收入的信心由 4.74 分变为 4.80 分，后者变化最小。总体上，退休责任意识和财务规划认知水平仍明显高于退休计划完善度与退休储蓄充分度评价。下面按退休准备指数变化分组，进一步观察各组的准备进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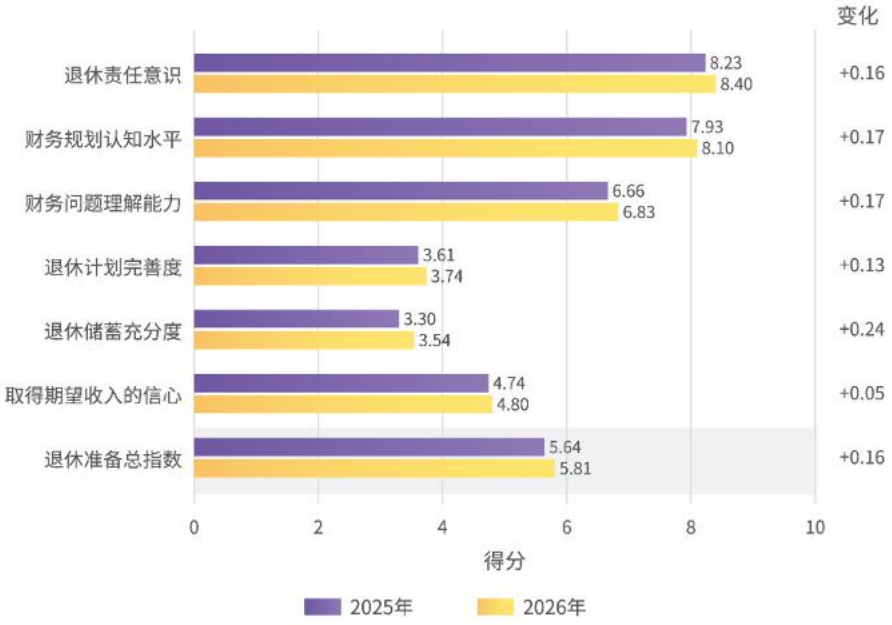


图3.3-1 同一批追访居民六个维度与指数的变化

注：两年均为同一批受访者，计分范围均为 0—10 分。变化值由未舍入均值计算，可能与图示两年均值直接相减略有差异。

3.3.2 退休准备指数变化的相关因素

为厘清追访居民退休准备指数发生变动的原因，本节依托两轮问卷数据，在控制首期退休准备指数、年龄、性别后，分析家庭人口、收入资产、健康、退休生活期望、财务规划信息态度等 12 项因素。图 3.3-2 对比各项因素的相对贡献，呈现哪些因素更能够解释退休准备指数的变化。

家庭人口增加的相对解释份额最高，为 37.48%。553 名追访居民中，102 人报告家庭人口增加，其退休准备指数平均提高 0.456 分；351 人家庭人口不变、42 人人口减少，指数分别平均提高 0.084 分和 0.081 分。个人养老金由未开户转为已开户、对财务规划信息的态度更积极，两项因素的相对解释份额分别为 11.01% 和 10.99%，位居第二和第三。前者反映居民开始建立专门的养老账户，后者反映居民更愿意接受财务规划信息。两项因素与指数变化的联系，说明退休准备还涉及居民是否愿意了解规划信息、是否开始采取具体行动。对规划服务而言，可以将信息介绍与个人养老安排相结合，帮助居民了解账户用途，并在开户后进一步开展缴存和积累。

预期寿命上调、退休生活期望提高和自评健康状况改善的相对解释份额分别为 10.30%、8.04% 和 6.67%。这些因素分别涉及居民预计养老资金需要使用多久、希望退休后过怎样的生活，以及如何评价自身健康。退休准备评价因而也与居民对未来生活的判断相联系。提供规划服务时，

可以围绕养老年限、生活开支和健康支出帮助居民明确资金目标，使退休准备与其具体生活安排相衔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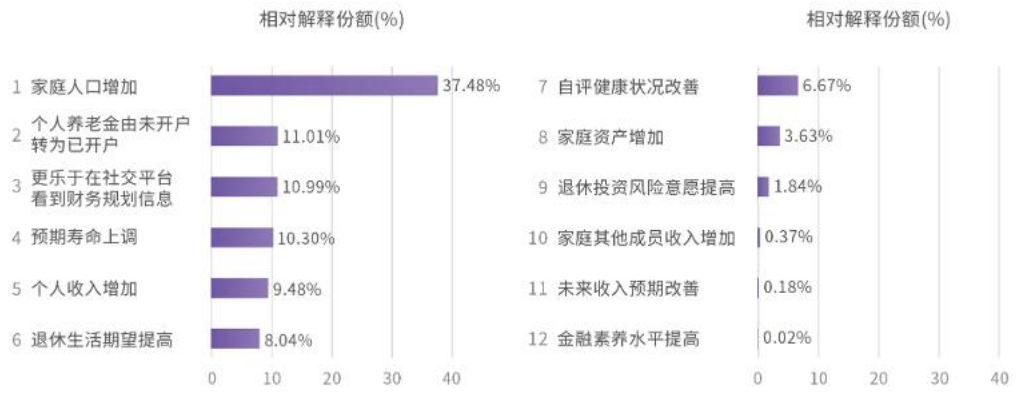


图3.3-2 追访居民退休准备指数变化的相关因素

个人收入增加的相对解释份额为 9.48%，高于家庭资产增加的 3.63% 和家庭其他成员收入增加的 0.37%。在本次追访中，本人收入变化与退休准备变化的联系更加明显，家庭其他成员收入增加所提供的额外解释较少。家庭拥有的资源与本人能够安排的养老资金存在区别，观察经济条件时，需要同时了解个人收入和家庭资源的分配情况。退休投资风险意愿提高、未来收入预期改善和金融素养水平提高的相对解释份额分别为 1.84%、0.18% 和 0.02%，在本轮变化中的解释份额较小。

前文的因素分解显示，家庭人口增加、个人养老金由未开户转为已开户、更乐于在社交平台看到财务规划信息、预期寿命上调、个人收入增加和退休生活期望提高，所占的相对解释份额位居前六。在 12 项因素共同解释的部分中，这六项合计约占 87.3%。为了解这些因素在一年间具体发生了哪些变化，图 3.3-3 进一步比较了同一批 495 名追访居民在 2025 年和 2026 年的回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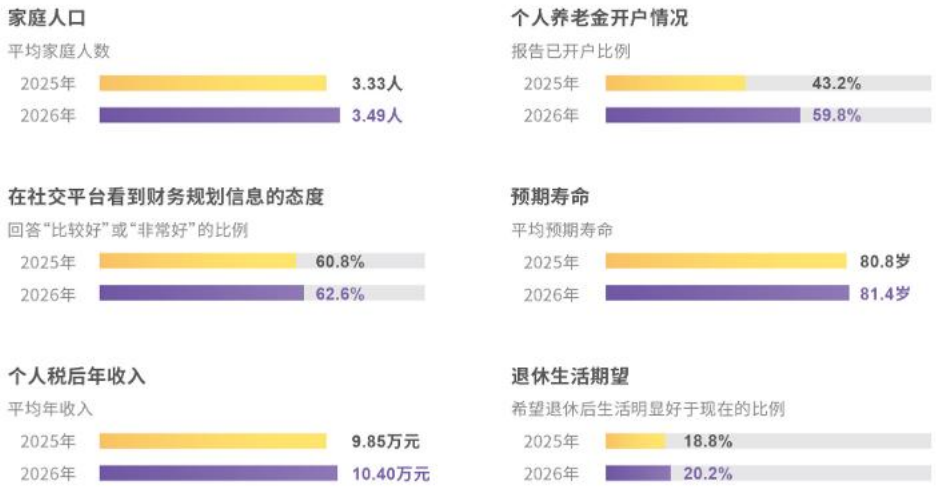


图3.3-3 追访居民六项指标的两年对比

在图中三项以比例表示的指标中，报告已开通个人养老金账户的比例变化最大，由 43.2% 升至 59.8%，提高 16.6 个百分点。对社交平台上出现财务规划信息评价为“比较好”或“非常好”的比例由 60.8% 升至 62.6%，希望退休后生活明显好于现在的比例由 18.8% 升至 20.2%。同期，平均家庭人数由 3.33 人增至 3.49 人，平均个人税后年收入由 9.85 万元增至 10.40 万元，平均预期寿命由 80.8 岁升至 81.4 岁。以家庭人数为例，样本平均人数仅小幅增加，但在前文的分组比较中，家庭人数增加者的退休准备指数平均提高 0.46 分，高于人数不变或减少的两组。结合两项结果，可以同时看到追访居民的总体变化，以及不同居民的退休准备变化与哪些因素相联系。

总体来看，同一批追访居民的退休准备均有所改善，其中退休储蓄充分度提高较多，但计划完善度和储蓄充分度仍处于较低水平。进一步分析显示，家庭人口增加、养老账户开通、对规划信息的态度更积极和预期寿命上调，在本次分解中所占的解释份额较高；个人收入增加也是值得关注的因素，家庭资产和家庭其他成员收入增加则未占据主要解释份额。退休准备的改善与资金条件、家庭生活安排和个人对未来的打算相联系。提供退休规划服务时，应结合居民的家庭情况和养老目标，帮助其明确需要准备多少资金、能够持续投入多少，以及如何将规划意愿落实为具体行动。

3.4 灵活就业群体的退休准备指数差异

前述分析表明，不同就业状态的一般居民对退休准备的评价存在分化，退休准备指数可能掩盖各个维度上的差异化表现。本节合并一般居民调查中的自由职业与灵活就业受访者、灵活就业居民专项调研样本，对比灵活就业群体和一般居民的退休准备指数、等级分布及六个维度得分差异，并考察年龄、学历、收入、婚姻等个体特征对组间差距的解释力度。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比两类群体在不同代际和婚姻状态的退休准备水平差异，识别差距突出的群体与维度，为理解灵活就业群体的退休准备特征及其保障支持需求提供依据。

3.4.1 总体差距与维度结构

与一般居民群体相比，灵活就业人员退休准备综合水平整体偏低，两类群体均呈现低准备水平占主导的分布格局，差异主要体现为中低准备区间的结构分化。

从指数均值看，灵活就业人员的退休准备指数均值为 5.43 分，一般居民群体为 5.68 分，灵活就业群体整体低 0.25 分。从指数等级分布看，灵活就业群体中低准备水平（指数＜ 6 分）样本占比为 65.0%，中等准备水平（6 分≤指数＜ 8 分）占 28.7%，高准备水平（8 分≤指数≤ 10 分）占 6.3%；一般居民群体对应占比分别为 59.0%、35.2% 和 5.8%（见图 3.4-1）。从分布特征看，两类群体的高准备水平占比基本相当，差异主要集中于中低准备区间：**灵活就业群体低准备占比较一般居民群体高出 6 个百分点，中等准备占比则低 6.5 个百分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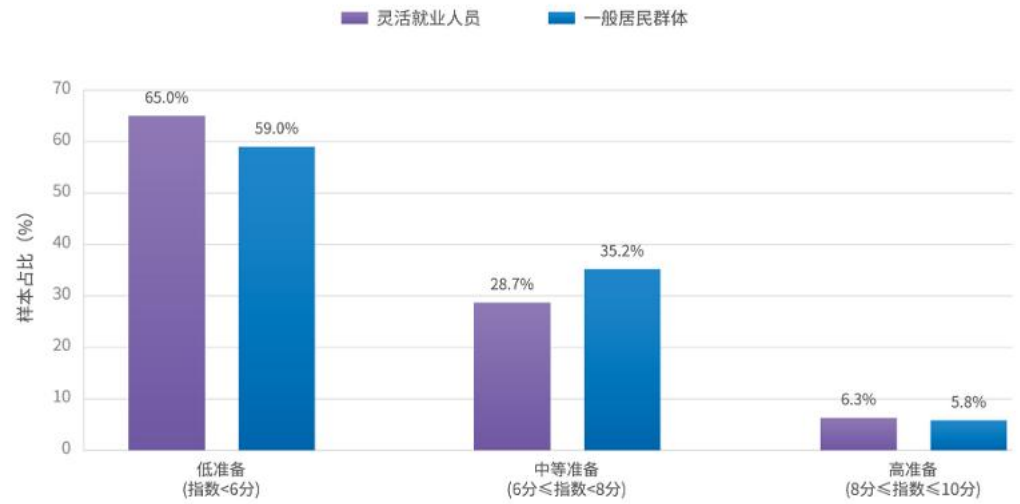


图 3.4-1　两类群体退休准备指数等级分布

分维度看，灵活就业群体与一般居民群体的退休准备指数差距具有鲜明的结构性特征，储蓄充分度单一维度贡献了组间综合指数差距的 45.4%，73.0% 的差距来自计划、储蓄与信心等行动类维度，而非责任意识等态度类维度（见图 3.4-2）。具体表现为：



图 3.4-2　两类群体退休准备指数分维度得分对比

注：权重贡献占比＝维度权重 × 组间得分差 ÷ 综合指数组间得分差。

第一，退休储蓄充分度是组间差距的首要来源，贡献占比达 45.4%。该维度组间得分差最大（0.49 分），权重亦为六维度最高（22.92%），二者叠加使其对退休准备指数差距的解释份额接近一半，远超其他维度。

第二，组间差距在结构上集中于行动类维度，认知类维度贡献有限。认知类维度（退休责任意识 23.0%、退休规划认知 15.1%、财务问题理解能力 11.1%）合计贡献 27.0%，行动类维度（退休计划完善度 16.3%、退休储蓄充分度 45.4%、取得期望收入的信心 11.4%）合计贡献 73.0%。可见，灵活就业群体与一般居民群体的差距并非源于对养老责任认同不足或财务理解欠缺，而主要落在将认知转化为具体计划与持续积累的环节上。

第三，财务问题理解能力呈负向贡献（− 11.1%），抵消了部分组间差距。灵活就业群体该维度反而高于一般居民群体 0.20 分，使组间差距缩小约一成，说明该群体在财务问题理解层面并不落后于一般居民。

第四，退休计划完善度与退休收入信心构成次级差距来源，合计贡献 27.7%。其中退休计划完善度贡献 16.3%，反映灵活就业群体退休规划的系统性不足；取得期望收入的信心组间得分差（0.26 分）绝对值较大，但因权重为六维度中最低（10.83%），对总体差距的贡献仅 11.4%。

3.4.2 相近条件下的退休准备差异

为识别人口特征中导致灵活就业群体与一般居民群体均值差异的主要因素，本报告采用回归标准化方法，将两类样本统一纳入同一特征结构并计算指数得分，进而比较组间差距。为避免变量加入顺序对分解结果的人为干扰，对年龄、婚姻状况、学历、收入、地区、性别六项特征的全部 720 种加入顺序进行遍历计算，取各特征的平均贡献作为最终估计值，并报告其占原始差距的比值。

如图 3.4-3 显示，年龄与婚姻状况是解释两类群体均值差距的主要人口特征。其中，年龄的平均贡献为 0.090 分，占总体差距的 34.2%；婚姻状况的平均贡献为 0.056 分，占 21.2%；两项合计解释了总体差距的 55.4%，贡献远高于其他特征。学历与地区具有中等程度的解释贡献。其中，学历的平均贡献为 0.022 分（占 8.3%），地区的平均贡献为 0.018 分（占 6.9%）。性别的解释作用极其微弱，平均贡献仅为 0.001 分（占 0.4%），对差距的形成几乎没有独立解释力。

与年龄、婚姻等因素的正向贡献不同，收入因素的平均贡献为负值（-0.016 分，占总体差距的 -5.9%）。这意味着，在控制收入水平、使两组样本的收入结构趋于一致后，两类群体的均值差距非但没有缩小，反而出现了小幅扩大。这一结果表明，收入差异并非造成两类群体均值差距的主要来源；相反，灵活就业群体偏低的收入水平在一定程度上缓冲了两组之间的真实差距。

图 3.4-4 比较的是灵活就业群体与一般居民群体在六个退休准备维度上的组间差距。重点考察：在统一两组人口特征结构后，每个维度的差距缩小了多少，以及调整后仍保留多少差距。

所谓“控制人口特征”，是指在年龄、收入、学历、性别、婚姻和地区等条件上，按照相同的人口特征重新比较两组得分。这样可以区分两种情况：一是原始差距中有多少与两组人口特征不同有关；二是在相近人口特征条件下，两组群体仍然存在多大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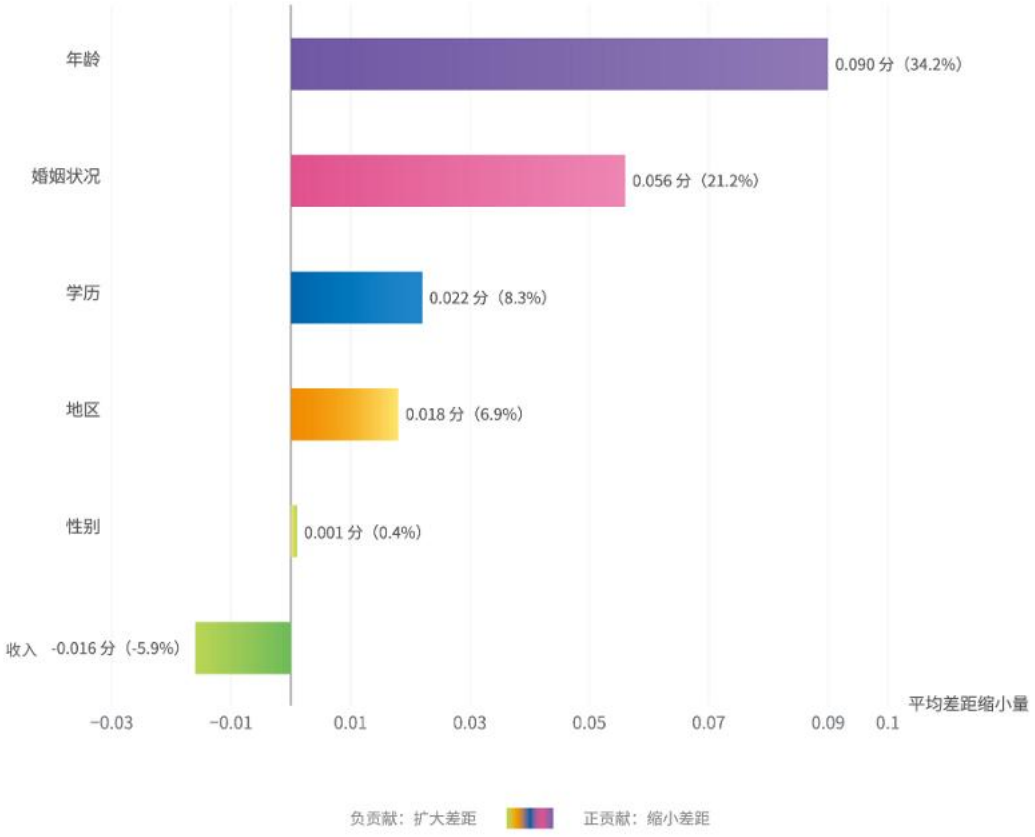


图3.4-3 灵活就业和一般居民群体退休准备指数均值差距的贡献分解

在控制人口特征影响后，六个退休准备指数维度的组间差距变化幅度存在明显差异。退休储蓄充足度的原始差距最大，由 0.444 分降至 0.061 分，差距缩小约 86.3%。这说明该维度的原始差距很大一部分与两类群体的人口特征不同有关，统一人口特征后，剩余差距已经较小。

相比之下，退休责任意识的差距由 0.425 分降至 0.366 分，仅缩小约 13.9%；财务规划认知水平的差距由 0.264 分降至 0.214 分，仅缩小约 18.9%。这两个维度在控制人口特征后仍保留较大差距，尤其是退休责任意识，说明即使两组人口特征相近，灵活就业群体与一般居民之间仍存在较明显的组间差异。

取得期望收入的信心差距由 0.262 分降至 0.105 分，缩小约 59.9%，表明其原始差距有较大部分可以由人口特征差异解释，但控制人口特征后灵活就业群体得分仍略低于一般居民。退休计划完善度的差距由 0.195 分转为－ 0.087 分，差距明显缩小并发生方向反转；财务问题理解能力的差距则由－ 0.146 分变为－ 0.131 分，差距幅度略有缩小，但方向没有改变，仍表现为灵活就业群体得分略高。

因此，两类群体在退休储蓄充足度维度上的原始差距，很大程度上与人口特征差异有关；而在人口特征相近的前提下，两类就业群体的差异最突出地体现在退休责任意识与财务规划认知层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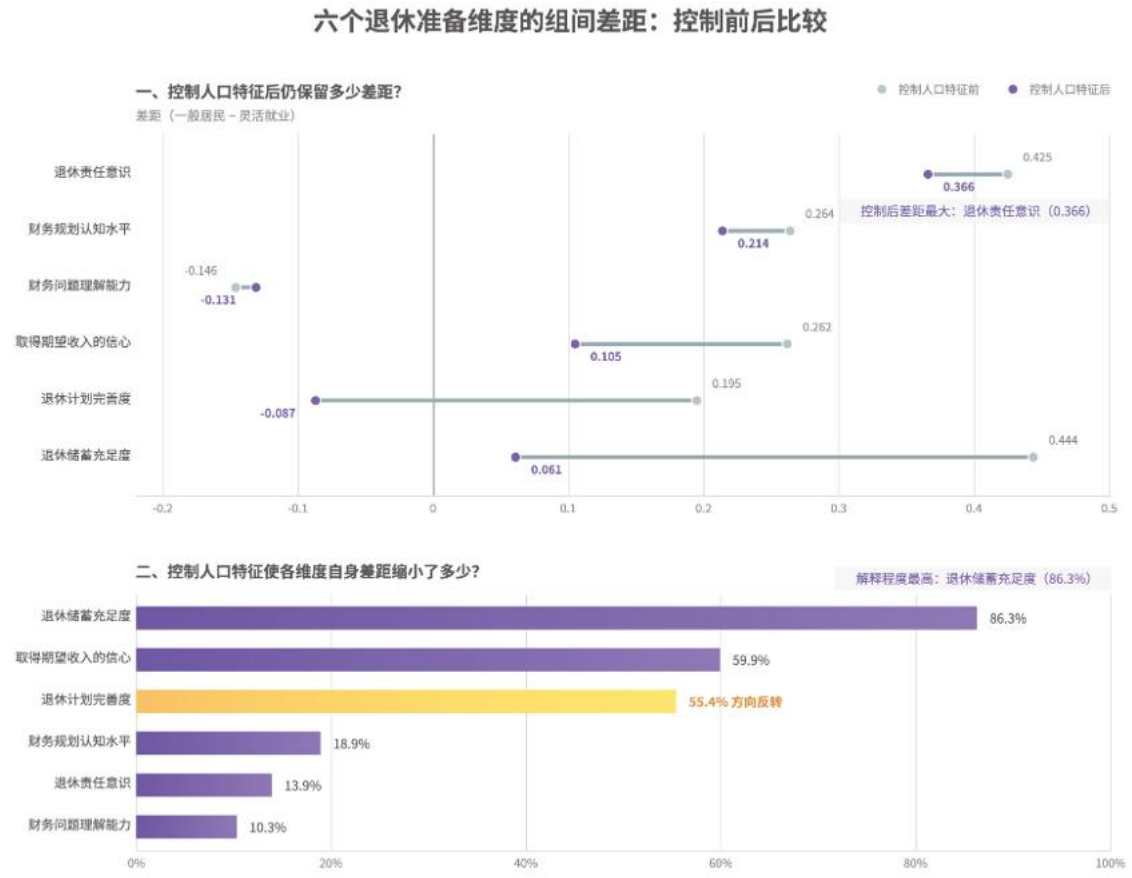


图3.4-4 六个维度的组间差距：控制人口特征前后比较

注：1. 正值表示灵活就业群体得分较低，负值表示其得分较高。2. 缩小率为各维度自身原始差距的缩小比例。

3.4.3 不同代际的退休准备差异

如前文所述，年龄与婚姻状况是解释两类群体均值差距的主要人口特征。为此，有必要进一步考察不同代际组的灵活就业群体与一般居民群体之间存在的退休准备差异。

受样本结构限制，灵活就业群体无 50 后样本，60 后样本量仅 8 人，以下主要比较 70 后至 00 后群体差异。灵活就业群体与一般居民群体的退休准备指数在代际层面的变化规律一致，均以 70 后群体得分最高，整体呈“中间高、两端低”的倒 U 型分布；在可比世代中，80 后群体

的两类群体得分差距最为显著。图 3.4-5 显示，一般居民群体中 60 后、70 后、80 后、90 后、00 后的退休准备指数分别为 5.54 分、5.91 分、5.70 分、5.67 分、5.38 分；灵活就业群体对应世代得分依次为 5.21 分、5.72 分、5.37 分、5.54 分、5.24 分，两类群体均在 70 后世代达到得分峰值；**80 后群体的组间差距最大，**灵活就业群体退休准备指数较一般居民群体低 0.33 分；70 后、90 后、00 后群体的组间差距分别为 0.19 分、0.13 分、0.14 分。



图 3.4-5　两类群体退休准备指数代际对比

排除人口特征影响之后，80 后的组间差距依旧显著，这意味着，80 后的组间差距确实与就业形态有关。如图 3.4-6 所示，原始差距为 0.329 分，排除影响后降至 0.245 分，仅缩小约 25.7%；00 后、90 后和 70 后的最终总分差距均较小。其中，90 后调整后差距为 0.067 分，70 后为 0.023 分，00 后甚至转为负值。这三个代际的原始差距排除人口特征影响后均已大幅缩小，说明其组间差距较多地与样本的人口特征结构有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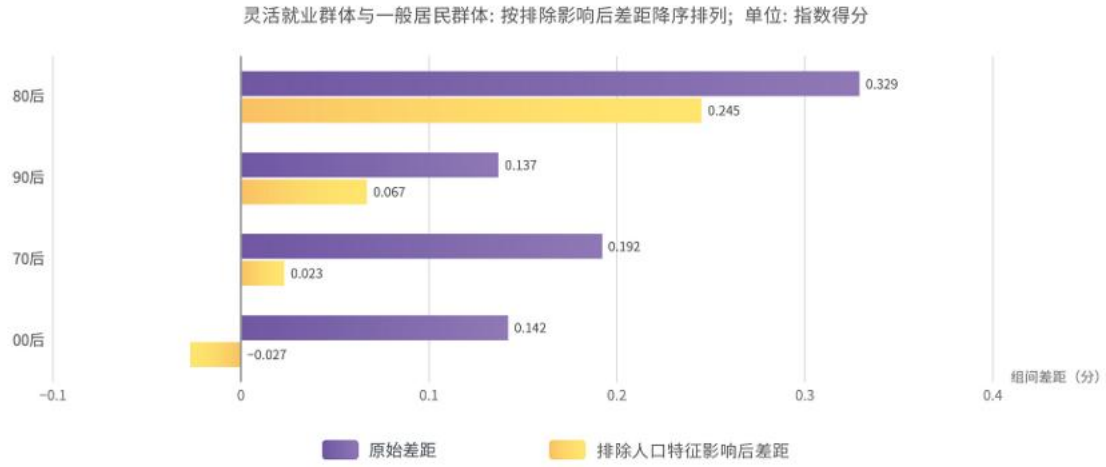


图 3.4-6　不同代际的组间差距：控制人口特征前后比较

分维度考察，排除人口特征影响后，六个维度在不同代际呈现出差异化的正负组合，这意味着，即使退休准备指数接近，六个维度也可能存在差异。如图 3.4-7 所示，图中分差按灵活就业群体得分减去一般居民群体得分计算，正值表示灵活就业群体得分较高，负值表示其得分较低。00 后是维度间差距相互抵消的典型。退休责任意识（-0.638 分）和财务规划认知（-0.370 分）的分差为负值，表明灵活就业群体在这两个维度上得分相对较低；但退休储蓄充足度（0.466 分）的分差为正值，表明灵活就业群体在该维度上得分相对较高。正负方向相反的维度相互抵消，使得 00 后的综合总分差距较小。

80 后的综合差距由多个维度共同形成。退休责任意识（-0.599 分）、退休储蓄充足度（-0.430 分）和对取得预期收入的信心（-0.370 分）三个维度均为负值且绝对值较大。其中，退休责任意识和退休储蓄充足度分别贡献约 -0.097 分和 -0.099 分，贡献接近；对取得预期收入的信心另贡献约 -0.040 分。多个正向维度叠加，共同构成了 80 后较大的综合差距。90 后主要保留退休责任意识差距，其余维度的分差均较小。70 后则呈现为财务问题理解能力（0.573 分）的显著正向分差，其余维度的分差证据较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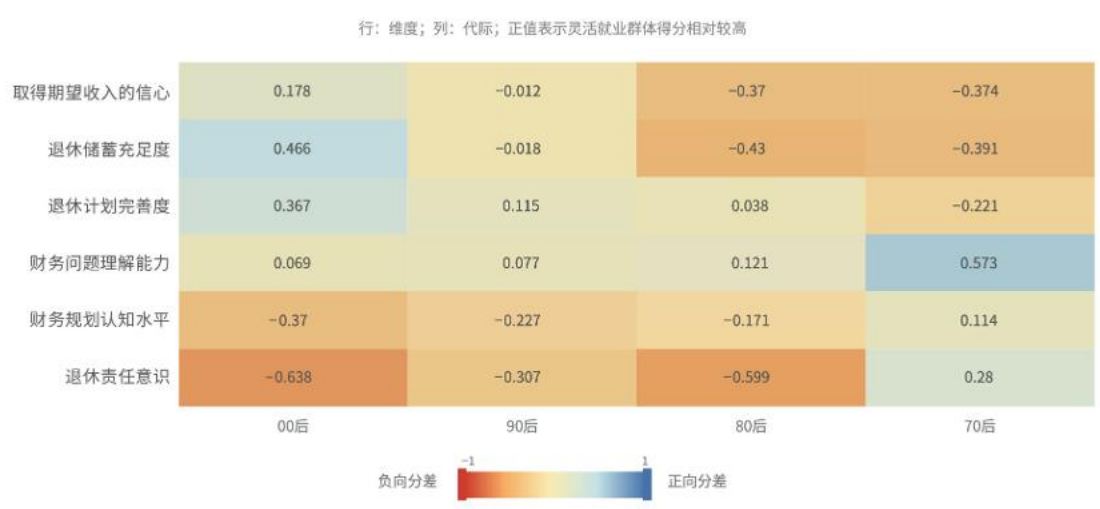


图 3.4-7　各维度两类群体不同代际的分差矩阵

3.4.4 不同婚姻状态的退休准备差异

前文发现，婚姻状况是除年龄以外能解释一般居民和灵活就业群体退休准备指数均值差距的人口特征。从原始差距看，三个婚姻状态组的组间分差存在明显差异。如图 3.4-8 所示，未婚组原始分差为 0.10 分，已婚组为 0.18 分，离异或丧偶组为 0.59 分，其中离异或丧偶组的原始分差最大。



图 3.4-8　不同婚姻状态组两类群体退休准备得分

在排除人口特征变量影响后，三个组的分差呈现出不同的演变轨迹。未婚组的组间差距完全消失。未婚组原始分差为 0.099 分，排除影响后转为 -0.034 分，方向发生反转。这表明，未婚组两组样本之间的原始差距，主要由人口特征结构差异所导致。



图 3.4-9　不同婚姻状态组两类群体的分差及其调整变化

已婚组的组间差距有所缩小，但并未完全消除。如图 3.4-9 所示，已婚组原始分差为 0.183 分，排除影响后降至 0.138 分，缩小约 24.6%，仍存在小幅差距。离异或丧偶组的组间差距在数值上仍为最大。离异或丧偶组原始分差为 0.587 分，排除影响后为 0.501 分，下降幅度较小。

为进一步识别上述差距变化主要由哪些人口特征解释，本文对年龄、性别、学历、地区和收入五类特征的 120 种加入顺序取平均，计算各特征的解释贡献。



图 3.4-10　不同婚姻组中各特征对退休准备指数分差的解释贡献

注：正值表示纳入该特征后组间分差下降，说明该特征能够解释部分的原始分差；负值表示纳入该特征后组间分差扩大，说明该特征的结构差异对原始分差具有抵消或掩盖作用。

未婚组退休准备指数分差的变化与学历、地区和年龄构成均有关。其中，学历的解释贡献最大，为 0.058 分；地区次之，为 0.045 分；年龄贡献为 0.030 分。三者共同解释了未婚组退休准备指数分差的主要部分。性别和收入的贡献均很小，收入甚至为微弱的负值（－ 0.003 分），表示控制收入后，未婚组的分差反而扩大了 0.003 分。这说明收入结构不仅没有解释未婚组的原始差距，反而对该差距具有极轻微的掩盖作用，但影响很小（见图 3.4-10）。

已婚组的年龄解释贡献相对突出，收入结构则掩盖了其差距。已婚组中年龄的解释贡献为 0.055 分，是所有特征中最大的；学历和地区的贡献分别为 0.011 分和 0.015 分，远低于未婚组。收入的贡献为－ 0.035 分，意味着控制收入后，已婚组的分差扩大了 0.035 分，说明收入结构抵消了部分原始组间差距，对已婚组差距具有一定的掩盖作用。

在明确总体分差的主要解释特征后，进一步从六个退休准备维度考察人口特征调整后的差距结构。结果显示，六个维度的人口特征全部排除影响后，三个婚姻状态组呈现出三种不同的差距结构。未婚组呈现出“认知评价较低、计划评价较高”的组合特征。退休责任意识和财务规划认知的分差分别为 -0.486 分和 -0.330 分（见图 3.4-11），表明灵活就业群体在这两个认知维度上得分较低；但退休计划完善度的分差为 0.334 分，表明灵活就业群体在计划完善程度上得分较高。前两个认知维度对综合分差合计贡献约 -0.141 分，其余四个维度合计贡献约 0.175 分，正负抵消后最终总分接近。这说明，即使总分接近，六个维度表现也可能存在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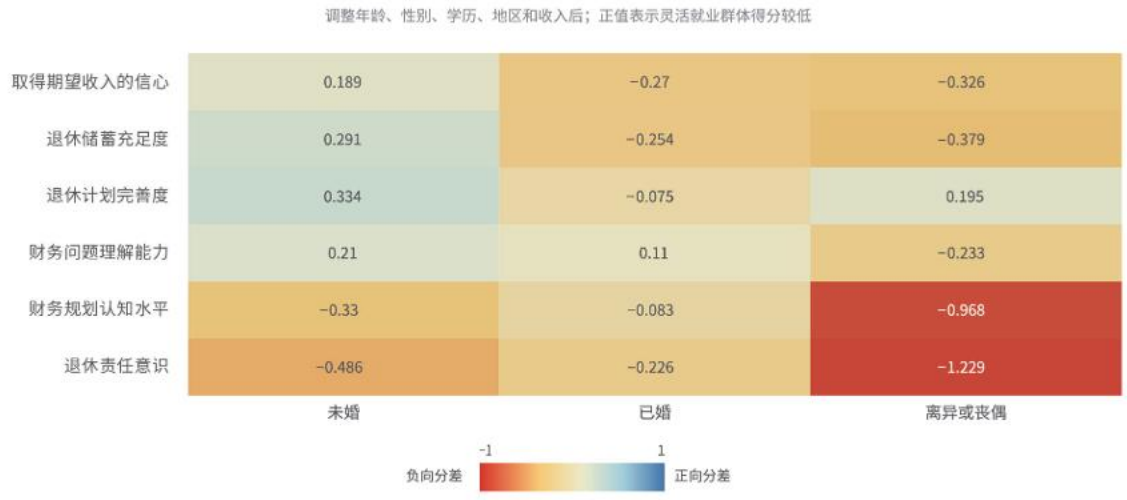


图 3.4-11　各维度人口特征调整后两类群体不同婚姻状态的分差矩阵

已婚组的退休准备指数差距主要集中在退休储蓄充足度和对取得期望收入的信心维度。如图 3.4-11 所示，退休储蓄充足度和对取得期望收入的信心的分差分别为 -0.254 分和 -0.270 分，对总体分差合计贡献约 -0.088 分；退休责任意识的分差为 -0.226 分，另外贡献约 -0.037 分，同样不容忽视。其中，对取得期望收入的信心的组间差距较为显著，财务规划认知和退休责任意识的差距较小。

离异或丧偶组的退休准备指数差距主要来自退休责任意识和财务规划认知。退休责任意识和财务规划认知的分差分别为 -1.229 分和 -0.968 分，两维合计贡献约 -0.381 分，占该组综合分差的约 76%。这表明，不能仅用财务资源不足来解释该组总分较低的现象。

3.5 本章小结

2026 年未退休受访者的退休准备指数为 5.68 分，高于 2025 年的 5.49 分；低退休准备指数人群占比由 64.88% 降至 59.01%，但仍接近六成。居民对退休责任和财务规划重要性的认识较强，退休计划完善度和退休储蓄充分度却分别只有 4.04 分和 3.86 分，取得期望收入的信心也基本没有提高。总体准备评价有所改善，但将养老意识落实为明确计划和持续积累，仍是需要加强的环节。

不同收入群体的改善并不相同。年收入不高于 5 万元组的总指数由 5.15 分升至 5.38 分，主要体现为责任意识、规划认知和财务问题理解能力自评提高，储蓄充分度与收入信心反而略有下降。年收入 6 万—10 万元组的提高则更多体现在计划和储蓄评价上；20 万元以上组的六个维度均有所下降。总指数的改善并不意味着各准备环节同步提高。对于低收入居民，需要进一步关注其能否在重视养老之后，形成与收入承受能力相适应的储蓄安排。

不同区域的平均指数较为接近，区域内部的居民差异更为明显，各区域低指数人群均超过一半。以中部为参照的因素分解显示，东北、西部与中部的差距中，个人收入和自评健康状况的解释份额较为突出；东部与中部的差距中，家庭资产和对财务规划信息的态度相对靠前。家庭其他成员收入、个人养老金开户等也提供了理解差距的线索。因此，区域退休准备支持需要落实到具体人群，结合个人及家庭资源、健康状况和规划需求确定支持重点，不能仅依据区域平均分高低作出判断。



对同一批 553 名居民的追访显示，平均退休准备指数由 5.64 分升至 5.81 分，六个维度均有所提高，其中储蓄充分度提高最多，但计划和储蓄评价仍低于 4 分。家庭人口增加、个人养老金由未开户转为已开户、对规划信息的态度更积极和预期寿命上调的相对解释份额较高。个人收入增加也是值得关注的因素，家庭资产和家庭其他成员收入增加的解释份额相对较小。家庭人口的结果反映其与指数改善的联系，不能理解为家庭人数越多，退休准备就越好。追访结果提示，了解准备变化还需要关注家庭生活安排、个人规划态度及对未来生活的判断。

灵活就业群体的平均退休准备指数为 5.43 分，低于一般居民的 5.68 分，原始差距较多体现在计划、储蓄和收入信心。考虑年龄、婚姻等样本特征后，储蓄评价差距明显缩小，责任意识与规划认知的差距仍然存在。不同群体的薄弱环节也有区别：80 后灵活就业居民的综合差距在调整后仍较突出，储蓄评价差距尤其集中于低收入组；已婚组更多表现为储蓄评价和收入信心偏低，离异或丧偶组则更多体现为责任意识和规划认知差距，但后者样本较少，估计精度有限。总分相近的群体，具体准备状况也可能不同，支持措施需要进一步区分人群和准备环节。

本章分析表明，退休准备的改善需要同时关注资金条件和准备安排。对于计划与储蓄薄弱的居民，应结合家庭收支和养老目标，帮助其明确资金需求、制定可执行的计划，并形成持续积累；对不同就业、代际和婚姻群体，则应围绕其具体短板提供规划支持。在金融素养题回答完整的样本中，纳入金融素养得分后，部分群体的规划认知分差有所缩小。下一章将进一步考察金融素养如何与居民对养老所需资金的判断、主观退休储蓄充分性以及具体准备行为相联系。





04·金融素养
估算偏差与主观退休准备充分性

04. 金融素养、估算偏差与主观退休准备充分性

收入和资产决定了居民可用于养老的经济资源，但拥有多少资源，并不能完全说明居民是否了解未来的养老开支、是否作出了相应安排。如果低估退休后的资金需求，即使准备有限，也可能认为已经足够；如果对养老开支认识得更充分，即使积累了更多资金，也可能发现仍有不足。因此，理解退休准备状况，需要同时考察居民的经济条件和对养老需求的判断。金融素养为分析这些判断差异提供了一个切入点。本章通过金融素养测评，考察不同金融素养群体的退休收入准备、理想收入目标及两者之间的缺口，并进一步分析退休生活要求和养老估算偏差可能发挥的作用，为有针对性地开展金融教育和退休规划支持提供依据。

4.1 金融素养的含义与现状

4.1.1 金融素养的含义

金融素养可以简单理解为，人们了解基本金融素养，并将这些知识用于管理收支、储蓄、借贷和投资的意识与能力。例如，利息能否继续带来利息，存款余额增加后是否能买到更多东西，把钱集中投向一种资产会承担什么风险，都是日常生活中的金融问题。合理规划资金、主动了解产品信息等习惯，也属于金融素养的内容。

退休准备往往需要提前多年安排。今天能够支付生活开支的一笔钱，未来可能因物价上涨而不够用；积累养老资金时，也需要考虑收益、风险和资金使用时间。理解这些问题，有助于居民估算养老需要多少钱，并安排储蓄和投资。

2026 年调查采用金融素养研究中常用的“五大问题”框架，包括存款计息、通货膨胀、风险分散、住房按揭和债券价格五方面内容。前三道题是衡量基础金融素养的经典“三大问题”，分别考查居民对利息积累、货币购买力变化和投资风险分散的理解；在此基础上，增加住房按揭和债券价格两道题，进一步考察对借贷成本以及市场利率与债券价格关系的认识。相比只使用前三道题，五道题能够覆盖更多与居民日常财务安排有关的知识内容。

从退休准备的需要看，存款计息涉及养老资金如何随时间积累，通货膨胀涉及未来资金能购买多少商品和服务，风险分散涉及如何理解养老资产配置中的风险。住房按揭题考察贷款期限、月供和总利息之间的关系，与居民协调偿债支出和养老储蓄有关；债券价格题则考察市场利率变动与债券价格的关系。因此，这五道题既考察基础金融概念，也涉及长期储蓄、家庭债务和投资安排所需的知识，与退休准备中的财务判断相联系。

本报告据此通过上述五道题衡量居民的金融素养水平，具体题目见表 4.1-1。每答对一道题计 1 分，答错或回答“不知道”计 0 分，合计 0—5 分，并按 0、1、2、3、4、5 分划分为六组，下文统一称为“金融素养水平”。

表 4.1-1 五道金融素养题

存款计息：假设您在某个储蓄账户中存有 1,000 元，年利率为 2%，复利计息。如果您不动用这笔钱，那么 5 年之后，该账户里的金额是多少?			
A.1020 元以上	B.1020 元	C.1020 元以下	D. 不知道
通货膨胀：假设您储蓄账户的年利率为 1%，年通胀率为 2%。那么 1 年之后，该账户里的钱能购买多少东西?			
A. 比现在多	B. 和现在一样	C. 比现在少	D. 不知道
风险分散：您认为以下陈述是否正确？“ 购买单只股票获得的回报比购买股票基金更安全稳定。”			
A. 对	B. 错	C. 不知道	
住房按揭: 您认为以下陈述是否正确？“15 年期的抵押贷款通常要求比 30 年期的抵押贷款更高的月供，但贷款期限内支付的总利息会更少。”			
A. 对	B. 错	C. 不知道	
债券价格：如果市场利率下降，债券价格会如何变化?			
A. 上升	B. 下降	C. 债券价格与利率无关	D. 不知道

4.1.2 居民金融素养现状

从单题表现看，一般居民受访者对存款计息和通货膨胀问题掌握得较好（图 4.1-2）。存款计息题的正确率为 85.1%，通货膨胀题、住房按揭题和风险分散题分别为 78.6%、75.3% 和 71.7%。债券价格题的正确率为 42.7%，另有 37.7% 回答错误、19.7% 表示“不知道”，说明利率变化与债券价格的关系是相对薄弱的金融素养环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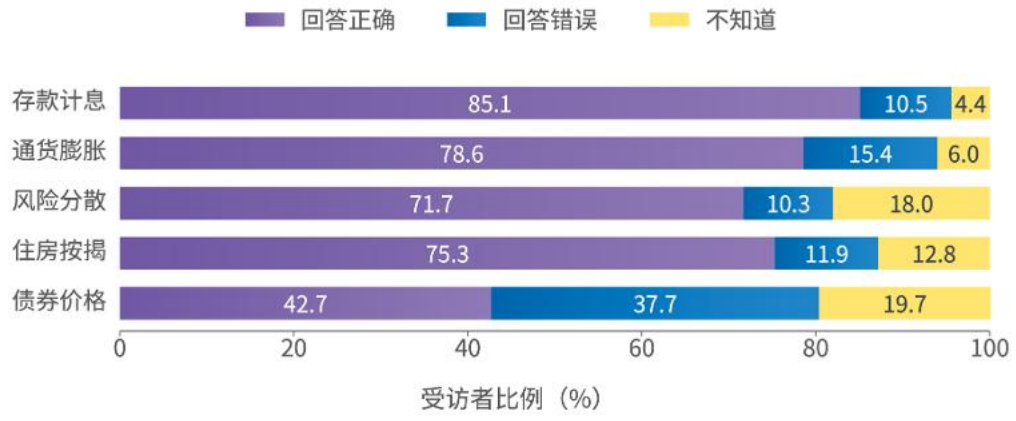


图 4.1-2 2026 年五道金融素养题的回答情况

将几道金融素养题放在一起看，能够同时答对存款计息、通货膨胀和风险分散三道题的受访者占 56.6%；五道金融素养题全部答对者占 28.0%。也就是说，超过一半能够答对前三道金融素养题，但能够同时答对五道金融素养题的不足三成。

金融素养与收入和学历有关，但各群体内部仍存在较大的得分差异。图 4.1-3 显示，个人税后年收入 21 万元及以上群体的平均得分为 3.80 分，低于 16 万—20 万元群体的 4.07 分，平均得分并未随收入提高而持续上升。各学历组的平均得分虽随学历提高而上升，但大专、大学本科和研究生及以上群体的得分中位数均为 4 分，得分分布存在较大重叠。因此，仅凭收入水平和教育水平高低，难以判断一个人的金融素养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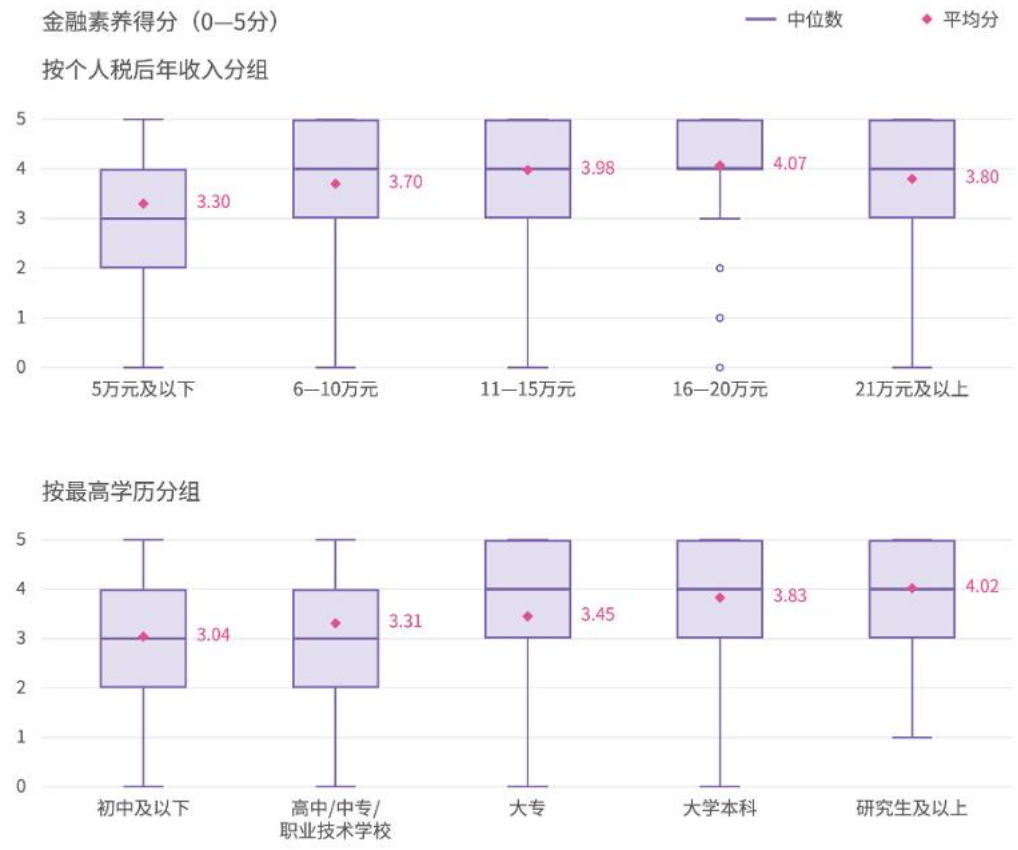


图 4.1-3　2026 年不同收入和学历群体的金融素养水平

注：金融素养得分由五道金融素养题计算，每题答对计 1 分，答错或回答“不知道”计 0 分，总分为 0—5 分。箱体下边缘和上边缘分别表示第 25 和第 75 百分位数，反映得分的集中范围；深蓝色横线表示中位数，橙色菱形及旁侧数字表示平均分。须线延伸至距箱体边缘不超过 1.5 倍四分位距的最远观测值，空心圆表示须线之外的观测得分，相同得分的圆点重合。

4.2 居民退休收入与主观缺口

4.2.1 居民主观退休收入缺口含义与衡量

居民认为自己的退休储蓄是否充足，既与已经积累的资金和预计能获得的退休收入有关，也与自己希望过怎样的退休生活有关。同样的收入，对不同居民可能意味着不同的准备程度。本节通过比较居民自评的退休收入与个人理想目标，考察其主观上还存在多大的收入缺口。在今年的调查样本里，在家庭总资产均为 50 万元、家庭税后年收入均为 10 万元的 99 名受访者中，19 人预计每月养老服务费用为 2,000 元，15 人则预计为 5,000 元。这说明，即使家庭资产和收入相同，居民对未来养老开支的预期仍有差异，理解其退休储蓄充足感，还需结合其对退休生活及所需费用的判断。

这里的退休收入包括基本养老金、企业或职业年金、个人养老储蓄与投资收益等，并不只来自个人存款。为便于比较，本章以退休前收入为参照，将退休后收入占退休前收入的比例称为“退休收入水平”，反映居民自评当前已经达到或预计退休后能够达到的收入状况；将居民认为过上满意退休生活所需的收入比例称为“理想退休收入水平”。用理想退休收入水平减去退休收入水平，就得到“主观退休收入缺口”，也就是居民认为退休后能有的收入，距离自己理想中的收入还差多少。具体计算为：

主观退休收入缺口＝理想退休收入水平－退休收入水平

例如，某人退休前月收入为 1 万元，预计退休后每月收入为 5000 元，其退休收入水平就是 50%；如果认为每月 7000 元才能过上满意的退休生活，理想退休收入水平就是 70%，主观退休收入缺口为 20 个百分点。缺口为正，表示收入准备低于个人理想目标；为零，表示恰好达到目标；为负，表示超过目标。由于收入状况和理想目标均由居民根据自身情况作出判断，这一指标反映的是居民相对于个人目标的主观缺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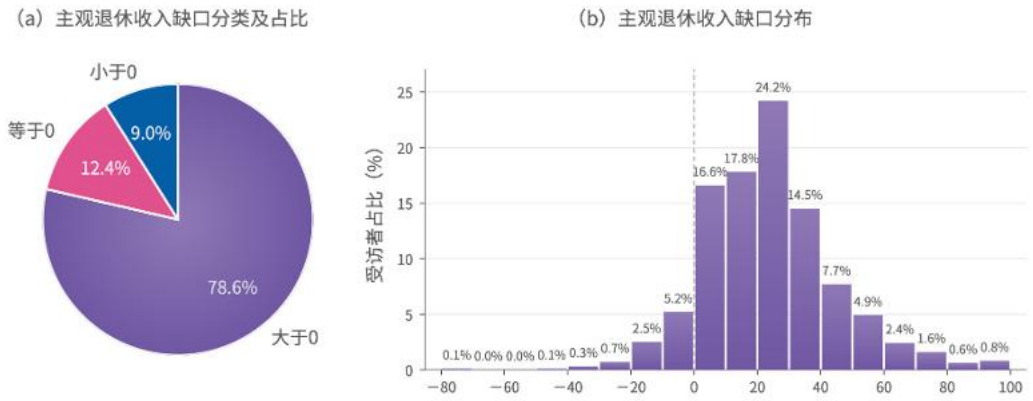


图 4.2-1　2026 年居民主观退休收入缺口差值分布

调查显示，受访者的退休收入水平平均为 44.7%，理想退休收入水平平均为 64.4%，逐人计算的主观退休收入缺口平均为 19.7 个百分点。图 4.2-1 显示，78.6% 的居民自评退休收入低于理想目标，12.4% 恰好达到目标，9.0% 超过目标。可见，多数居民认为，当前或预计的退休收入尚不足以达到自己认可的满意退休生活标准。

注：主观退休收入缺口为理想退休收入水平减去退休收入水平，单位为百分点，保留负值。（a）左图展示缺口大于 0、等于 0 和小于 0 的居民占比，分别表示自评退休收入低于、等于和高于个人理想目标。（b）右图展示缺口分布，每 10 个百分点为一组。区间左闭右开，最后一组包含右端点；0 计入 [0, 10)，100 计入 [90, 100]，虚线表示缺口为 0。

4.2.2 不同金融素养水平下的退休储蓄评价

为了解金融素养较高的居民是否准备得更充分，以及更好的收入准备是否意味着主观缺口更小，本节将退休收入准备与个人理想目标结合起来进行比较。图 4.2-2 显示了不同金融素养水平下居民的退休收入水平、理想退休收入水平以及主观退休收入缺口的情况，其中金融素养水平分为 0—5 分六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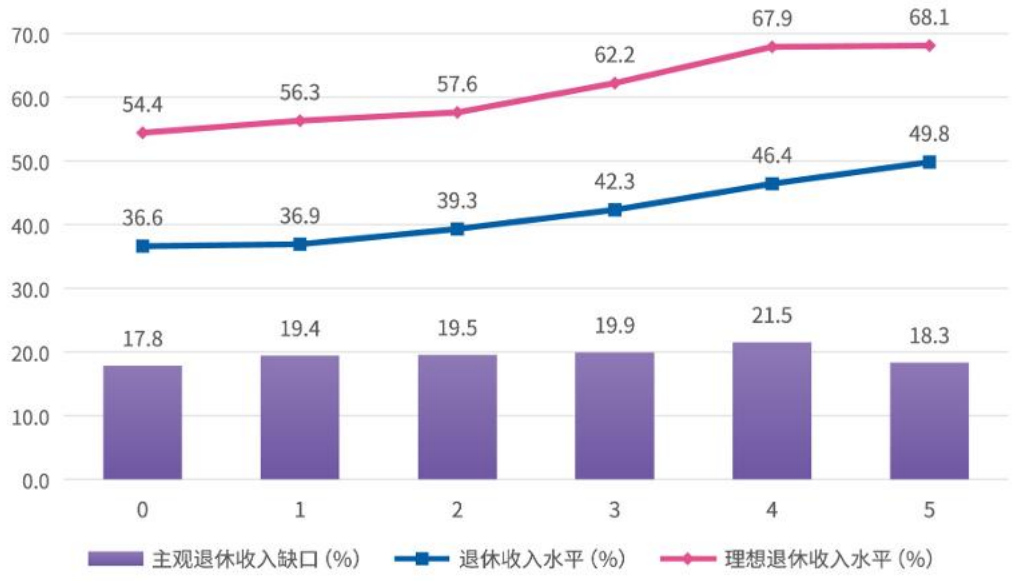


图 4.2-2　2026 年不同金融素养水平居民的退休收入与主观退休储蓄充分性

注：横轴为居民金融素养水平，按照 0、1、2、3、4、5 得分分类统计。

随着金融素养提高，居民的退休收入水平和理想退休收入水平均随之提高。退休收入水平由 0 分组的 36.6% 升至 5 分组的 49.8%，理想退休收入水平由 54.4% 升至 68.1%。这表明，金融素养水平较高的居民具有较好的退休收入准备。

然而，退休收入准备改善，并未同步表现为主观退休收入缺口缩小。在金融素养水平为 0—4 分的群体中，主观退休收入缺口总体扩大，由 0 分组的 17.8 个百分点升至 4 分组的 21.5 个百分点。从 0 分组到 4 分组，理想退休收入水平的上升幅度超过退休收入水平的上升幅度，呈现出“退休准备水平提升”与“主观缺口扩大”并存的现象。这意味着，收入准备虽然更好，但居民设定的理想目标也更高，与个人目标之间的距离仍可能扩大。金融素养水平为 5 分的群体则有所不同。与 4 分组相比，其退休收入水平由 46.4% 升至 49.8%，理想退休收入水平仅由 67.9% 小幅升至 68.1%，主观退休收入缺口因此回落至 18.3 个百分点，较 4 分组缩小 3.2 个百分点。

总体来看，金融素养与主观退休收入缺口的关系并非始终朝同一方向变化：0—4 分群体中，较好的收入准备伴随着总体更大的主观缺口；到 5 分组，收入准备进一步改善，主观缺口随之缩小。这也提示，对退休储蓄充分性的理解，需要同时考虑居民准备得怎么样，以及其理想收入目标是如何形成的。下一节将进一步分析理想收入目标随金融素养提高的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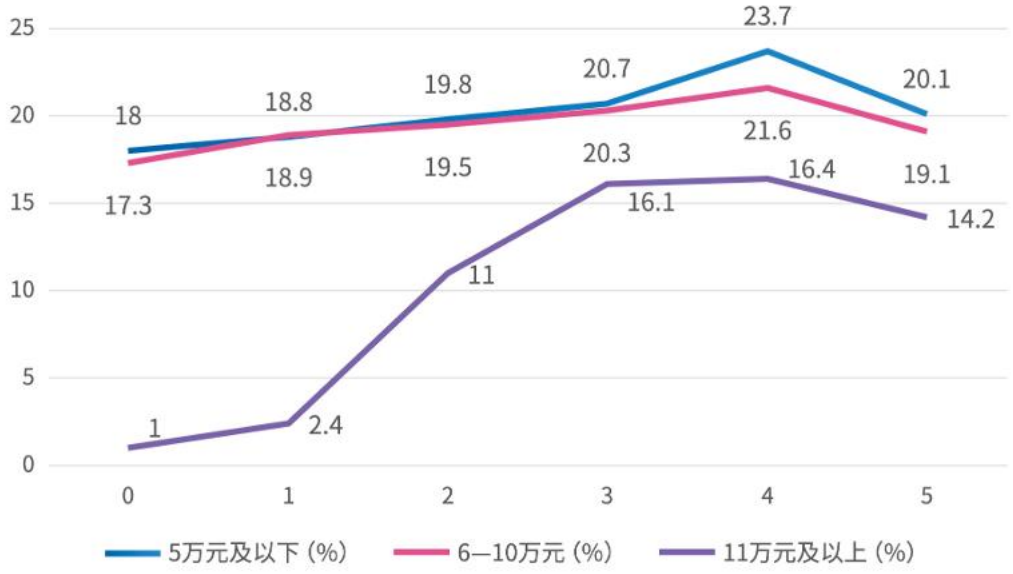


图 4.2-3　不同收入受访者的金融素养与主观退休收入缺口

注：横轴为居民金融素养水平，按照 0、1、2、3、4、5 得分分类统计。

为考虑收入因素的影响，图 4.2-3 选取过去一年个人税后年收入在 5 万元及以下的 2,179 名受访者，比较不同金融素养得分组的退休收入水平和主观缺口。从 0 分组到 4 分组，平均主观退休收入缺口总体扩大，由 18.0 个百分点增至 23.7 个百分点。与 0 分组相比，4 分组自评能达到的退休收入水平更高，但理想退休收入水平高出更多。5 分组的理想退休收入水平与 4 分组接近，自评能达到的退休收入水平更高，平均缺口回落至 20.1 个百分点。这一总体走势与图 4.2-2 的全样本结果一致。

为考虑收入因素的影响，图 4.2-3 按过去一年个人税后年收入，将受访者分为 5 万元及以下、6 万—10 万元和 11 万元及以上三组，比较各组金融素养与主观退休收入缺口的关系。在三个收入组中，从 2 分组到 4 分组，平均主观退休收入缺口均有所扩大，到 5 分组又有所回落。可见，在同一收入档内，主观退休收入缺口也随着金融素养得分提高而持续上升，这一现象与图 4.2-2 的全样本结果一致。

4.3 为什么“金融素养越高，居民主观退休收入缺口反而总体越大”？

前文显示，随着金融素养提高，居民的退休收入水平提高，但主观退休收入缺口却没有同步缩小。在金融素养水平为 0—4 分的群体中，主观退休收入缺口总体扩大，5 分组相较 4 分组有所回落。理解这一现象，需要同时考察金融素养与退休收入水平、理想退休收入水平的关系：居民的退休收入水平提高了，对理想退休收入水平的判断也可能发生变化。本节从退休需求提升和养老估算偏差两个角度，解释这两种变化为何可能同时发生。

4.3.1 退休需求提升与养老估算偏差的两种可能解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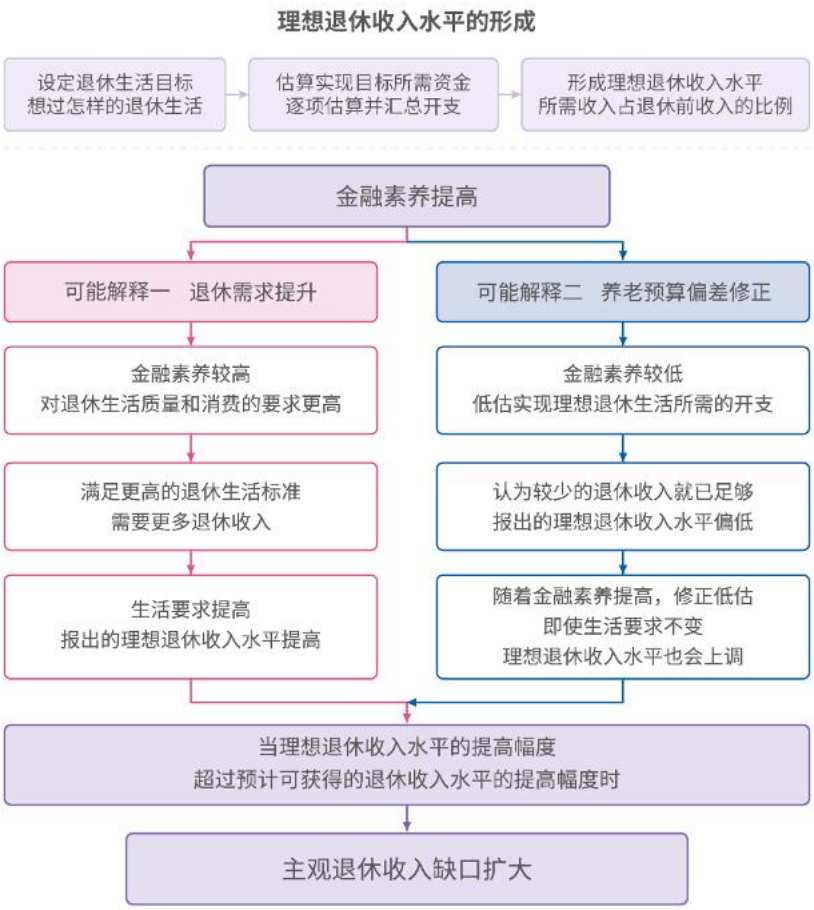


图 4.3-1　金融素养与主观退休收入缺口的两种可能解释

理想退休收入水平取决于居民设定的退休生活目标，以及对实现这一目标所需资金的估算。退休生活目标包括希望维持的日常消费水平、居住条件和医疗照护安排。确定目标后，居民可以按预计价格、使用频次和持续时间逐项估算开支，把生活要求转化为月度或年度预算。据此判断每月或每年需要多少退休收入，再与相应的退休前月收入或年收入相比，便得到以百分比表示的理想退休收入水平。

在理想退休收入水平给定的情况下，退休收入水平提高，主观退休收入缺口应当缩小。前文分组结果显示，金融素养水平较高的群体，退休收入水平和理想退休收入水平均较高。0 分组的平均理想退休收入水平为 54.4%，5 分组为 68.1%。当两项收入水平同时提高时，主观退休收入缺口取决于两者提高幅度的比较。一个直观解释是，居民对退休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因而提高了理想退休收入水平。另一种解释是，居民原先低估了实现理想退休生活需要多少收入，随着金融素养提高，逐步修正了偏低的估计。

从退休需求提升的视角来看，金融素养提高可能提高居民对退休生活质量和消费水平的要求，进而扩大其主观退休收入缺口。已有研究发现，金融素养与退休规划、储蓄计算密切相关（van Rooij et al.，2012；Lusardi and Mitchell，2014）。随着对退休生活安排的了解加深，居民可能希望获得更好的医疗和照护服务、安排更丰富的休闲活动，或者多留一些资金应对意外。这些变化意味着居民为退休生活设定了更高标准，所要求的理想退休收入水平也随之提高。在这一路径下，金融素养提高既可能伴随退休收入水平提高，也可能提高居民对退休生活的要求。当理想退休收入水平的提高幅度超过退休收入水平的提高幅度时，主观退休收入缺口就会扩大。这可以解释为什么退休收入水平较高的群体，主观退休收入缺口未必更小。据此提出：

假说 1：金融素养通过提高居民对退休生活质量和消费水平的要求，提高其理想退休收入水平。

从养老估算偏差的视角来看，金融素养较低的居民可能低估退休后需要多少钱，因而报出偏低的理想退休收入水平。估计养老需要多少钱，要考虑退休后的生活开支、医疗照护费用，以及这些支出如何由未来收入和已有资金承担。长寿和医疗支出是影响退休资金需求的重要因素（Skinner，2007；De Nardi et al.，2010）。如果对相关问题了解不充分，居民就可能漏算部分开支，或者把维持理想退休生活所需的收入估得过低。如果认为养老生活花不了那么多钱，就会认为较低的退休收入比例已经足够，从而报出较低的理想退休收入水平。以这个偏低的理想退休收入水平衡量时，居民的主观退休收入缺口也会较小。因此，较小的主观退休收入缺口可能来自对资金需求的低估，而不一定意味着准备更加充分。

随着金融素养提高，居民对养老支出和收入安排的理解更加充分，可能重新估计实现原有生活目标需要多少收入。例如，某人退休前月收入为 1 万元，起初认为退休后每月 5000 元就能过上满意的生活，理想退休收入水平为 50%；重新核算后发现，同样的生活安排每月需要 7000 元，理想退休收入水平就会提高到 70%。在这个例子中，生活要求没有提高，变化的是对实现原有生活要求所需收入的估计。按照这一解释，低金融素养群体低估养老需求，报出的理想退休收入水平较低；金融素养较高的群体对需求估计更充分，报出的理想退休收入水平也较高。因此，随着金融素养提高，即使退休收入水平也有所提高，只要理想退休收入水平的上

1. De Nardi, M., E. French, and J. B. Jones, 2010, “Why Do the Elderly Save? The Role of Medical Expens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8(1), 39–75. [DOI](https://doi.org/10.1086/651674)
2. Lusardi, A., and O. S. Mitchell, 2014, “The Economic Importance of Financial Literacy: Theory and Evidence”,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52(1), 5–44. [DOI](https://doi.org/10.1257/jel.52.1.5)

调幅度更大，主观退休收入缺口仍会扩大。居民对所需收入认识得更加充分，可能使其更清楚地认识到自身的主观退休收入缺口。据此提出：

假说 2：对于低估养老需求的居民，金融素养通过帮助其更充分地估计实现原有退休生活目标所需的收入，修正偏低的理想退休收入水平。

两种解释都围绕同一问题展开：随着金融素养提高，退休收入水平提高了，主观退休收入缺口为何仍未同步缩小。二者的区别在于，第一种解释认为居民提高了退休生活要求，第二种解释认为居民更充分地估计了实现原有生活要求所需的收入。图 4.3-1 同时呈现退休收入水平的变化和理想退休收入水平的两种可能变化路径，以说明主观退休收入缺口取决于两者提高幅度的比较。

4.3.2 “退休生活期望”解释的验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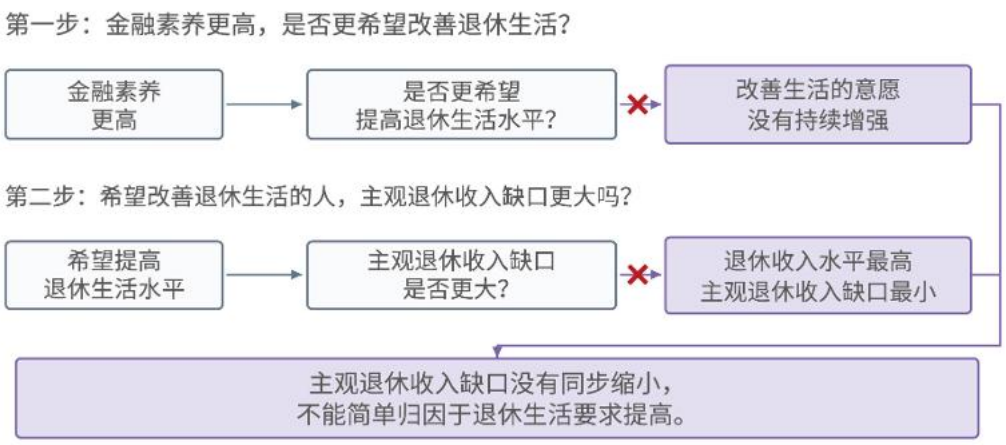


图 4.3-2　金融素养、退休生活期望与主观退休收入缺口的分析逻辑

退休生活要求提高，是解释主观退休收入缺口未同步缩小的一种可能思路。如果金融素养较高的居民更希望改善退休生活，就可能设定更高的理想退休收入目标；当这一目标的提高幅度超过预计可获得的退休收入水平的提高幅度时，主观退休收入缺口就会扩大。图 4.3-2 将这一解释分为两步考察：第一，金融素养较高的居民，是否更希望提高退休生活水平；第二，希望提高生活水平的居民，主观退休收入缺口是否更大。

退休生活期望反映的是居民希望退休后的生活相对现在发生怎样的变化。问卷以受访者当前生活水平为参照，将回答分为提高生活水平、维持现有水平和降低生活要求三类。因此，这一指标不能直接用来比较不同居民的绝对消费水平。例如，当前生活水平不同的两个人，即使都希望维持现有水平，退休后所需的收入也可能不同。调查中，53.6% 的居民希望维持现有水平，22.5% 希望提高生活水平，23.9% 接受降低生活要求。

3. Skinner, J., 2007, “Are You Sure You’re Saving Enough for Retire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1(3), 59–80. [DOI](https://doi.org/10.1257/jep.21.3.59)
4. van Rooij, M. C. J., A. Lusardi, and R. J. M. Alessie, 2012, “Financial Literacy, Retirement Planning and Household Wealth”, The Economic Journal, 122(560), 449–478. [DOI](https://doi.org/10.1111/j.1468-0297.2012.02501.x)

第一步比较发现，希望提高退休生活水平的比例，并未随着金融素养得分提高而持续上升。图 4.3-3 显示，金融素养 5 分群体中，希望提高生活水平的比例为 25.9%，高于 0 分群体的 14.6%；但 4 分群体的这一比例为 18.4%，低于 1—3 分群体的 23.6%—23.7%。因此，虽然最高分组比最低分组更希望改善生活，各组之间并未呈现得分越高、改善生活意愿就持续增强的规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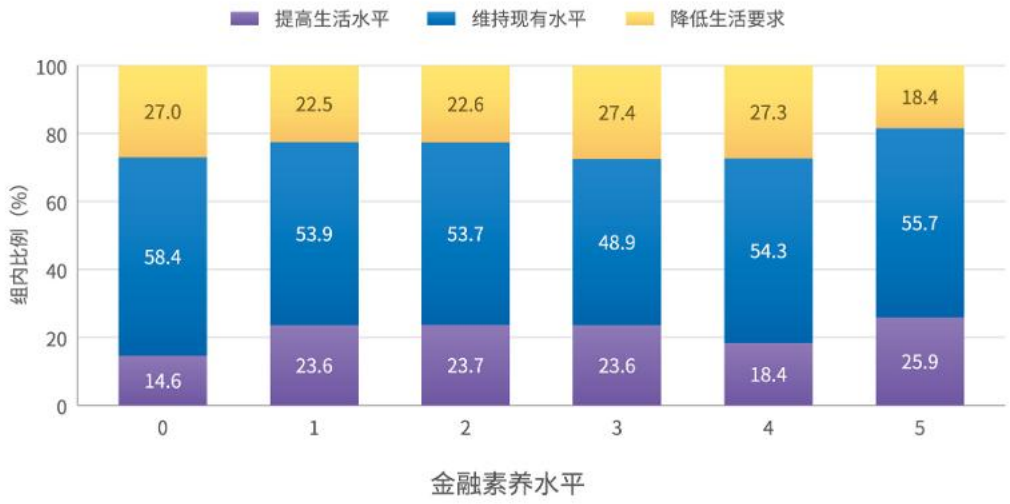


图 4.3-3　不同金融素养水平下的退休生活期望

注：横轴为金融素养得分，范围为 0—5 分；各类比例按该得分组内人数计算。退休生活期望以受访者当前生活水平为参照。数据来自 2026 年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调查，样本量为 4058，未加权；四舍五入可能使各组比例之和不等于 100%。

这一结果说明，金融素养较高并不必然对应更强的生活改善意愿，但仅凭上述分组比较，还不能排除金融素养与生活期望之间存在联系。要判断退休生活要求能否解释收入缺口，还需要进一步比较不同生活期望群体的收入目标、收入准备及两者之间的差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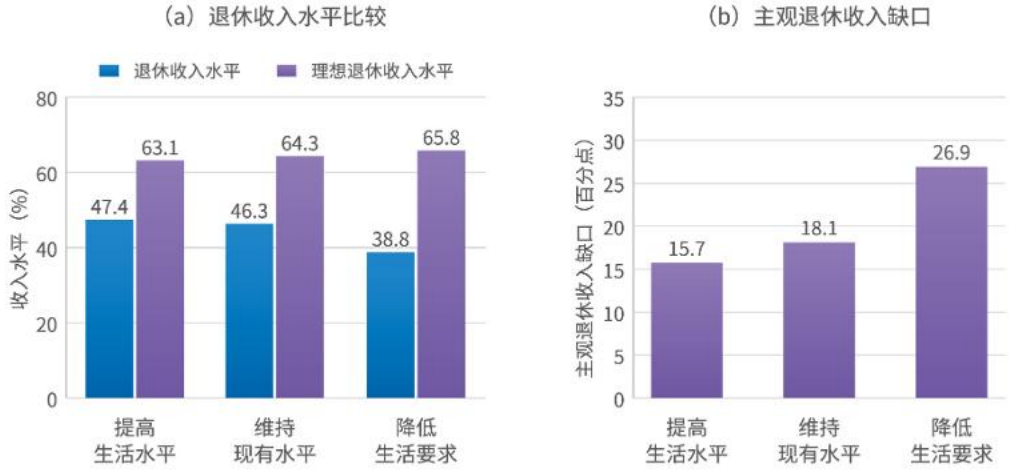


图 4.3-4　不同退休生活期望群体的主观退休收入缺口

第二步比较发现，希望提高退休生活水平的居民，退休收入水平最高，主观退休收入缺口反而最小。图 4.3-4 显示，希望提高生活水平的居民，退休收入水平平均为 47.4%，理想退休收入水平为 63.1%，主观退休收入缺口为 15.7 个百分点；维持现有水平的居民分别为 46.3%、64.3% 和 18.1 个百分点；接受降低生活要求的居民分别为 38.8%、65.8% 和 26.9 个百分点。希望改善生活的群体并未表现出更大的主观退休收入缺口。

这些结果更符合另一种解释：居民可能会根据自己的收入准备情况调整退休生活期望。退休收入水平较高的人，更有条件期待退休后改善生活；退休收入水平较低的人，则可能因为收入准备有限而接受降低生活要求。后者即使接受降低生活要求，主观退休收入缺口仍然较大。这说明，较低的退休生活期望可能反映收入条件的限制，并不意味着养老收入需求已经得到满足。两步比较表明，主观退休收入缺口未同步缩小，不能简单归因于金融素养较高的居民提出了更高的退休生活要求。下一节将进一步考察另一种可能：部分居民原先低估了养老需要多少钱，随着金融素养提高，对原有生活目标所需收入的估计更加充分，进而修正偏低的理想退休收入水平。

4.3.3 “养老估算偏差”解释的验证

养老估算偏差提供了一种解释：居民认为退休收入缺口较小，可能是因为低估了养老需要多少钱。如果漏算或低估了部分养老开支，居民就可能认为较低的退休收入已经足够，从而报出偏低的理想退休收入水平。随着金融素养的提高，居民可能更充分地认识到这些开支，即使对退休生活的要求没有改变，也会相应上调理想退休收入目标。当这一上调幅度超过预计可获得的退休收入水平的提高幅度时，主观退休收入缺口就会扩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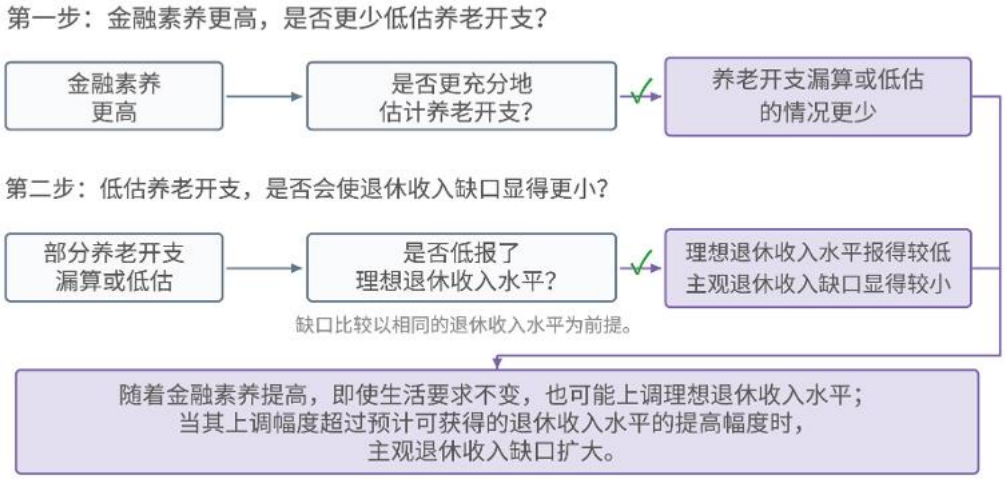


图 4.3-5　养老估算偏差的修正与主观退休收入缺口

图 4.3-5 将这一解释分为两步考察：第一，金融素养较高的居民，是否更少出现养老估算偏差；第二，存在养老估算偏差的居民，是否报出了较低的理想退休收入水平，并表现出较小的主观退休收入缺口。下面先说明养老估算偏差的识别方法，再分别考察这两方面的关系。

本节统一使用“是否存在养老估算偏差”这一指标，识别理想退休收入与预计养老服务费用不匹配的情况。问卷中的养老服务费用，包括聘请护工、入住养老机构的房租和服务费，不包括日常饮食和医疗支出，也未考虑通货膨胀。计算时，将受访者填写的每月养老服务费用乘以 12，换算为全年费用，再除以个人年收入，得到养老服务费用占收入的比例：

$$\text{养老服务费用占收入比例} = \frac{\text{预计每月养老服务费用} \times 12}{\text{个人年收入}} \times 100\%$$

当这一比例大于或等于受访者所报的理想退休收入水平时，记为“存在养老估算偏差”，指标取值为 1；否则记为“未发现养老估算偏差”，指标取值为 0。在相同收入基准下，如果仅养老服务费用就已达到或超过理想退休收入，意味着这一收入目标可能没有为日常饮食、医疗等其他开支留出足够空间。例如，个人年收入为 6 万元、预计每月养老服务费用为 4000 元，则全年养老服务费用占收入的 80%；若所报理想退休收入水平为 80% 或更低，就按上述标准归入存在养老估算偏差组。“未发现养老估算偏差”仅表示未出现上述不匹配，并不意味着已经充分考虑了所有养老开支。

第一步比较发现，金融素养较高的居民，存在养老估算偏差的比例总体较低。图 4.3-6 显示，按照上述标准，47.9% 的居民存在养老估算偏差。金融素养得分为 0—2 分的群体，这一比例处于 57.3%—59.2% 之间；此后随得分提高而逐步下降，5 分群体降至 40.3%，比 2 分群体低 18.9 个百分点。这表明，金融素养较高的居民，其理想退休收入与预计养老服务费用更少出现上述不匹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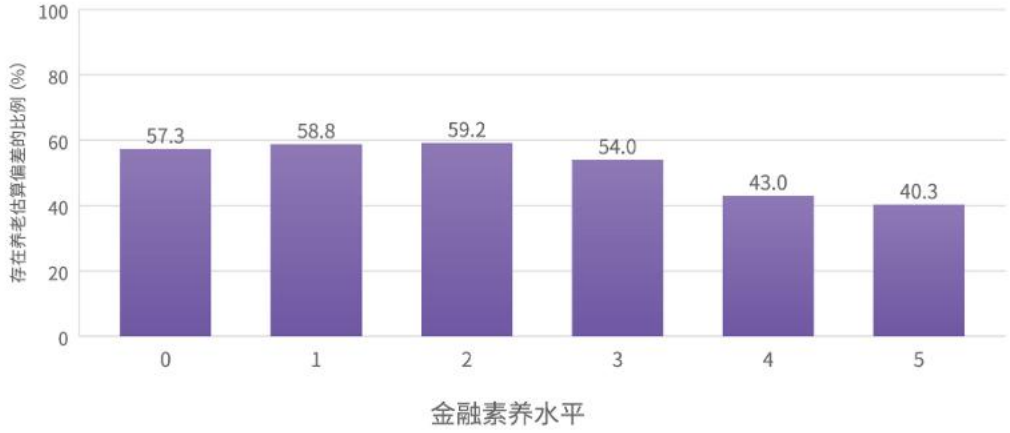


图 4.3-6　不同金融素养水平下存在养老估算偏差的居民比例

第二步比较发现，存在养老估算偏差的居民，所报理想退休收入水平较低，主观退休收入缺口也较小。图 4.3-7 显示，存在偏差组的退休收入水平平均为 37.6%，理想退休收入水平为 56.1%，主观退休收入缺口为 18.5 个百分点；未发现偏差组分别为 51.6%、72.1% 和 20.6 个百分点。存在偏差组的退休收入水平较低，所报理想退休收入水平低得更多，因此主观退休收入缺口反而小约 2 个百分点。可见，较小的缺口并不一定意味着准备更加充分，还需要考察居民设定的收入目标是否充分考虑了养老开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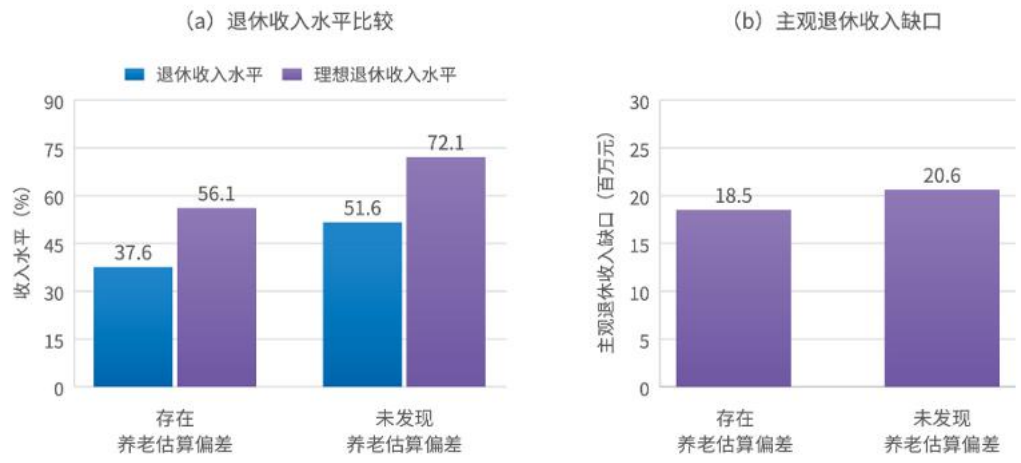


图 4.3-7　两类居民的主观退休收入缺口

这些结果为理解“金融素养提高、退休收入水平提高，但主观退休收入缺口未同步缩小”提供了解释。金融素养提高可能帮助居民更充分地考虑原先漏算或估低的养老开支，修正养老估算偏差。即使对退休生活的要求没有改变，居民也可能发现，维持原有生活安排需要比此前估计更多的收入，从而上调理想退休收入水平。

4.4 养老估算偏差与退休准备

前一节发现，存在养老估算偏差的居民，其退休收入水平和理想退休收入水平均较低，主观退休收入缺口也较小。这说明，仅凭主观退休收入缺口的大小，还不能判断居民的退休准备是否充分。为进一步了解这一群体的准备状况，本节从综合评价和具体行为两方面展开比较：先考察退休准备总指数及六个维度，再考察金融产品采用、预防性储蓄安排和个人养老金参与。由此判断，较小的主观退休收入缺口是否也伴随着较好的综合退休准备和更积极的准备行为。

4.4.1 养老估算偏差与退休准备水平

图 4.4-1 展示了两类居民的退休准备总指数及六个维度得分。存在养老估算偏差组的总指数为 5.58 分，低于未发现偏差组的 5.87 分，相差 0.29 分。按照报告既定分档，存在偏差组中总指数低于 6 分的居民占 62.33%，未发现偏差组为 53.00%，前者高 9.33 个百分点。可见，存在养老估算偏差的居民虽然主观退休收入缺口较小，但其退休准备总指数也较低。主观退休收入缺口反映收入准备与居民自报理想退休收入水平的比较，总指数则综合反映其准备意识、规划、储蓄评价和信心，两者不能相互替代。

六个维度的比较显示，存在养老估算偏差的居民在退休责任意识、财务规划认知水平、财务问题理解能力、退休计划完善度、退休储蓄充分度和取得期望收入的信心等方面，得分均低于未发现偏差的居民。其中，退休储蓄充分度分别为 3.83 分和 4.18 分，是六个维度中组间差

异最大的一项。这种一致的差异可能与退休需求判断和准备过程中共同存在的规划不足有关：对养老责任和财务规划重视程度较低，可能使居民缺少主动测算养老支出、及早安排储蓄的动力；对自身财务理解能力缺乏把握，也可能增加制定具体退休计划的困难。对退休需要多少钱估计不足，与计划和储蓄安排不够完善，因而可能同时出现。这既能解释该群体为何报出较低的理想退休收入水平，也有助于理解其六个维度得分为何普遍较低。因此，存在养老估算偏差的居民，并非对自身准备的各个方面都更乐观：其主观退休收入缺口较小，但对计划完善程度、储蓄充分程度和收入信心的评价仍然较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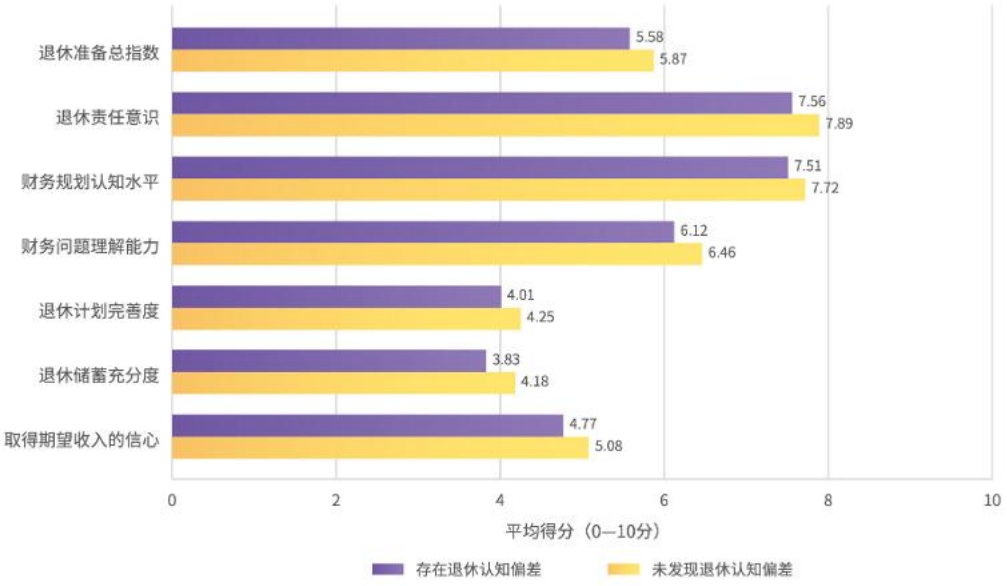


图 4.4-1　不同养老估算偏差群体的退休准备总指数及六个维度比较

注：分组沿用图 4.9 口径，两组人数分别为 1935 和 2102。图中为退休准备总指数及六个维度的组内平均得分，分值范围为 0—10 分。财务问题理解能力为自评指标，与前文通过金融素养问题衡量的金融素养含义不同。统计未加权。



4.4.2 养老估算偏差与退休准备行为

在退休准备总指数较低之外，存在养老估算偏差的居民，在具体准备行为上是否也表现出差异？本节进一步考察金融产品采用、预防性储蓄安排和个人养老金参与。在金融产品采用方面，问卷询问居民：“您目前（或曾经）采用了哪些方式来进行退休财务准备？”该题为多选题，其中退休财务准备是指通过储蓄和投资，为退休后的生活提供足够的资金，以维持生活质量。本文选取银行储蓄或低风险理财、股票和基金投资、人寿保险和商业养老保险、商业健康和医疗保险，以及信托、私人银行等财富管理方式，比较两类居民的采用情况。

图 4.4-2 显示，存在养老估算偏差的居民，目前或曾经采用至少一类所列金融产品进行退休准备的比例为 48.73%，低于未发现偏差居民的 60.09%，相差 11.35 个百分点。分产品看，存在偏差组采用银行储蓄或低风险理财、股票和基金投资、人寿保险和商业养老保险、商业健康和医疗保险的比例分别为 29.46%、14.26%、17.42% 和 17.00%，未发现偏差组则分别为 35.11%、19.65%、21.03% 和 23.50%。前四类产品均呈现存在偏差组采用比例较低的特点，其中商业健康和医疗保险相差 6.50 个百分点。这些差异涉及储蓄积累、投资和保险保障等多种退休准备方式。信托、私人银行等财富管理方式的采用比例则分别为 2.33% 和 1.76%，未呈现相同方向，两组比例均不足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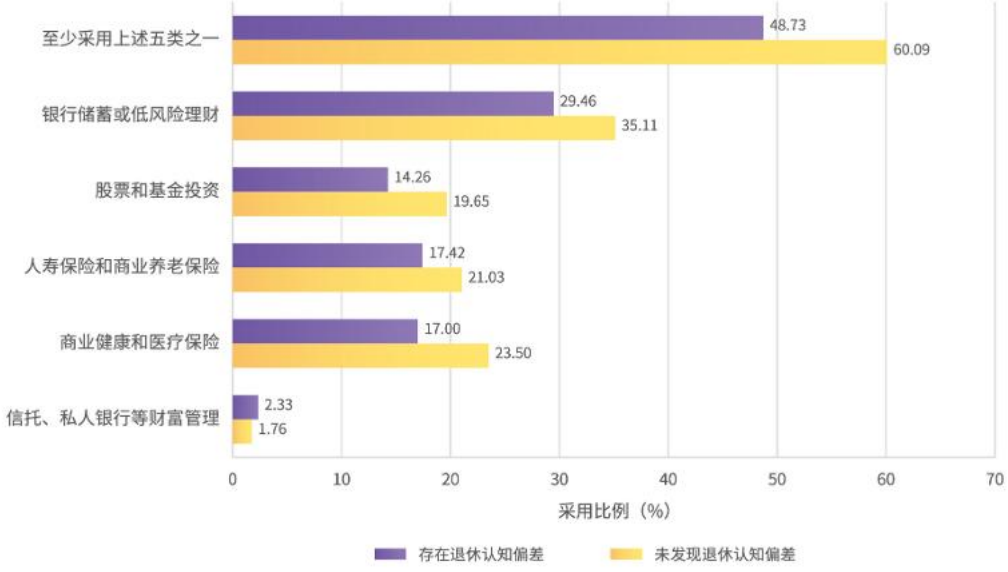


图 4.4-2 不同养老估算偏差群体的金融产品采用情况

注：分组沿用图 4.9 口径，两组分别为 1935 人和 2102 人。依据问卷 QR11 统计目前或曾经采用相关方式进行退休财务准备的组内比例；“至少采用上述五类之一”按五类选项的并集统计，同一人只计一次。该题为多选，各项比例不要求合计为 100%。图中为未加权的原始比例，各比例与差额分别按未舍入数据计算后四舍五入。

图 4.4-3 进一步比较家庭储蓄准备和个人养老金参与。对于是否会开展预防性储蓄或预留可支付三个月开支的应急基金，存在偏差组回答“是”的比例为 80.83%，低于未发现偏差组的 87.25%，相差 6.42 个百分点。个人养老金开户比例也呈现相同方向，存在偏差组为 63.67%，未发现偏差组为 67.94%，相差 4.27 个百分点。这说明，两类居民的差异还体现在家庭财务缓冲安排和个人养老金账户参与上。

在缴存水平方面，已开通个人养老金账户的居民中，存在偏差组报告开户后平均每年缴存 12000 元的比例为 7.14%，未发现偏差组为 11.97%，相差 4.83 个百分点。在全体有效样本中，未来一年计划缴存 12000 元的比例则分别为 7.13% 和 10.80%，相差 3.67 个百分点。可见，存在偏差组在问卷所列最高缴存档位上的参与和计划比例也较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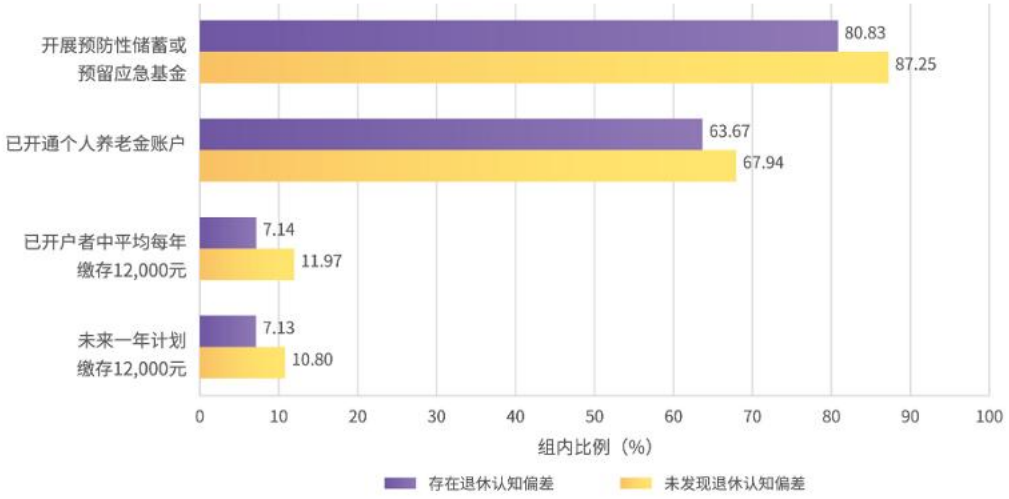


图 4.4-3 不同养老估算偏差群体的退休储蓄准备及缴存计划

上述分组结果表明，存在养老估算偏差的居民，虽然主观退休收入缺口较小，但在多类金融产品采用、预防性储蓄安排及个人养老金参与方面，准备行动相对较少。值得指出的时，这些行为差异也与收入、财富等条件有关。以上关于养老估算偏差与退休相关行为的分析仅表达二者的相关性，并不表示二者的因果关系。帮助居民合理估算养老需求，还应与储蓄安排和养老金融工具使用方面的指导结合起来。

4.5 本章小结

本章围绕金融素养、养老估算偏差与主观退休储蓄充分性的关系展开分析。问卷通过五个涉及利率、通货膨胀、金融风险、抵押贷款以及债券定价等金融概念的调查问题，对居民金融素养水平进行评估。结果表明，居民对利率、通货膨胀、金融风险等基本概念的掌握程度相对较高，48% 能够全部答对这三个问题；但在加入更复杂的抵押贷款以及债券定价问题后，全部答对五道问题的比例下降至 28%。即便是收入较高、教育水平较高以及从事金融业的居民，全

部答对五道金融素养问题的比例仍不足 40%，反映出居民在复杂金融素养方面掌握程度有限。

居民普遍面临主观退休收入缺口。以退休前收入为参照，受访者自评当前或预计的退休收入水平平均为 44.7%，理想退休收入水平为 64.4%，主观缺口平均为 19.7 个百分点，78.6% 的居民所报退休收入水平低于理想水平。随着金融素养提高，两项收入水平均有所提高，但主观缺口没有同步缩小：在 0—4 分群体中总体扩大，到 5 分组有所回落。这表明，退休收入水平提高与主观缺口扩大可以同时出现，关键在于理想退休收入水平是否提高得更多。

上述现象不能简单归因于退休生活要求提高。希望提高生活水平的比例并未随金融素养持续上升；在不同生活期望群体中，希望改善退休生活的居民，退休收入水平最高、主观缺口最小，接受降低生活要求的居民则相反。这些结果更符合居民依据收入准备调整生活期望的解释：准备条件较好的人更有条件期待改善生活，准备有限的人则可能因资金约束而降低生活要求。较低的生活期望并不意味着养老收入需求已经得到满足。

养老估算偏差提供了另一种解释。按照理想退休收入水平与预计养老服务费用是否匹配的口径，47.9% 的居民存在养老估算偏差，金融素养较高群体的这一比例总体较低。存在偏差的居民，退休收入水平较低，所报理想退休收入水平低得更多，主观缺口反而较小。这些结果与预算偏差得到修正的解释相符：金融素养提高可能帮助居民补算漏算或估低的养老开支，即使生活要求不变，也可能上调理想退休收入水平。当这一上调幅度超过退休收入水平的提高幅度时，主观缺口就会扩大。因此，主观缺口扩大可能反映对养老开支认识得更充分，而不一定意味着收入准备变差。

进一步比较发现，存在养老估算偏差居民的退休准备指数为 5.58 分，低于未发现偏差居民的 5.87 分，六个维度的得分也均较低。前者目前或曾经采用至少一类所列金融产品进行退休准备的比例为 48.73%，低于后者的 60.09%；预防性储蓄安排和个人养老金开户也呈现类似差异。可见，较小的主观退休收入缺口并不代表计划更完善、储蓄更充足或行动更积极，评价退休准备需要结合收入预期、养老估算和具体行为。

上述发现表明，改善退休准备，需要把金融素养普及、养老估算测算和持续积累结合起来。应帮助居民将养老服务、日常生活和医疗等开支纳入预算，结合预计退休收入和可用于养老的资产，合理估算资金需要；再根据收入能力和家庭情况，制定可执行的储蓄与保障计划，并定期检查和调整。退休准备改善应体现为更合理的养老估算和更充分的资金准备，不能仅以降低生活期望或缩小报告的主观退休收入缺口作为判断依据。



05·灵活就业家庭退休财务准备与充足性评估

05. 灵活就业家庭退休财务准备与充足性评估

前文基于主观评价维度分析了灵活就业群体的退休准备认知与预期水平，但主观感受与家庭实际财务保障能力之间往往存在一定偏差。为系统呈现灵活就业家庭退休准备的真实保障基础，本章以家庭为评估单元，基于专题调研收集的参保记录、家庭收支与资产负债信息，通过设定递进式风险情景开展退休财务充足性的客观测算，并与同一样本的主观储蓄评价形成对照，进一步揭示灵活就业群体养老保障的实际水平与结构性特征。

本章分析沿用第二章所述的灵活就业专题调研样本，调研对象为 20~60 岁灵活就业人员。覆盖个体经营类、非全日制就业、新业态就业三类主要就业形态。测算依次覆盖基本生活保障、常规医疗支出、重大疾病冲击、长期失能照护四类情景，逐步量化不同风险层级下家庭养老资源的覆盖能力，并结合参保类型、收入水平、资产规模、保障配置等维度展开异质性分析，为理解灵活就业家庭的退休准备状况提供客观依据。

参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的意见（国办发〔2020〕27 号）》的分类标准，样本覆盖个体经营者、非全日制从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三类主要就业形态，各类人群的定义与职业画像如表 5-1 所示。样本的年龄、性别、学历及就业类型分布已在第二章详细说明，本章不再重复列示对应统计表格。

表 5-1 灵活就业人员分类及其职业画像

三种类型	定义	职业画像
个体经营者	劳动者以个人或家庭为基本经营单元，自主开展生产经营或劳务服务活动、不与用人单位建立全日制劳动关系，依靠自有技能、小额资本投入获取经营收入的就业形态（不包括领取营业执照的个体工商户）。	• 非登记型家庭手工从业者（如来料加工服饰配饰、手作工艺品代卖） • 无固定场所的个体家政服务人员（如私人接单的育儿嫂、护工） • 临时农副产品贩售者（如农户进城售卖自种瓜果、土特产） • 街边流动果蔬摊贩、小区便民修鞋修伞师傅、夜市小吃摊主
非全日制从业人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章第三节规定，非全日制用工，是指以小时计酬为主，劳动者在同一用人单位一般平均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四小时，每周工作时间累计不超过二十四小时的用工形式。	• 商超临时促销员、影院 / 展会兼职检票员与引导员 • 健身房兼职操课教练、舞蹈工作室代课老师 • 企业 / 机构兼职前台、周末兼职行政助理 • 学校 / 培训机构兼职讲师、社区老年大学代课教师
新就业形态人员	依托电子商务、网络约车、网络送餐、快递物流等新业态平台实现就业，但未与新业态平台相关企业建立劳动关系的从业人员。	• 电商领域：个人网店店主（未注册企业）、平台直播带货达人（个人身份合作）、电商平台个人选品专员 • 出行配送领域：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同城即时配送跑腿员、快递驿站个人承包配送员 • 线上服务领域：平台签约自媒体博主、远程在线家教（个人对接平台）、AI 数据标注员（平台派单）

本章客观测算口径与前文家庭定义保持一致：评估单元为居民家庭，核算范围涵盖夫妻双方及未婚子女；养老资源统筹计入家庭成员的养老保险待遇、家庭可变现金融资产与持续性收入；养老支出涵盖家庭全体成员的基本生活开支以及医疗照护费用。沿用已复核模型口径开展样本清洗：原始 2000 户样本中，剔除 4 户支出题项缺失样本、16 户折算后基本生活月支出低于 500 元的异常样本，最终有效样本 1980 户。中位数、低支出户数占比基于全部有效样本计算，保留真实零支出观测；均值口径单独限定为正支出样本，并剔除该子集最高 1% 的极端高值后测算。

本章遵循基础禀赋、整体测算、情景分解、认知对照的递进逻辑展开研究，整体分析框架如表 5-2 所示。5.1 节从资源禀赋考察维度切入，系统梳理灵活就业家庭的社会保障水平、收支结构与资产负债特征，为后续测算奠定现实基础；5.2 节开展总体充足性测算，以家庭为评估单元呈现退休财务准备的整体水平与群体分化特征；5.3 节进行分情景风险分解，依次考察基本生活、常规医疗、重大疾病、失能照护四类风险层级下的财务缺口特征，逐步揭示不同风险冲击下的保障短板；5.4 节聚焦于主客观认知对照，对比主观退休准备评价与客观财务测算结果的一致性，识别偏差的分布特征与影响群体，最终形成从现状到测算、从整体到细分、从客观结果到主观认知的完整分析逻辑。

表 5-2 本章架构

分析层次	对应章节	核心研究问题
资源禀赋考察	5.1 保障与家庭财务基础	灵活就业家庭的社会保障水平、收支结构、资产负债特征如何？
总体充足性测算	5.2 退休财务充足性测算与总体结果	以家庭为单位，总体退休财务准备情况如何？不同群体间存在何种分化？
分情景风险分解	5.3 分情景充足性分析	基本生活、常规医疗、重大疾病、失能照护四类情景下，财务缺口分别呈现何种特征？
主客观认知对照	5.4 主观评价与财务测算对照	主观准备评价与客观准备结果是否一致？偏差存在于哪些家庭群体？

5.1 保障与家庭财务基础

灵活就业群体的退休财务充足性，是制度性保障水平与家庭自身财务禀赋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进入退休财务充足性测算之前，有必要先对灵活就业家庭的保障基础与财务状况进行考察，作为后续分析的事实基础。本节从基本保障、补充保障、家庭收支、资产负债四个维度展开描述，旨在呈现灵活就业家庭财务基础的整体水平与结构性特征。需说明的是，本节以现状描述与事实呈现为主，这些特征以及不同群体的异质性差异如何共同影响其退休财务充足性，将在 5.2 及后续情景测算中进一步考察。

5.1.1 基本保障结构

基本养老保障层面，近八成灵活就业群体有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经历，低于一般居民群体。基本养老保险分为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以下简称“职工养老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以下简称“居民养老保险”）两类。灵活就业群体更多选择参加居民养老保险，而一般居民群体更多选择职工养老保险。如图 5.1-1 所示，灵活就业群体中曾参加至少一种基本养老保险的比例为 77.9%，一般居民群体为 89.0%；其中曾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的比例为 31.4%，较一般居民群体低约 36 个百分点，曾参加居民养老保险的比例为 57.2%，较一般居民群体高出 19.9 个百分点。同时有过两类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经历的比例为 10.7%，低于一般居民的 15.4%。受高流动性就业特征影响，灵活就业群体跨城市参保现象较为普遍，在有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经历的人员中，19.5% 曾在多个城市缴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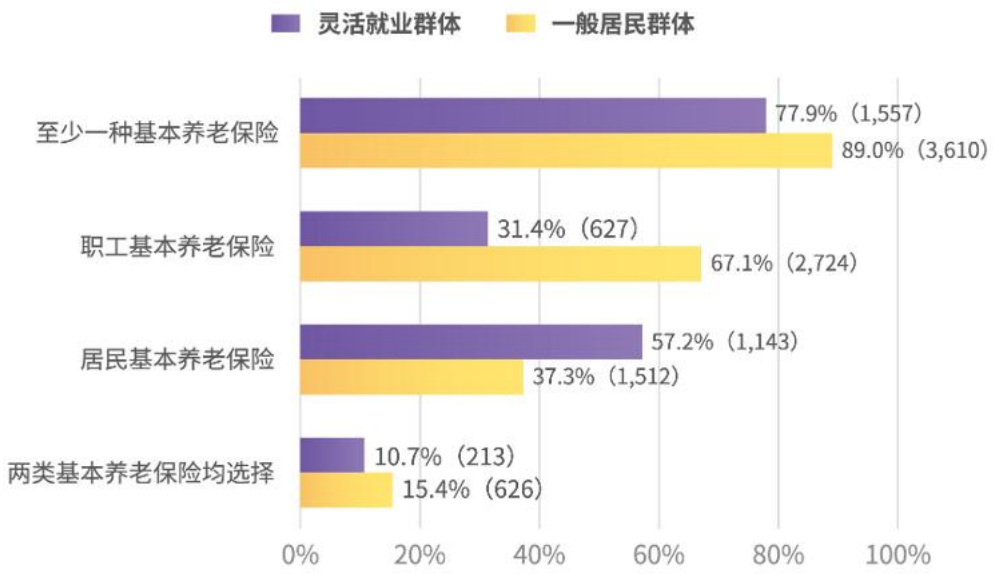


图 5.1-1　两类群体基本养老保险参保情况对比

灵活就业群体内部，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随年龄递增，分参保类型看亦是如此。如图 5.1-2 所示，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率从 20-29 岁的 71.6% 升至 50-60 岁的 95.9%；职工养老保险参保率随年龄增长逐步上升，40 岁后趋于平稳；居民养老保险参保率整体高于职工养老保险，各年龄组间波动相对较小。具体来看，20-29 岁、30-39 岁、40-49 岁、50-60 岁组的职工养老保险参保率分别为 28.4%、31.1%、39.8% 和 39.2%，居民养老保险参保率对应为 53.6%、60.0%、57.8% 和 64.9%。两类保险的参保差距在 30-39 岁组最大，达 28.9 个百分点，40-49 岁组收窄至 18.0 个百分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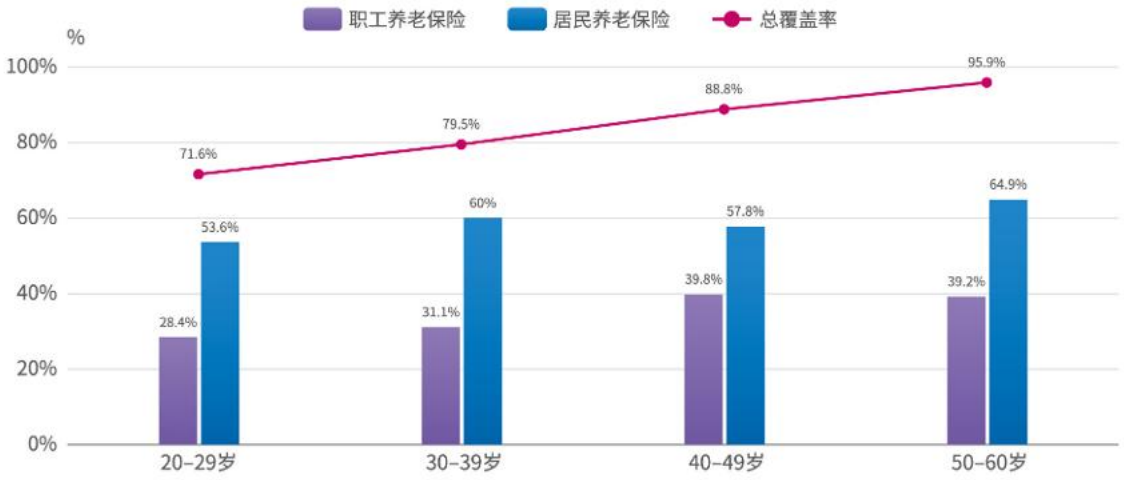


图 5.1-2　不同年龄组灵活就业群体基本养老保险参保情况

基本医疗保险层面，超过九成的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参保覆盖率高于基本养老保险。样本中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以下简称“职工基本医保”）或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以下简称“居民基本医保”）的受访者占比达 90.3%。从参保结构看，参加居民基本医保的比例为 61.6%，显著高于职工基本医保的 28.6%，有 5.6% 的受访者未参加任何一种基本医疗保险（图 5.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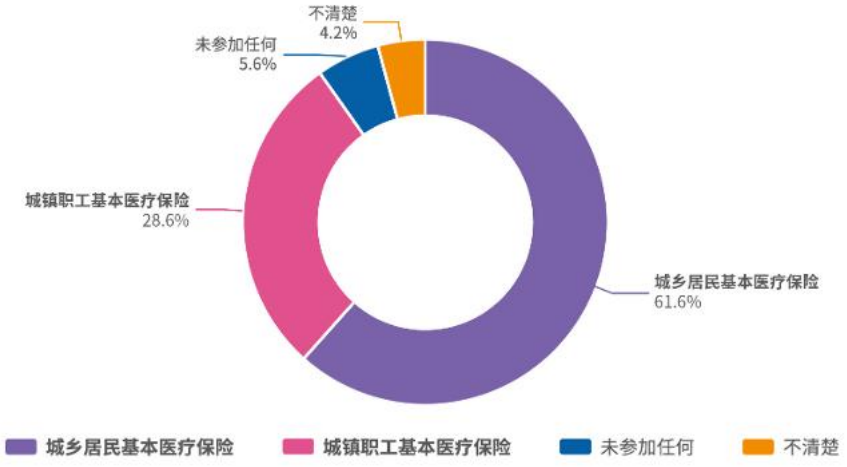


图 5.1-3　灵活就业群体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结构分布

分年龄组看，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随年龄递增，且在中青年群体中参保率高于基本养老保险。如图 5.1-4 所示，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率从 20-29 岁的 86.4% 升至 50-60 岁的 95.9%；职工医保参保率随年龄增长逐步上升，40-49 岁组达到峰值；居民医保参保率整体高于职工医保，各年龄组间波动相对较小。20-29 岁、30-39 岁、40-49 岁、50-60 岁组的职工医保参保率分别为 24.8%、29.6%、36.5% 和 33.8%，居民医保参保率对应为 61.6%、63.2%、57.0% 和 62.2%。两类保险的参保差距在 20-29 岁组最大，达 33.6 个百分点，40-49 岁组收窄至 20.5 个百分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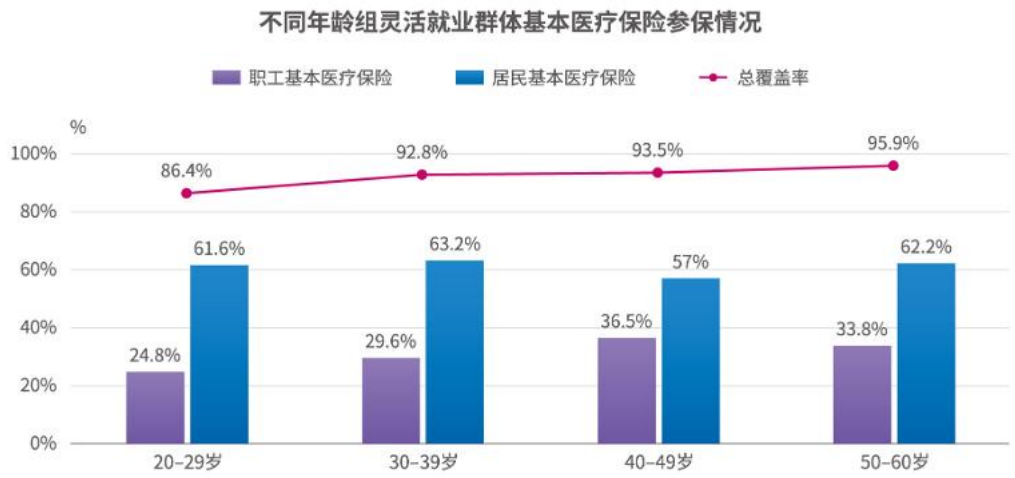


图 5.1-4　不同年龄组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对比

总体来看，灵活就业群体的基本保障在养老与医疗两项上呈现高度一致的结构特征：均以居民保险为主体，职工保险覆盖率整体偏低，且职工类参保率随年龄增长逐步上升、在 40-49 岁组达到峰值，相应地居民类参保率在该组有所回落。两项保险的差异主要体现在覆盖广度上：基本医保覆盖率明显高于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障参与更为充分，反映出灵活就业群体对基本医疗风险的防范意识相对更强。

5.1.2 补充保障配置

本节所称补充养老保障，是基本养老保险之外的市场化养老安排，涵盖企业（职业）年金、个人养老金以及商业养老保险等，对应我国养老保障体系的第二、第三支柱。具体而言，单位主导的第二支柱在灵活就业群体中几乎处于空白状态，5.0% 的灵活就业人员有企业 / 职业年金经历。这一特征与灵活就业的就业形态直接相关：缺乏稳定的用人单位作为参保依托，是职业关联型补充养老保险难以覆盖该群体的根本原因。第三支柱层面，个人养老金作为国家主导的制度性补充养老安排，在灵活就业群体中的开通比例为 32.1%，且已开通者中实际缴存比例达 88.8%，参与质量相对较高；商业养老保险作为市场化补充养老渠道，配置率为 20.9%，略低于个人养老金开通率，反映出制度性安排的政策认知度和实际参与度相对高于纯商业产品。

本节所称补充医疗保障，是基本医疗保险之外的医疗保障安排，对应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中的补充层，主要包括职工大额医疗补助、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单位补充医疗保险、商业健康

保险等。具体而言，商业健康和医疗保险配置率为 45.0%（见图 5.1-5），显著高于各类养老类补充保障的配置水平。这一结构与基本保障层面的特征高度一致：基本医保覆盖率（90.3%）明显高于基本养老保险（77.9%），医疗保障参与更为充分，反映出灵活就业群体对健康风险的防范意识相对更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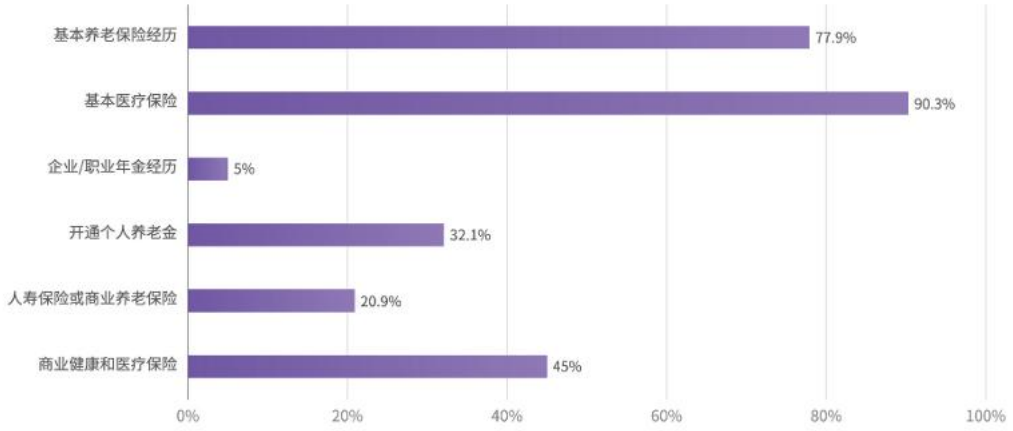


图 5.1-5　灵活就业群体保障配置结构分布

从风险属性差异分析，疾病风险具有当期性、高频性和冲击性特征，一旦发生将直接形成即时财务支出，因而更易获得群体的优先响应；而养老保障针对的是远期、渐进性的储备需求，在当期收入波动、收支压力较大的现实约束下，灵活就业群体往往优先保障近期的疾病风险应对，对长期养老储备的投入相对不足。这种风险时间维度上的优先级排序，是灵活就业群体补充保障“重医疗、轻养老”结构特征形成的重要原因。

5.1.3 家庭收支结构

从总体收支水平看，灵活就业群体家庭年收入中位数为 10 万元，低于一般居民群体的 12 万元；而灵活就业群体与一般居民的家庭年支出中位数基本相当，分别为 6.06 万元和 6.00 万元（见图 5.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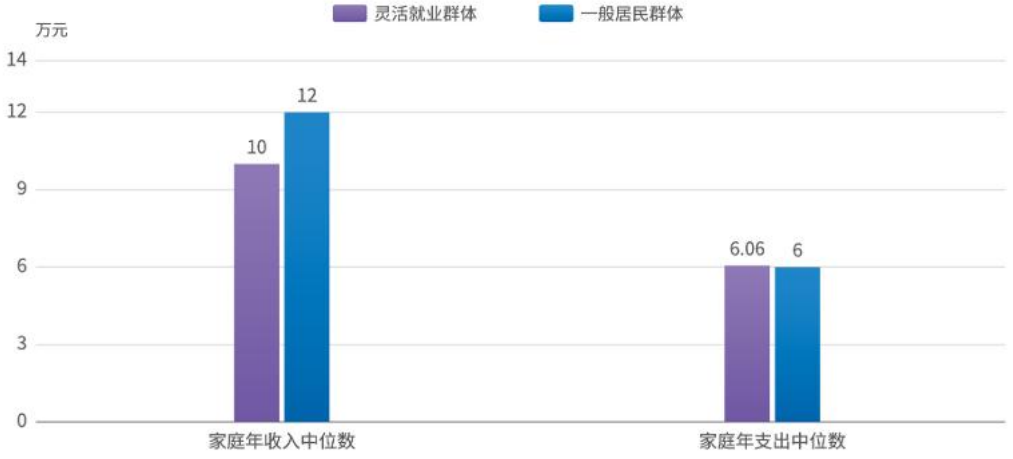


图 5.1-6　灵活就业群体与一般居民群体家庭收支中位数对比

从家庭收入结构看，灵活就业群体的收入来源高度集中于劳动报酬，财产性收入占比极低。按户均占比口径计算[1]，工资性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为 79.3%，自有商业经营收入占比为 9.5%，二者合计接近九成，构成灵活就业家庭的绝对收入主体。财产性收入中，租金收入占比仅为 1.7%，投资收入占比为 3.3%，合计不足 5%；土地收入和其他收入分别占 1.8% 和 4.3%（见图 5.1-7）。从收入来源多元化程度看，拥有两种及以上收入来源的家庭占比为 51.9%，实现了一定程度的收入分散；但从收入性质看，仅依靠劳动收入而无任何财产性、土地性或其他转移性收入的家庭占比为 54.0%，拥有租金或投资等财产性收入的家庭占比仅为 30.1%。家庭年收入中位数为 10.0 万元，其中工资性收入中位数为 8.0 万元，自有商业收入中位数为 0，反映出相当比例的灵活就业家庭不具备经营性收入来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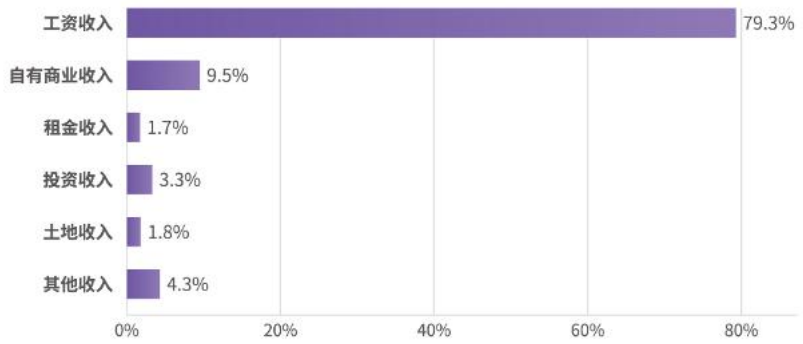


图 5.1-7　灵活就业群体家庭收入户均占比

在家庭支出结构方面，灵活就业群体的家庭消费以基础生活开支为主，同时承担代际赡养、教育与医疗等刚性支出。如图 5.1-8 所示，食品支出平均占 37.1%；住房、赡养老人、子女教育、医疗支出分别占 10.0%、9.0%、7.9%、7.8%，四项刚性支出合计占比 34.7%；娱乐休闲、交通、水电通信及其他支出合计占 28.2%。54.0% 的家庭存在赡养老人支出，41.1% 的家庭发生子女教育支出。代际责任与医疗支出形成持续性刚性财务负担，会挤压可用于养老储蓄的资金空间，进一步放大退休准备压力。家庭收入与支出的组合使灵活就业群体更易面临当期收支压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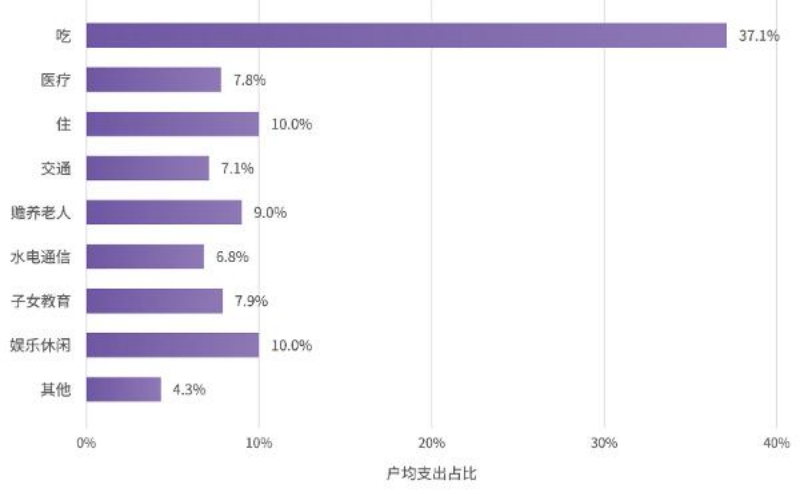


图 5.1-8　灵活就业群体家庭支出户均占比

1 注：即先逐户计算各项收入占该家庭总收入的比重，再对全部家庭取平均值，反映典型家庭的收入结构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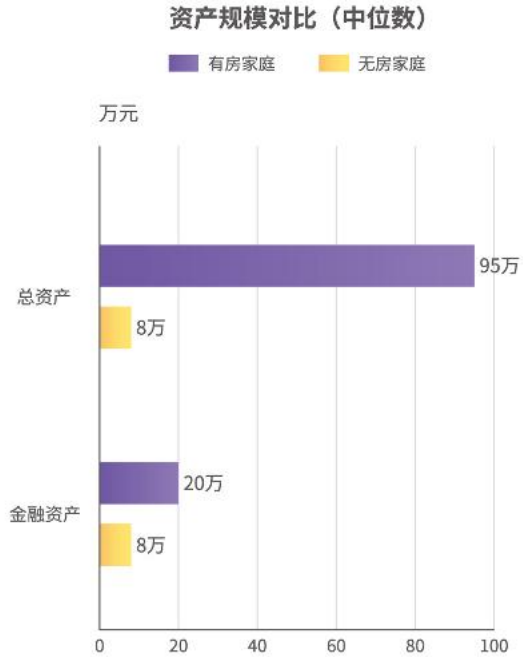
5.1.4 资产负债结构

从家庭资产规模看，灵活就业家庭总资产中位数为 65.0 万元，其中房产中位数为 50.0 万元，金融资产中位数为 17.0 万元。从资产大类结构看，房产占家庭总资产的比重为 52.2%，金融资产占比为 47.8%，二者基本平分家庭财富（见图 5.1-9）。



图 5.1-9　灵活就业群体家庭资产大类结构占比均值

但从家庭覆盖率观察，两类资产存在明显反差：98.7% 的家庭持有不同形式的金融资产，而拥有自有房产的家庭仅为 72.2%，金融资产的家庭覆盖率显著高于房产。这种反差反映出灵活就业家庭资产分布的高度分化特征：房产作为高价值重资产，虽然仅覆盖约七成家庭，但单户价值高，拉高了整体财富占比；金融资产作为低门槛轻资产，几乎家家都有，但单户积累有限。这种反差在有房与无房家庭之间尤为突出。有房家庭的资产总量和金融资产明显高于无房家庭。如图 5.1-10 所示，有房家庭总资产中位数达 95.0 万元，约为无房家庭（8.0 万元）的 12 倍；其中金融资产中位数 20.0 万元，是无房家庭（8.0 万元）的 2.5 倍。从金融资产结构看，有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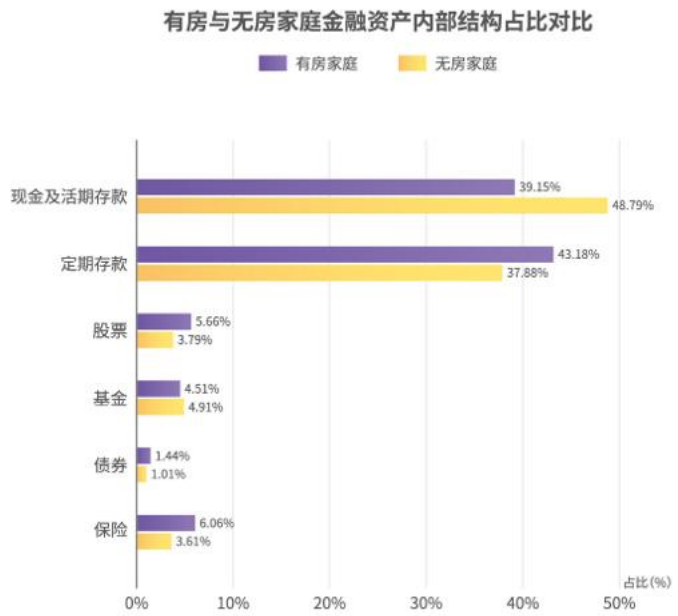


图 5.1-10 有房家庭与无房家庭资产对比

家庭存款占比共计 82.3%，略低于无房家庭的 86.7%，其他类型均占比较低：股票（5.7%vs3.8%）、基金（4.5%vs4.9%）、债券（1.4%VS1.0%）、保险（6.0%vs3.6%）。

从金融资产配置结构看，灵活就业家庭的金融资产高度集中于银行存款，权益类和保障类资产配置明显不足。按金融资产内部占比计算，现金及活期存款占比为 40.5%，定期存款占比为 42.4%，二者合计达 82.9%，构成金融资产的绝对主体。股票、基金、债券等权益类资产合计占比仅为 11.3%，其中股票 5.4%、基金 4.6%、债券 1.4%；保险产品占比为 5.7%（见图 5.1-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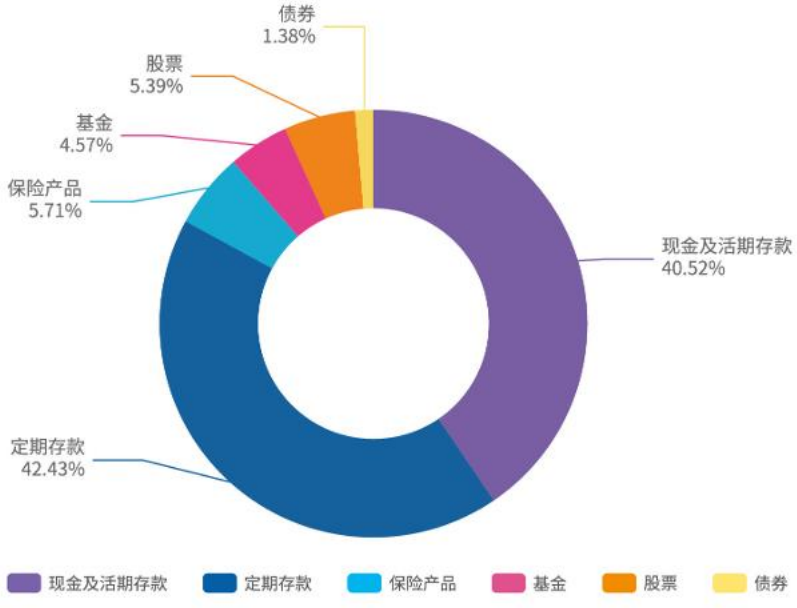


图 5.1-11 灵活就业家庭金融资产构成

整体而言，灵活就业家庭的金融资产配置呈现“重储蓄、轻投资、弱保障”的特征：超八成金融资产以银行存款形式持有，流动性强但收益水平有限；权益类资产配置比例不足一成；保险类金融资产配置比例较低。这样的资产配置反映出灵活就业家庭以资产的安全保值为主要目标。这种保守型的金融资产配置结构，与灵活就业群体收入波动较大、风险承受能力相对有限的特征可能存在关联。大部分家庭较少通过非存款类金融产品进行中长期资产管理，也意味着其金融资产的长期增值空间受到制约，可能难以有效分享经济增长和资本市场的长期收益。

从家庭负债情况看，灵活就业群体的整体负债压力相对可控。近七成（69.5%）家庭无任何贷款或借款，存在负债的家庭仅占 30.5%。在有负债的家庭中，总负债中位数为 18.0 万元，负债规模整体处于中等水平。从负债类型结构看，房屋贷款和其他借款是两大主要负债来源。在有负债的家庭中，房屋贷款持有率为 55.7%，其他借款持有率为 49.7%，车辆贷款持有率相对较低，为 22.8%（见图 5.1-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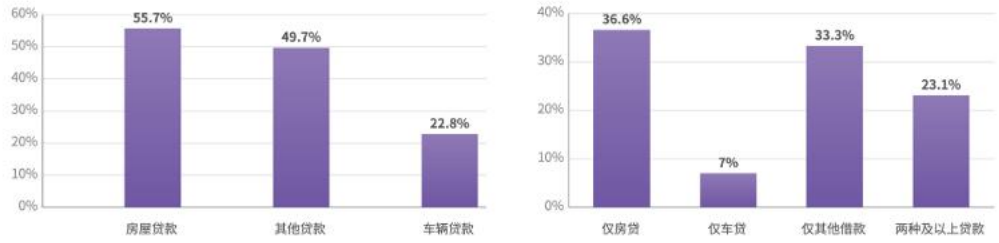


图 5.1-12　有负债家庭的贷款持有率与贷款类型组合

从负债组合看，单一类型负债占主体：仅背负房贷的家庭占 36.6%，仅背负车贷的家庭占 7.0%，仅存在其他借款的家庭占 33.3%，即背负单一类型贷款的家庭超七成；同时背负两种及以上贷款的家庭占 23.1%。从负债规模看，不同类型贷款的金额差异较大：房屋贷款中位数为 30.0 万元，车辆贷款中位数为 6.0 万元，其他借款中位数为 5.0 万元。房贷作为大额长期负债，金额远高于其他类型借款，是有房贷家庭的主要负债压力来源。

整体来看，灵活就业家庭的负债状况呈现两面性。一方面，近七成家庭无负债，有负债的家庭总负债中位数仅 18 万元，整体债务压力相对温和，这意味着大部分家庭在退休后不会面临持续的还贷支出压力，退休阶段的债务负担相对可控。但另一方面，其他借款持有率接近五成，这一比例不容忽视。与房贷、车贷等有明确用途和抵押的正规贷款不同，“其他借款”可能包含消费贷、经营周转贷或亲友借款等多种形式，其利率水平和还款约束往往不透明。对于收入波动较大的灵活就业群体而言，这类短期、灵活的借贷虽然可以缓解当期流动性压力，但也可能形成滚动负债，长期来看会挤压养老储备的积累空间。



对比有负债家庭与无负债家庭的净资产信息发现，有负债家庭与无负债家庭的总资产规模接近，但净资产差距更为突出。如图 5.1-13 所示，负债家庭总资产中位数为 67 万元，比无负债家庭高 7 万元。扣除负债后，有负债家庭净资产中位数仅为 43 万元，比无负债家庭低 17 万元，降幅达 28.3%。这说明有负债家庭的资产规模看似不低，但扣除负债后实际财富水平明显更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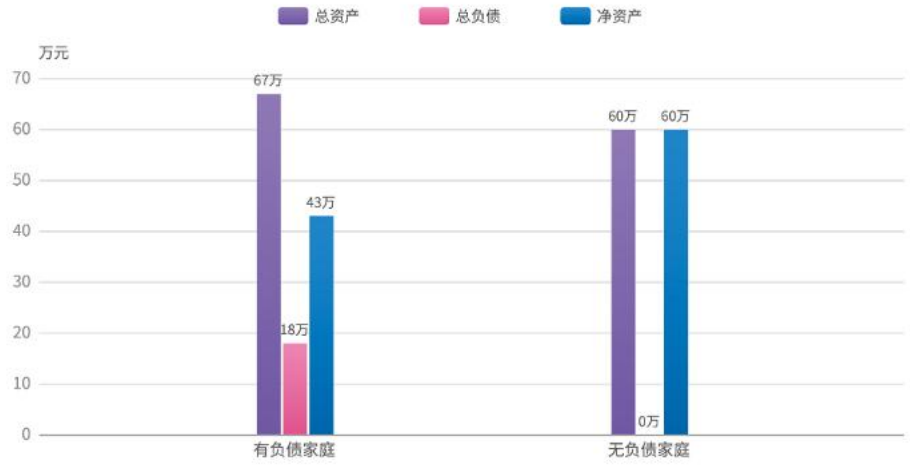


图 5.1-13　有无负债家庭净资产中位数

结合之前的收入与资产特征来看，灵活就业家庭“收入单一、资产保守、负债不高”的整体画像，反映出该群体在财务行为上偏向谨慎保守。这种稳健但有限的财务状态，意味着其退休准备的物质基础相对薄弱，养老储备的积累速度和规模都面临现实约束。

5.2 退休准备状况评估

5.2.1 测算目标

为客观比较不同家庭的退休财务准备水平，本研究构建退休财务准备指数，以养老资源对相应支出需求的覆盖程度作为统一评价尺度。该指数通过将绝对金额转化为相对比值，兼顾家庭资源规模与养老需求差异，减少单纯比较收入或资产金额所导致的偏差，从而增强不同家庭及群体之间的可比性。在此基础上，设置基本生活、常规医疗、重大疾病和失能照护四类情景，分别评估家庭维持退休生活与应对风险支出的能力，并识别相应财务缺口。

基本生活充足指数反映个人或家庭退休后的收入来源能否覆盖基本生活开支，是退休生活基本保障的基础。常规医疗充足指数反映个人或家庭在将基础疾病相关开支纳入后，是否仍有足够的收入组合予以应对。这两项指数刻画了考察对象最基础的退休财务准备状况。

与前两类准备指标的测算维度不同，重大疾病与失能照护均属于低频风险，并非退休阶段的普遍性刚性支出。然而，这两类风险往往是“因病致贫”的重要诱因。因此，在退休准备评估中，我们采用重大疾病充足指数与失能照护充足指数，测算家庭是否已针对此类事件做足储备。

在重大疾病维度，依据《中国人身保险业重大疾病经验发生率表（2020）》的行业经验数据，重疾发生率随年龄增长逐步上升。以男性为例，重疾发生率从 60 岁的 1.487% 逐步上升至 90 岁的 10.621%。可以看出，退休初期至高龄阶段的年度发生概率仍处于较低水平（见图 5.2-1），并非所有老年人在退休期内都会面临重疾医疗支出冲击。



图 5.2-1　不同年龄和性别的重疾发生率

在失能照护维度，基于张航空等（2024）对中国老年人口失能水平的评估与预测结果，2025 年我国老年人口总失能率约为 12.5%。低龄退休阶段的失能发生概率较低，但失能风险高度集中于高龄群体；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推进，总体失能率将逐步进入快速上升期，预计 2050 年将超过 15%。一旦发生失能，长期照护将成为退休生活中的常态性财务负担。因此，我们采用失能照护充足指数衡量受访者应对退休后潜在失能风险的财务准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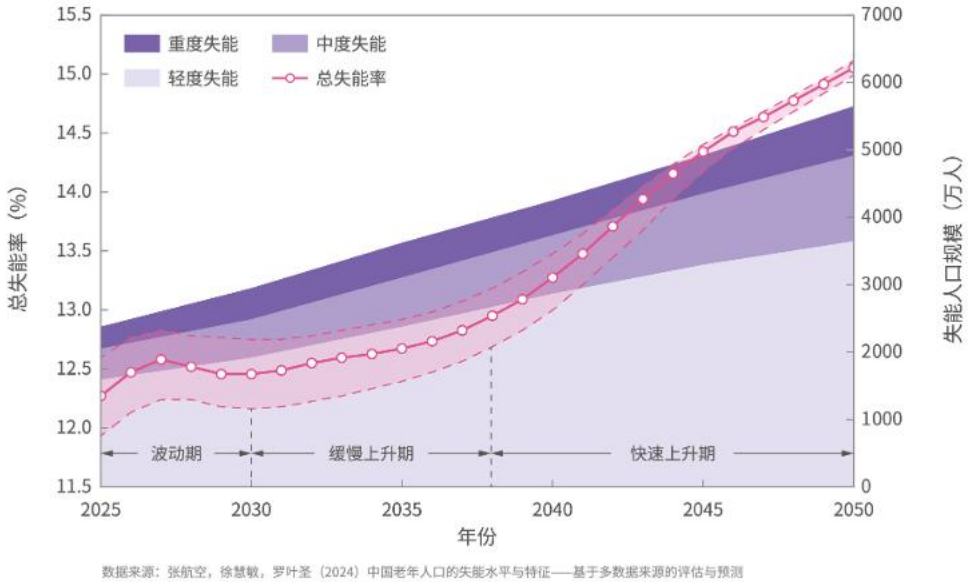


图 5.2-2　中国老年人口失能水平预测结果

5.2.2 情景设定与指标计算

退休财务准备指数为家庭养老资源与对应养老支出的比值，以 1 作为家庭收支平衡临界点：指数大于 1，表明家庭养老资源覆盖支出后存在结余，养老财务保障充足，结余部分可用于改善型养老消费；指数小于 1，表明家庭养老资源无法覆盖对应支出，存在财务缺口，指数数值越小代表缺口越大。

本研究设置四类风险情景（见表 5.2-1），分别测算家庭退休财务准备充足性。各情景统一以家庭退休起始时点为估值基准：单人家庭取受访者本人预计退休首月，夫妻家庭取夫妻双方中较晚退休一方的预计退休首月。测算周期截至家庭全部成员中较晚年满 90 周岁的当月，完整覆盖退休全阶段的收支流量。退休期内各年度的持续性收入与支出，先统一折算为家庭退休首月时点的实际购买力，再按 2% 的实际年折现率折现至估值时点，以实现跨期资金的可比核算。详细测算规则与参数设定可登录清华大学中国保险与风险管理研究中心官网查阅。

表 5.2-1 退休财务准备指数情景设定

情景分类	细分情景	养老资源口径
基本生活充足指数	衣食住行	养老现金流 + 退休可动用净资产
常规医疗充足指数	衣食住行＋常规医疗报销前费用	养老现金流 + 退休可动用净资产＋常规医疗基本医保报销
重大疾病充足指数	衣食住行＋常规医疗报销前费用＋一名成员重疾治疗与康复费用	养老现金流 + 退休可动用净资产＋常规医疗基本医保报销＋患病成员的住院基本医保报销、商业医疗险报销及重疾险给付
失能照护充足指数	衣食住行＋常规医疗报销前费用＋一名成员 10 年 24 小时全职照护费用	养老现金流 + 退休可动用净资产＋常规医疗基本医保报销

1. 基本生活充足指数

本情景用于评估家庭退休后仅覆盖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需求时的财务准备充足程度。

家庭可用资金 W 由两部分构成：一是退休时点可动用的净资产，二是退休期内各类持续性收入的现值之和。其中，持续性收入涵盖养老金、商业年金给付、房产租金及土地经营收入等。资产测算以调查时点金融资产扣除存量负债与重疾险趸交保费后的净额为初始基数，按月滚存计算退休前各期净收支与资产收益；基准情景下工资年增速设定为 3%，滚存过程中扣除商业医疗保险的额外缴费支出。退休时点按各类资产的可变现比例折算净值；拥有两套及以上住房的家庭，仅保留一套自住住房，其余住房的可变现价值计入净资产，对应房产租金不再纳入持续性收入。

基本支出现值 L 涵盖食品、居住、交通、日常消费等刚性开支以及相关保险缴费。以样本

家庭当期月度消费结构数据为基础，按年均 2% 的物价增速折算至退休时点，确保跨期价格口径可比。测算以受访者当期消费习惯与实际支出水平为基准，结合退休阶段消费需求的结构性变动进行比例调整，更贴合老年家庭的实际消费特征。

基于上述口径，退休财务准备指数计算公式如下：

$$\text{基本生活充足指数} = \frac{W}{L}$$

2. 常规医疗充足指数

在基本生活情景基础上纳入常规医疗费用，考察家庭退休后应对慢性病与普通常见病的资金保障能力。常规医疗报销前费用现值记为 Z，医保报销现值记为 E，公式为：

$$\text{常规医疗充足指数} = \frac{W+E}{L+Z}$$

常规医疗费用以 2025 年全国居民人均医疗保健消费支出（每人每年 2573 元）为基准参考，结合每位家庭成员的基本医疗保险类型，参照对应城市普通门诊待遇标准分别测算基本医保报销金额。在统一价格口径下，家庭年度医疗自付费用取两项数值中的较高值：一是样本自报月度医疗支出的年化值，二是基准参考费用扣除基本医保报销后的个人自付余额。报销前医疗总费用由个人自付额与基本医保报销额合计构成。

3. 重大疾病充足指数

本情景在常规医疗情景的基础上，纳入家庭一名成员的重大疾病治疗与康复支出，考察家庭累计可动用资源对重疾大额支出风险的缓冲能力。

式中，C_t、C_r 分别为**重疾治疗与康复总费用在退休估算时点的现值；**P_j、S_j、B_j 分别为患病成员可获得的住院基本医保报销额、商业医疗险报销额与重疾险给付额。公式为：

$$\text{重大疾病充足指数} = \min_j \left[\frac{W+E+P_j+S_j+B_j}{L+Z+C_t+C_r} \right]$$

重大疾病医疗自付费用与患病成员的基本医保及商业保险保障有关。统一假设家庭一名成员在退休估算时点首次确诊重疾。**以调查时点价格为基准，设定治疗费用现值 30 万元、康复费用现值 15 万元，两类费用现值均按 6% 的年增长率核算至退休估算时点的终值。**其中，治疗费用的 70% 纳入医保目录合规支付范围，按参照城市三级定点医院首次住院待遇标准核算医保报销额；医保年度支付限额按 2% 的年增长率同步折算至退休时点。若患病成员配置商业医疗险，**对医保报销后剩余的治疗费用，**扣除 1 万元免赔额后按 100% 比例赔付，年度最高赔付限额 200 万元；康复费用不在报销范围内。若患病成员配置重疾险，**符合保险合同约定的理赔条件后，赔付 50 万元，一次性定额给付。**

夫妻家庭分别模拟本人患病、配偶单独患病两种情形，取两类结果中充足性水平更低的数值作为家庭最终测算结果；单人家庭直接采用本人患病的测算结果。

4. 失能照护充足指数

本情景在常规医疗情景基础上纳入家庭失能成员的长期照护成本，考察家庭养老资源对长期照护支出的覆盖能力。公式为：

$$\text{失能照护充足指数} = \frac{W+E}{L+Z+10c}$$

式中，c 为退休估算时点价格口径下的年度照护费用。照护场景按家庭 1 名成员需接受 24 小时全职照护、照护周期 10 年的标准设定。年度照护费用以目标养老地参考月工资的 80% 为基准，乘以 12 个月核算年度水平，再按年均 2% 的物价增速折算至退休估算时点。10 年照护总费用按退休估算时点价格一次性预留计入家庭支出端。

5.2.3 总体水平

四类情景下，灵活就业家庭退休财务准备指数的均值和中位数均高于充足标准。如图 5.2-3 所示，基本生活与常规医疗情景下的退休财务准备指数均值分别为 3.67 和 3.09，均高于 1 的收支平衡临界值。重大疾病与失能照护情景下的均值分别为 1.50 和 1.63，虽然也高于 1，但较基本生活和常规医疗情景明显下降。

从指数分布特征看，四类情景的均值均高于中位数。基本生活、常规医疗、重大疾病与失能照护情景下的指数中位数分别为 2.55、2.21、1.20 和 1.21，均高于充足临界值。从分布底端看，重大疾病和失能照护情景的下四分位数分别为 0.67 和 0.59，说明中位数达标的同时，准备水平较低的家庭仍面临较深缺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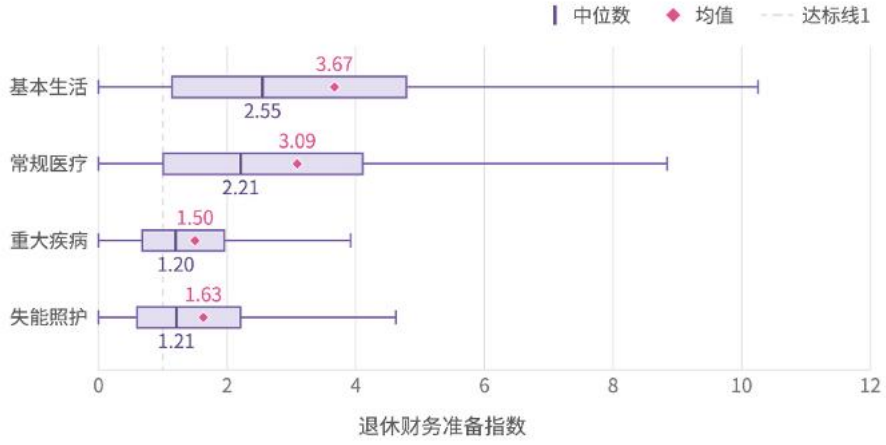


图 5.2-3 四类情景下退休财务准备指数分布

注：箱体为第 25—75 百分位，中线为中位数，菱形为均值；须线按 1.5 倍四分位距确定，须外散点未显示。

从充足性达标比例来看，基本生活情景下有 444 户家庭指数小于 1，占 22.9%；常规医疗情景下，不足比例升至 25.1%。分别计入重大疾病或失能照护费用后，不足比例达到 41.6% 和 43.2%（见图 5.2-4）。失能照护情景的不足比例最高，比基本生活情景高 20.3 个百分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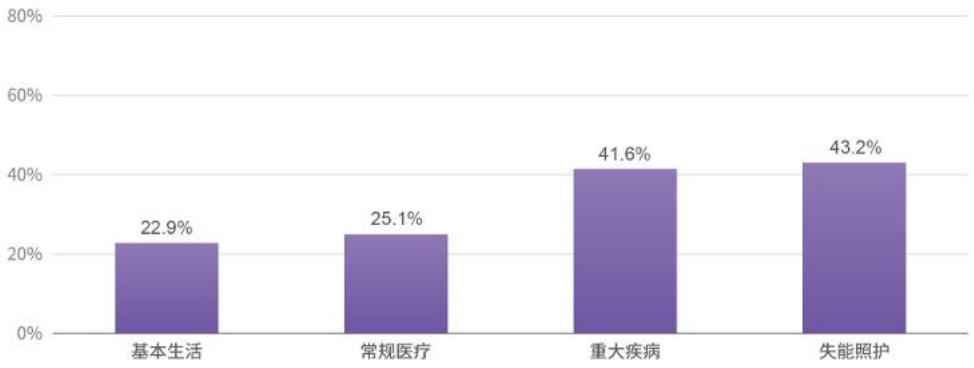


图 5.2-4　四类情景下退休财务准备不足的家庭占比

需要指出的是，重大疾病与失能照护两类情景下的充足性测算，本质上是对家庭养老保障能力的风险压力测试，其结果反映的是家庭应对极端风险冲击的储备厚度，而不是反映退休生活的常态水平。但确实反映了灵活就业人群的风险敞口较大，需要提高对重大疾病、失能照护问题的保障。

5.2.4 不同就业类型群体差异

分灵活就业类型来看，非全日制从业人员家庭的退休财务准备充足性在三类群体中整体处于较低水平。如图 5.2-5 所示，四类情景下非全日制组的充足性不足比例均为三类最高，依次为 27.3%、29.8%、48.8% 和 52.3%。从基本生活充足指数来看，非全日制组的指数中位数为 2.10，低于新业态从业人员的 2.71 与个体经营者的 2.63，与充足性不足比例的排序结果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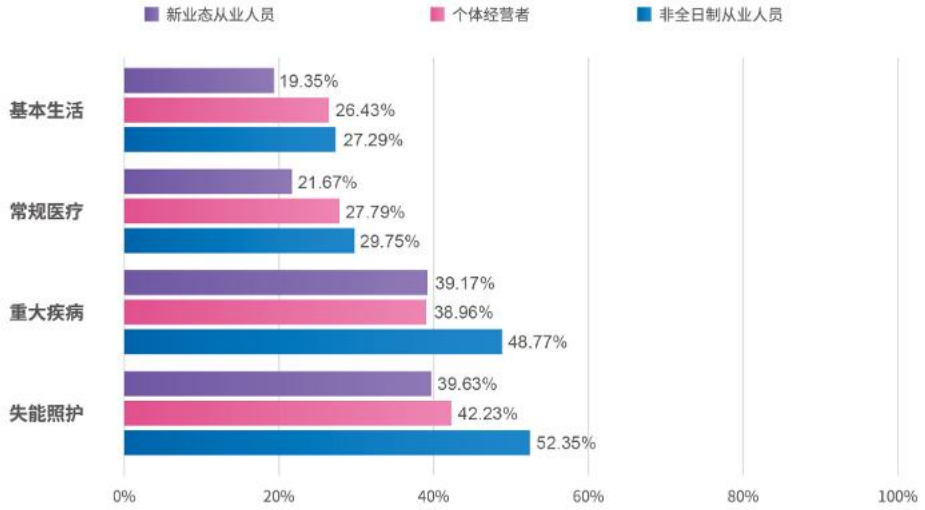


图 5.2-5　不同灵活就业类型四类情景充足性不足比例

家庭收支与资产结构来看，非全日制从业人员家庭呈现“低支出、弱资产储备”的特征，其充足性偏低的核心原因在于可变现资产不足，而非现金流与支出端的差距。年度养老现金流方面，非全日制组中位数为 7.30 万元，与个体经营者的 7.25 万元基本持平，高于新业态从业人员的 6.46 万元，现金流规模在三类群体中并无明显劣势。支出端，该组年度基本生活支出中位数为 6.47 万元，低于个体经营者的 7.71 万元与新业态从业人员的 7.47 万元，刚性开支水平相对更低。计入可变现资产后，非全日制组的年度资产提取额中位数为 4.40 万元，为三类群体最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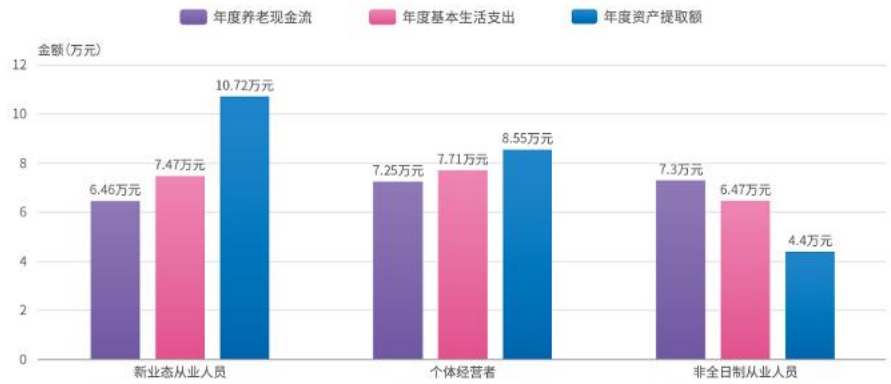


图 5.2-6　不同灵活就业类型家庭退休年度收支对比

但需指出的是，收入差异无法完全解释三类群体的支出分化。就业形态对应的职业相关成本、家庭分工与消费决策模式、储蓄偏好等因素，同样可能作用于家庭基本生活支出水平，二者的因果关系及其他影响路径仍有待进一步考察。

5.2.5 不同收入群体差异

分收入水平看，家庭年收入越高，四类情景下的退休准备充足性不足比例越低。以基本生活情景为例，年收入 3 万元及以下、3 万元以上至 6 万元、6 万元以上至 10 万元和 10 万元以上四组的不足比例依次为 50.9%、41.0%、30.1% 和 8.7%。重大疾病与失能照护情景的组间差距更大：年收入 3 万元及以下组的不足比例分别为 85.7% 和 88.4%，年收入 10 万元以上组则为 17.5% 和 18.5%（见图 5.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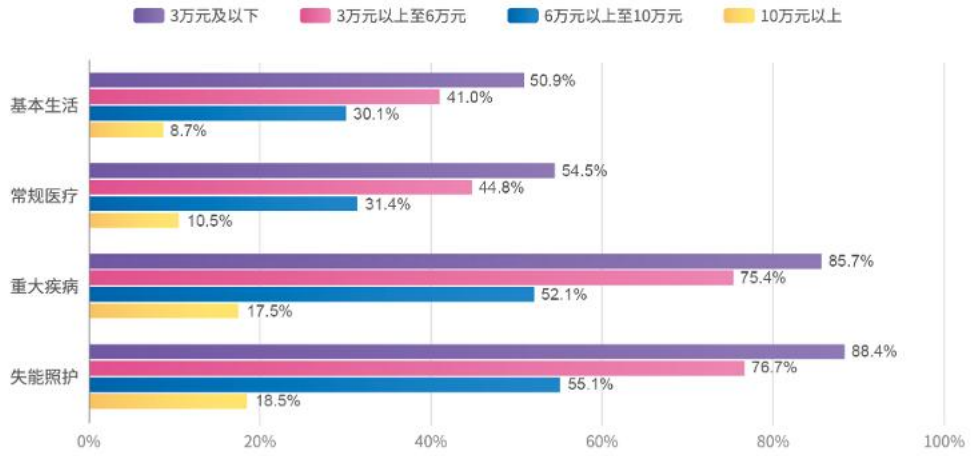


图 5.2-7　不同收入组四类情景充足性不足比例

不同收入组的差异更多体现在可用养老资源，基本生活支出的差距相对较小。与年收入 3 万元及以下组相比，年收入 10 万元以上组的年度基本生活支出中位数由 5.52 万元增至 8.64 万元，约为前者的 1.6 倍；年度养老现金流中位数由 1.35 万元增至 10.73 万元，约为前者的 8 倍（见图 5.2-8）。两组的年度资产提取额中位数分别为 0.73 和 19.95 万元。收入组之间的差异既体现在退休期现金流，也体现在退休时可动用的资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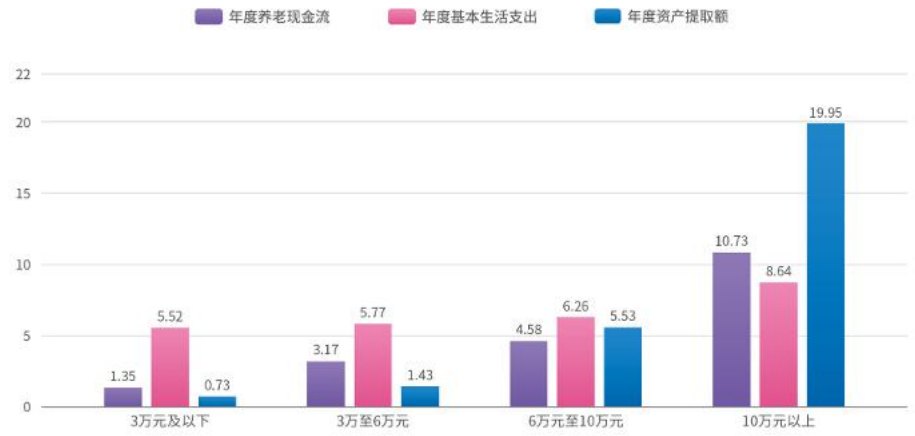


图 5.2-8　不同收入组家庭退休年度收支中位数对比

最低收入组家庭的基本生活缺口更深。年收入 3 万元及以下组中，42.9% 的家庭指数低于 0.5，属于严重不足；轻度不足家庭占 8.0%。与之相比，年收入 3 万元以上至 6 万元组的严重不足比例降至 23.0%，轻度不足比例为 18.0%（见图 5.2-9）。仅在基本生活不足家庭中比较，两组指数低于 0.5 的比例分别为 84.2% 和 5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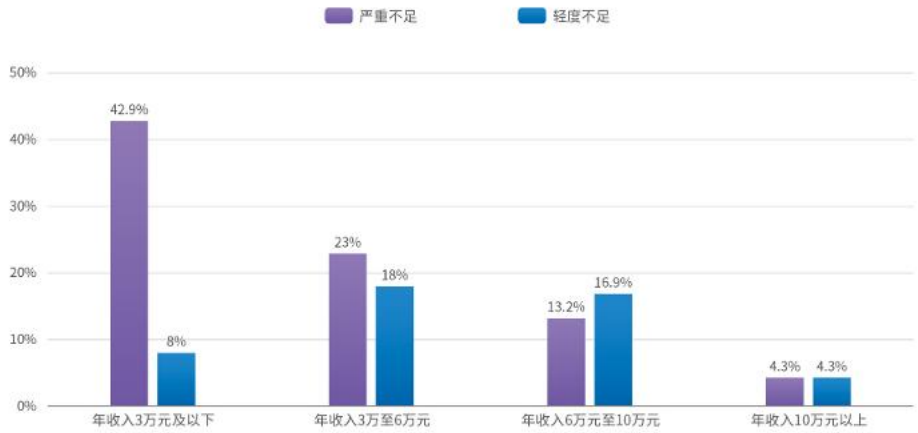


图 5.2-9　不同收入组基本生活情景两类充足性不足家庭占比

注：严重不足为指数小于 0.5；轻度不足为指数达到 0.5 且小于 1。

5.2.6 不同年龄群体差异

分年龄组来看，退休财务准备充足性不足比例未随年龄增长逐组下降。如图 5.2-10 所示，30—39 岁组在基本生活、常规医疗、重大疾病和失能照护情景下的充足性不足比例分别为 20.6%、22.4%、37.9% 和 39.8%，均为各年龄组最低。50—60 岁组在基本生活、常规医疗和失能照护情景下的不足比例最高，分别为 30.5%、35.6% 和 57.6%；重大疾病情景下则以 20—29 岁组最高，为 45.1%。50—60 岁组共 59 户，比例对少量样本变动较敏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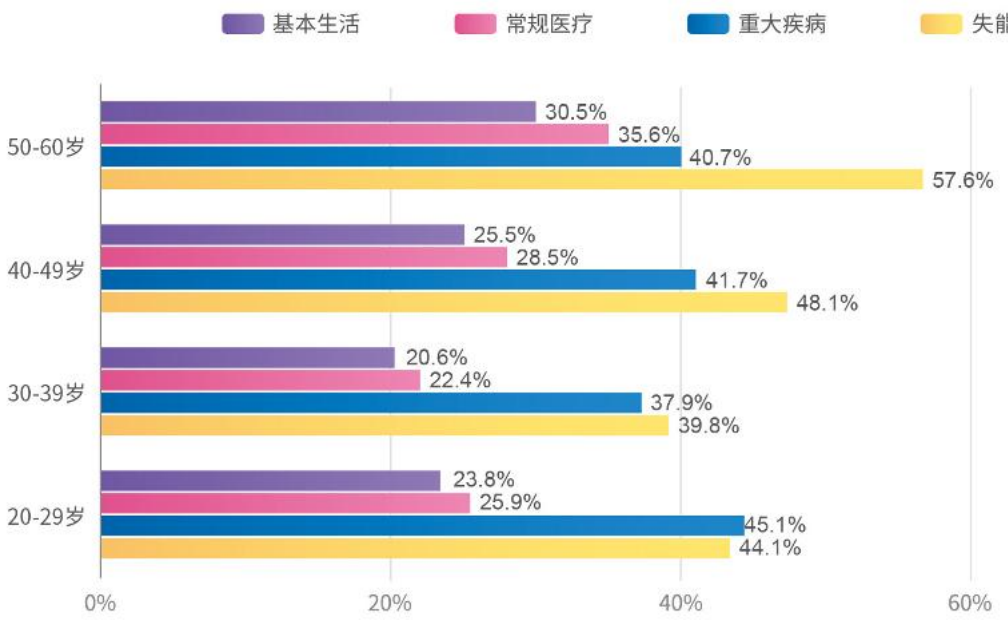


图 5.2-10　不同年龄组四类情景充足性不足比例



不同年龄组的退休财务准备差异，与剩余积累期的复利效应、家庭生命周期阶段差异与重疾费用跨期增长有关。从资产端来看，调查时点 20—29 岁组金融资产中位数为 14.0 万元，低于 50—60 岁组的 26.0 万元；但两组距退休年数的中位数分别为 34.5 年和 7.5 年，年轻组拥有更长的工作期滚存周期，收支结余与资产收益可经长期复利累积。以退休估算时点价格口径折算后，20—29 岁组退休可变现净资产中位数为 242.1 万元，反而高于 50—60 岁组的 53.1 万元。从家庭结构与支出端来看，20—29 岁组已婚比例仅为 19.6%，显著低于 50—60 岁组的 88.1%，家庭规模与赡养责任存在明显代际差异；同时，重疾治疗与康复费用按设定增速折算至退休时点，年轻组因测算时点更远，对应的费用绝对值也更高。



图 5.2-11　不同年龄组家庭资产中位数与人口特征对比

5.3 分情景充足性分析

5.3.1 基本生活情景

基本生活情景下，职工养老保险参保经历对应较高的养老现金流和充足性水平，但家庭可变现资产也会影响不同参保组之间的差距。本节按受访者本人的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经历，分为有职工养老保险经历、仅有居民养老保险经历、未报告或不清楚三组；同时有职工和居民养老保险经历的归入职工组。

从支出端看，三组家庭的年度基本生活支出中位数分别为 8.51 万元、6.85 万元和 7.23 万元，最高组较最低组高 24.2%（见图 5.3-1）。从收入端看，三组年度养老现金流中位数分别为 17.14 万元、3.98 万元和 1.39 万元，职工组约为居民组的 4.3 倍，养老现金流的分化幅度远大于支出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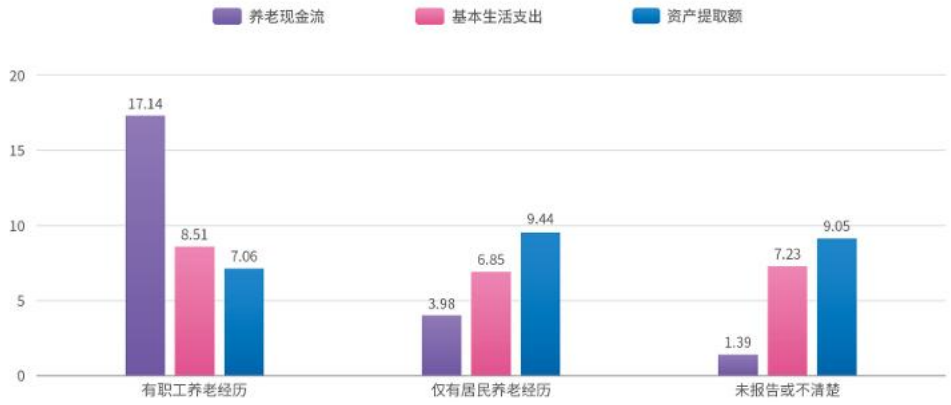


图 5.3-1　不同参保类型家庭退休年度收支对比

不同参保类型家庭的基本生活充足指数中位数均高于 1，但充足性不足家庭占比存在明显差异。如图 5.3-2 所示，职工组指数中位数为 3.45，不足比例为 12.1%；居民组中位数为 2.52，不足比例为 23.7%；未报告或不清楚组中位数为 1.71，不足比例为 35.9%。未报告或不清楚组的年度养老现金流中位数虽为 1.39 万元，但年度资产提取额中位数为 9.05 万元，计入资产后仍有 64.1% 的家庭能够覆盖基本生活支出。



图 5.3-2　不同参保类型家庭基本生活退休财务准备充足性

不同参保组的指数差距中，本人基本养老金是最大的正向贡献因素，资产与支出差异则抵消了部分养老金优势。如图 5.3-3 所示，职工组与居民组的指数中位数相差 0.933，本人和配偶基本养老金分别贡献 1.406 和 0.398 个指数点，贡献率为 150.7% 和 42.6%。可变现净资产、基本生活支出和其他持续收入的贡献率分别为－ 51.5%、－ 38.0% 和－ 3.8%，均起到缩小组间差距的作用。其中，净资产抵消 0.481 个指数点，幅度超过配偶养老金的正向贡献。

职工组与未报告或不清楚组的比较呈现相似的方向：两组指数中位数相差 1.745，本人和配偶基本养老金贡献率分别为 82.0% 和 41.4%，其他持续收入贡献 5.7%；可变现净资产和基本生活支出分别抵消 16.5% 和 12.6% 的差距。养老金优势仍是职工组准备水平较高的主要来源，但净资产与支出差异的影响也较为明显。

本节四类情景的因素贡献均采用 Shapley 分解。将所比较的两组家庭配对，依次替换各项因素并重算指数中位数，再对所有替换顺序取平均，将组间差额分配至各项因素。正值表示扩大差距，负值表示缩小差距；贡献率以两组中位数之差为分母，因此部分因素可以超过 100%，各项正负贡献合计为 1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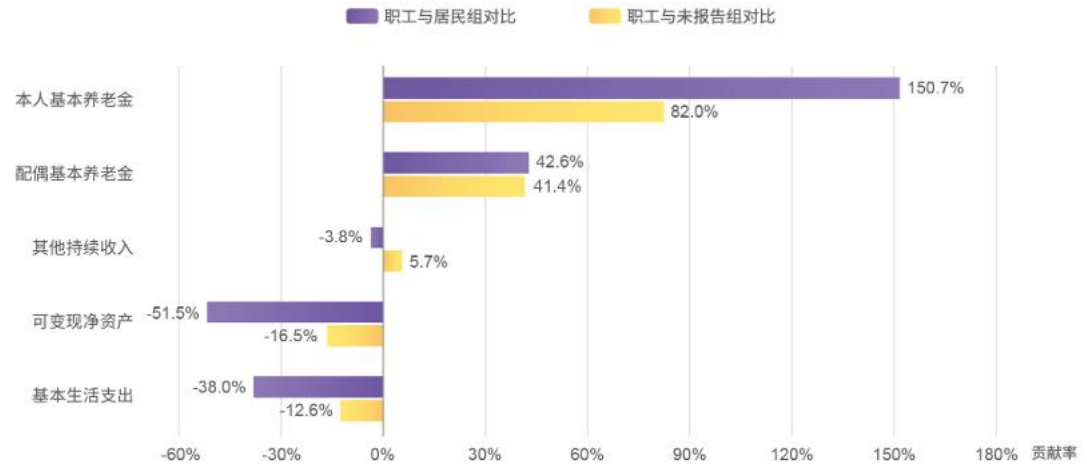


图 5.3-3　不同参保组基本生活充足指数差距的因素贡献

注：1. 正值表示扩大差距，负值表示缩小差距。贡献率以两组中位数之差为分母，个别因素可以超过 100%。2. 可变现净资产包括可用于退休的金融净资产及可售住房。其他持续收入包括补充养老金、房产租金和土地收入。

整体而言，职工养老保险经历为家庭提供了较强的持续收入支撑，但基本生活充足性同时取决于可变现资产和基本生活支出。居民组与未报告或不清楚组的年度资产提取额中位数分别为 9.44 万元和 9.05 万元，高于职工组的 7.06 万元，对较低的养老现金流形成一定补充。

5.3.2 常规医疗情景

纳入常规医疗支出后，灵活就业家庭在常规医疗情景下的退休财务准备指数有所下降。按第 5.2 节总体测算，退休财务准备指数中位数由基本生活情景的 2.55 降至 2.21，不足比例由 22.9% 升至 25.1%。

常规医疗情景下，新增不足家庭与仍达标家庭的指数差距主要来自可变现资产。两组指数中位数分别为 0.93 和 3.08，相差 2.153 个指数点。可变现净资产贡献 1.345 个指数点，占差距的 62.5%；本人和配偶基本养老金的贡献率分别为 7.0% 和 7.2%，合计 14.2%；其他持续收入贡献 2.5%（见图 5.3-4）。

支出端差异也放大了两组的充足性差距。常规医疗总费用贡献 11.2%，基本生活支出贡献 9.2%，合计 20.4%；常规医保报销贡献 0.4%。与基本医保报销金额相比，可变现资产及基本生活、医疗开支的差异，对两组指数中位数差距的解释份额更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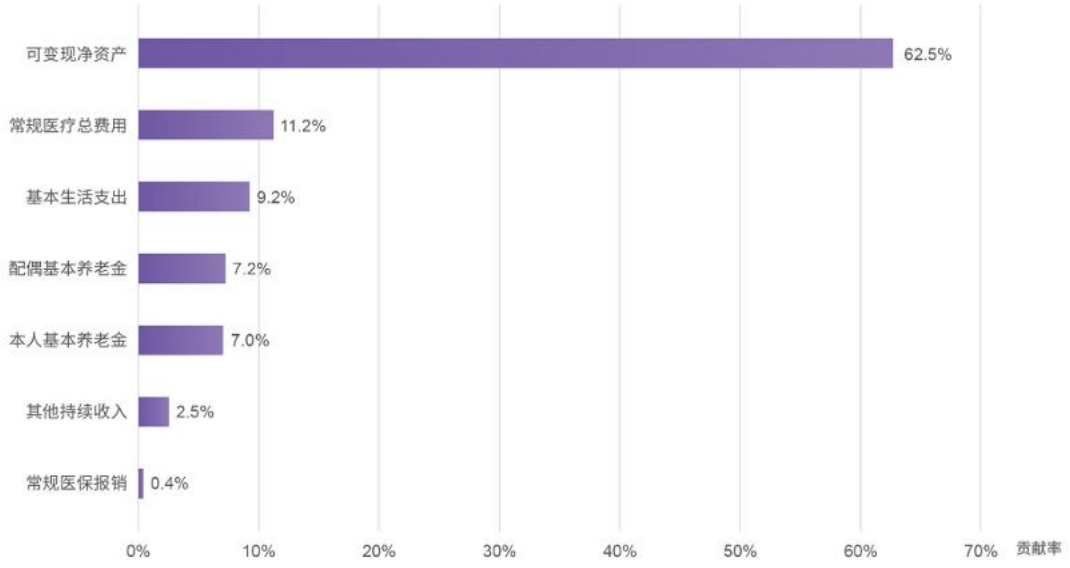


图 5.3-4　常规医疗情景下仍达标与新增不足家庭指数差距的因素贡献

新增不足家庭面临较高的医疗自付负担，同时支付基本生活支出后的可用资金较少。如图 5.3-5 所示，新增不足家庭的年度医疗自付费用中位数为 1.26 万元，仍达标组为 0.67 万元，前者约为后者的 1.9 倍；两组支付基本生活后的年度结余中位数分别为 0.49 万元和 15.82 万元，相差约 32 倍。因此，这 43 户家庭虽在基本生活情景下达标，但可用于承担医疗费用的余量较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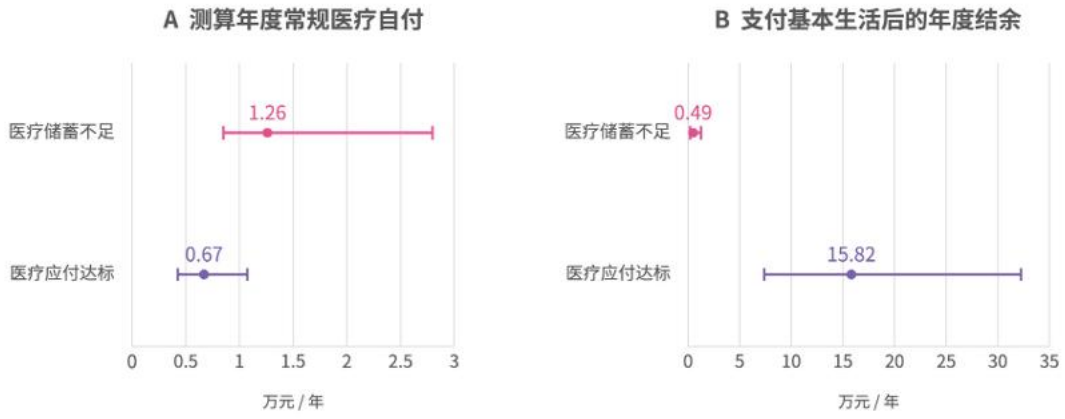


图 5.3-5 常规医疗情景下仍达标与新增不足家庭的常规医疗费用与年度收支结余

5.3.3 重大疾病情景

在常规医疗情景基础上，重大疾病情景纳入家庭一名成员的一次性重疾治疗和康复费用，以及相应医保报销和商业保险给付，考察家庭累计可动用资源对突发大额医疗支出的缓冲能力（见第 5.2.2 节）。

按第 5.2 节总体测算，重大疾病情景下有 41.6% 的家庭退休财务准备指数小于 1。本节将分析重点放在比较重疾情景下充足性不足与充足性达标的家庭，以考察两类群体退休准备充足性的主要来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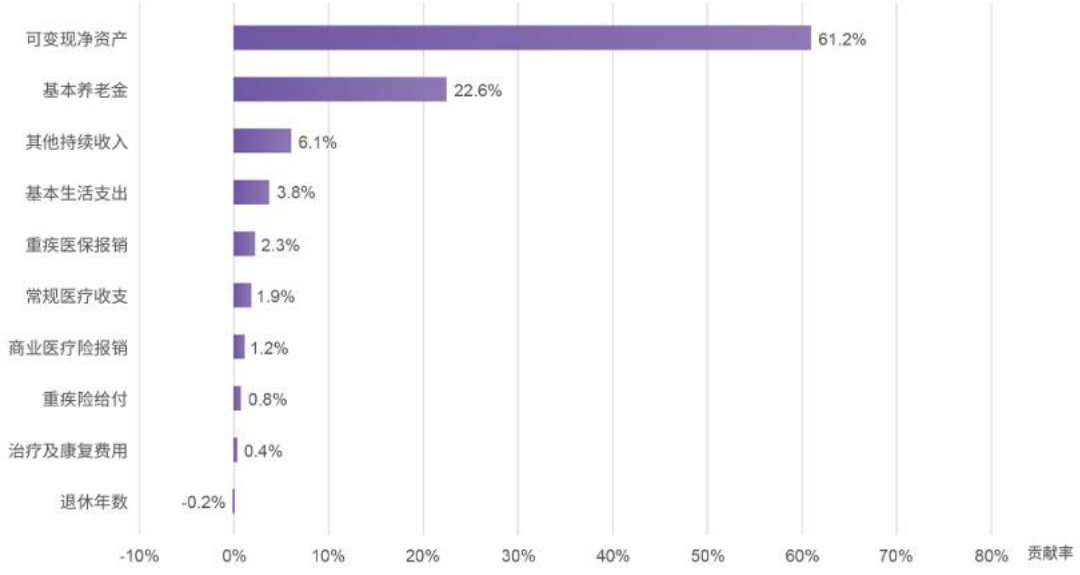


图 5.3-6 重疾情景下充足性不足与达标家庭指数差距的因素贡献

注：退休年数通过退休期收支的年金现值系数进入 shapley 分解，常规医疗收支同时替换常规医疗费用及报销额两个参数。

重疾情景下，达标家庭与不足家庭的充足性差距主要由可变现资产和基本养老金解释，其中可变现资产的作用更为突出。如图 5.3-6 所示，两组指数的中位数分别为 1.800 和 0.580，相差 1.220 个指数点。可变现净资产贡献 0.746 个指数点，占差距的 61.2%；基本养老金贡献 22.6%，两项合计 83.8%。其他持续收入和基本生活支出分别贡献 6.1% 和 3.8%。重疾医保报销、商业医疗险报销和重疾险给付对组间差距的贡献率分别为 2.3%、1.2% 和 0.8%，合计约 4.3%。常规医疗收支贡献 1.9%，治疗及康复费用贡献 0.4%，退休年数贡献一 0.2%。这些比例反映各项因素对达标组与不足组指数差距的解释份额；保险给付对投保家庭自身准备水平的改善，需结合下文的给付对照与投保模拟观察。

同一资产档内，较高的养老现金流对应较低的重疾准备充足性不足比例；同一养老现金流档内，较多的资产也能形成一定的风险缓冲。如图 5.3-7 所示，在退休可变现净资产 30 万元及以上的家庭中，年度养老现金流 3 万元及以下、3 万元以上至 6 万元、6 万元以上三组的不足比例分别为 57.8%、32.1% 和 6.0%。在年度养老现金流 6 万元以上的家庭中，净资产低于 10 万元、10 万元至不足 30 万元、30 万元及以上三组的不足比例分别为 71.1%、35.7% 和 6.0%。

持续收入与资产储备共同影响重疾风险下的资源覆盖能力。年度养老现金流 3 万元及以下、退休可变现净资产不足 30 万元的家庭充足性不足比例高达 100%；同一现金流档内，净资产 30 万元及以上家庭的不足比例为 57.8%。即使持续收入较少，较多的资产仍能弥补部分缺口；持续收入与资产均较少的家庭，则更难应对重疾支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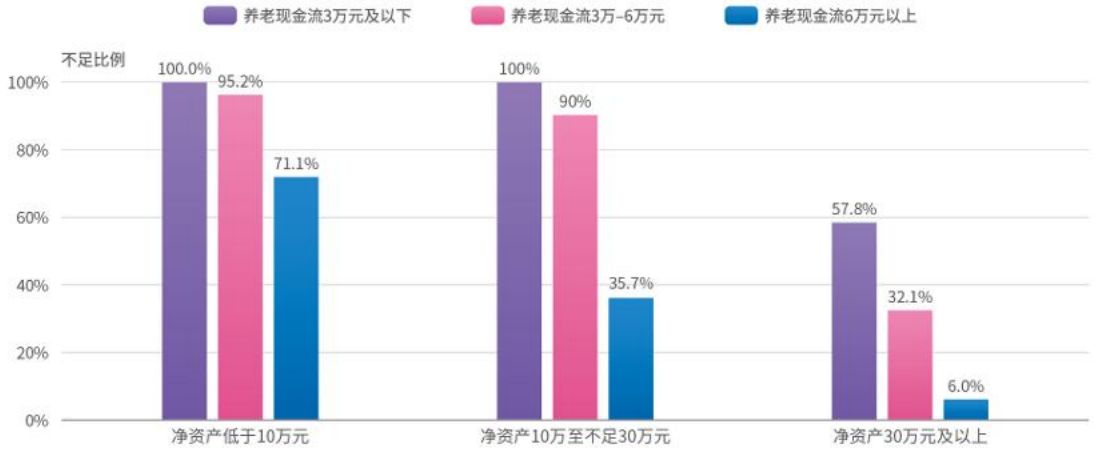


图 5.3-7　不同资产与现金流组合下重疾情景充足性不足比例

注：年度养老现金流已扣减售出房产对应的净租金。

为进一步考察重疾险对退休财务准备充足性的改善效果，对未配置重疾险的群体进行模拟投保实验。投保重疾险会提高绝大多数原未投保家庭的重疾准备指数，但新增充足性达标的家庭相对有限。在原本未配置重疾险的 1502 户家庭中，有 97.8% 的家庭投保后重疾准备指数提高，指数中位数由 1.12 升至 1.18；原本重疾准备不足的 682 户家庭中，投保后重疾准备指数全部提高，其中 42 户由不足转为达标。

新增达标的 42 户家庭均来自投保前能够覆盖退休生活和常规医疗支出、但重疾准备不足的家庭。该组共 295 户，指数中位数由 0.801 升至 0.858，转达标率为 14.2%（见图 5.3-8）。相比之下，重疾和常规医疗准备均不足的 387 户家庭中，指数中位数由 0.383 升至 0.449，增幅虽高于前一组，仍无一户达标。在本次模拟设定下，重疾险对原有财务缺口较大的家庭主要起到缩小缺口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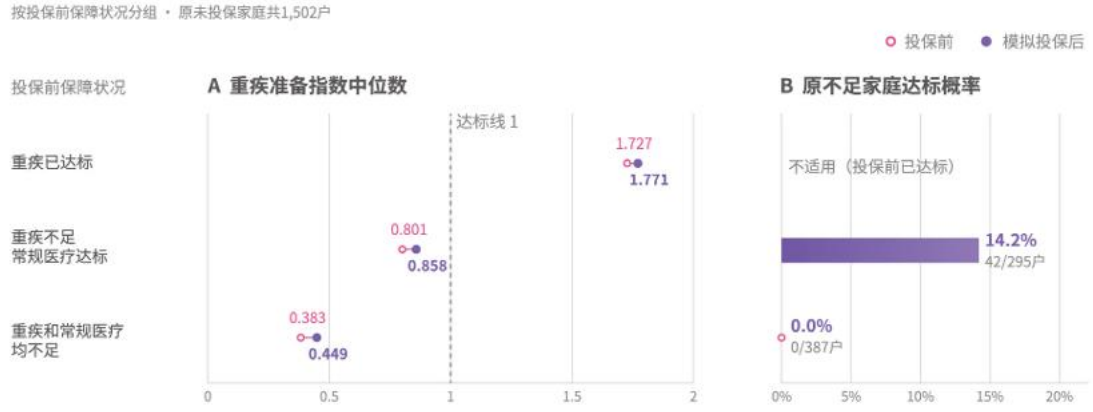


图 5.3-8　模拟投保重疾险前后退休准备指数变化

需要说明的是，对医疗费用通胀率的设定对重疾情景下的退休财务充足性测算结果影响较为显著。以基本生活和常规医疗情景下达标、但重疾情景不达标的 295 户样本为例，保持 2% 的一般通胀率、重疾险保费及 50 万元名义保额不变，仅调整重疾治疗与康复费用的年增速，测算结果呈现明显分化：按报告设定的 6% 年增速测算时，未配置重疾险的家庭无一户达到充足标准，配置重疾险后达标家庭共 42 户，全部为投保带动的新增达标家庭；年增速降至 4% 时，未投保达标家庭为 124 户，投保后达标家庭增至 159 户，投保新增达标 35 户；年增速降至与一般通胀一致的 2% 时，未投保达标家庭达 189 户，投保后达标家庭共 239 户，投保新增达标 50 户（见图 5.3-9）。整体来看，重疾费用增长速度直接决定了退休时点的实际医疗支出规模，既会显著改变家庭自身资源的保障达标率，也会影响重疾险对充足性的边际改善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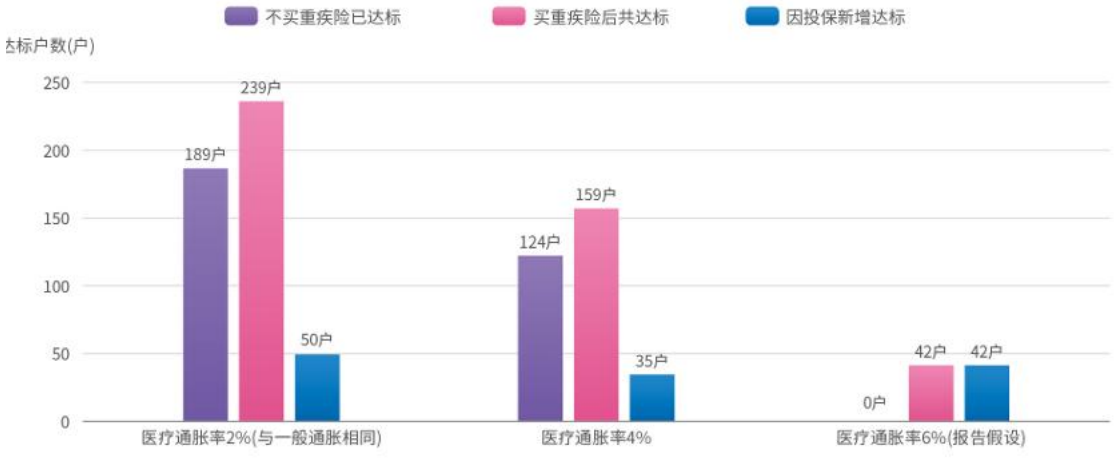


图 5.3-9　不同重疾费用通胀率设定下的重疾准备达标户数变化

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为实现不同家庭的测算口径统一与横向可比，对重疾风险情景做了限定性假设。仅考虑发生在退休阶段的单次重疾冲击下家庭财务缓冲能力，属于针对退休储备的专项压力测试情景。仅考虑当前市场上灵活就业人群接受较多的 50 万元保额的重疾险。其医疗通胀率 6% 的假设反映了当前包括创新药和先进治疗手段所带来的医疗成本增加。高医疗通胀率和不变的重疾保额是造成部分家庭重疾准备不足的重要原因。如果患者选择在公立医院普通部就医以及目录内用药，其医疗成本增加应低于该假设。所以该假设会导致较为保守的充足率测算。从重疾险的实际保障范围来看，终身型重疾险的保障责任覆盖投保后的全部剩余生命周期，贯穿工作积累期与退休养老期全程，并非仅在退休阶段发挥作用。在长达数十年的保障周期中，被保险人从缴费初期即可享有足额的风险保障。当前主流重疾产品普遍配置轻症、中症赔付与被保险人保费豁免责任，缴费期内出险即可获得对应比例的保险金，并豁免剩余未缴保费，进一步强化了保障的实际效能。这些因素均不纳入退休准备重疾准备指数考虑的范围。

5.3.4 失能照护情景

失能照护情景考察长期照护支出对家庭养老资源的消耗强度。按第 5.2 节总体测算，失能准备指数中位数为 1.21，充足性不足比例为 43.2%，比重大疾病情景高 1.6 个百分点，为四类情景中最高。

失能照护情景下，充足性达标家庭与不足家庭的指数差距主要来自可变现净资产，基本养老金居次。如图 5.3-10 所示，两组指数中位数分别为 2.019 和 0.508，相差 1.511 个指数点；可变现净资产贡献 1.036 个指数点，占差距的 68.6%；基本养老金贡献 22.2%，两项合计 90.8%。其他持续收入、基本生活支出和常规医疗收支的贡献率分别为 6.5%、2.6% 和 1.8%。照护费用与退休年数的差异对组间差距起到小幅抵消作用，贡献率分别为－ 1.5% 和－ 0.2%。照护费用的负向贡献表明，两组面临的费用差异略微缩小了指数差距；在这两组家庭的比较中，资源条件的差异比照护费用差异更为突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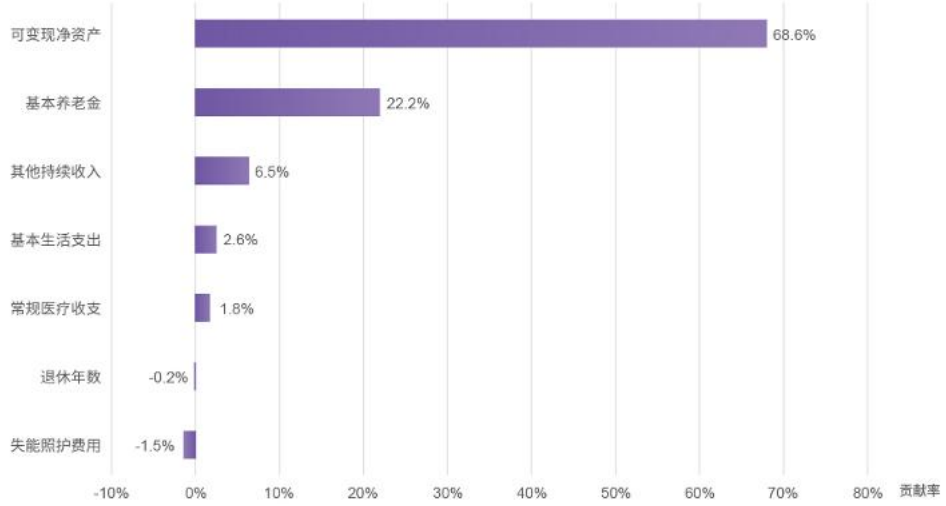


图 5.3-10 失能情景下充足性不足与达标家庭指数差距的因素贡献

由于年度照护费用按目标养老地上年度全口径社会平均工资的 80% 估算，而基本养老金待遇核定同样以当地社会平均工资为重要参数，二者均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度相关，因此，照护费用在很大程度上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关联，有必要进一步考察不同地区家庭的失能照护退休准备充足情况。为此，按 2025 年省级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将养老地省份划分为较低组、中间组和较高组，界限分别为 7.5 万元和 10.5 万。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失能准备充足性整体呈正相关。从充足性结果看，照护准备水平随人均 GDP 提升呈阶梯式改善。图 5.3-11 显示，人均 GDP 低于 7.5 万元、7.5 万元至不足 10.5 万元、10.5 万元及以上三组的失能准备指数中位数分别为 0.97、1.21 和 1.29，随经济水平提升逐步上升；照护指数低于 1 的家庭占比分别为 51.3%、42.3% 和 40.3%，较高组不足比例低于较低组 11.0 个百分点，整体保障差距较为明显。



图 5.3-11　不同人均 GDP 组失能照护情景充足性对比

较高人均 GDP 地区的优势，同时伴随着职工养老保障覆盖较多和部分同类保障家庭的不足比例较低。如图 5.3-12 所示，三组不同人均 GDP 组家庭中至少一位成员有职工养老保险经历的家庭占比分别为 28.0%、41.1% 和 47.1%；在这类家庭中，三组照护不足比例为 27.1%、27.7% 和 25.2%，差距较小。仅有居民养老经历的家庭，三组不足比例为 59.2%、49.7% 和 49.4%；未报告或不清楚的家庭，分别为 63.7%、57.4% 和 59.9%。较低地区组中，后两类家庭的不足比例均较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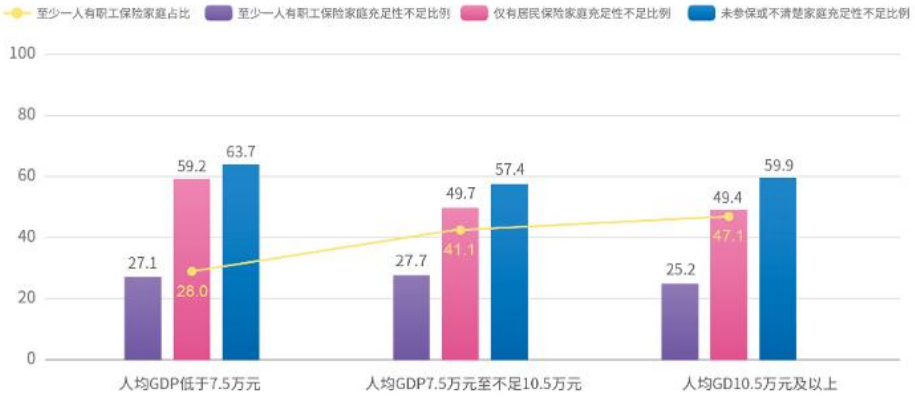


图 5.3-12　不同人均 GDP 组家庭的养老保障结构与充足性不足比例

5.4 主观评价与财务测算对照

退休准备状态不仅体现为客观财务资源的积累水平，也反映为家庭成员对自身储备充足性的主观判断，而后者直接影响家庭的养老决策与储备行为。第三章已从退休责任意识、财务规划认知水平、财务问题理解能力、退休计划完善度、退休储蓄充足度及取得期望收入的信心六个维度构建主观退休准备指数，系统衡量灵活就业群体的主观准备评价水平。本节选取该指数体系中的核心分项——退休储蓄充足度自评作为主观认知指标，与同一样本的四类客观充足性测算结果逐一匹配，考察灵活就业人员主观退休准备评价与客观财务准备水平的关联程度。

5.4.1 储蓄自评与充足水平

退休储蓄自评较高的家庭，其客观准备水平总体相对较好，但指数中位数并未随自评逐档提高。图 5.4-1 显示，从“非常不足，很难为退休存下钱”到“较为充足”自评组，基本生活、常规医疗、重大疾病和失能照护指数中位数分别由 1.65、1.45、0.84 和 0.78 提高至 4.03、3.37、1.80 和 1.89。“较为不足”和“一般”两组的基本生活不足比例均约为 20.2%，其余三类情景仅相差 0.6 至 2.1 个百分点。选择“非常充足，已经存够了”的家庭仅 37 户，四类指数中位数均低于“较为充足”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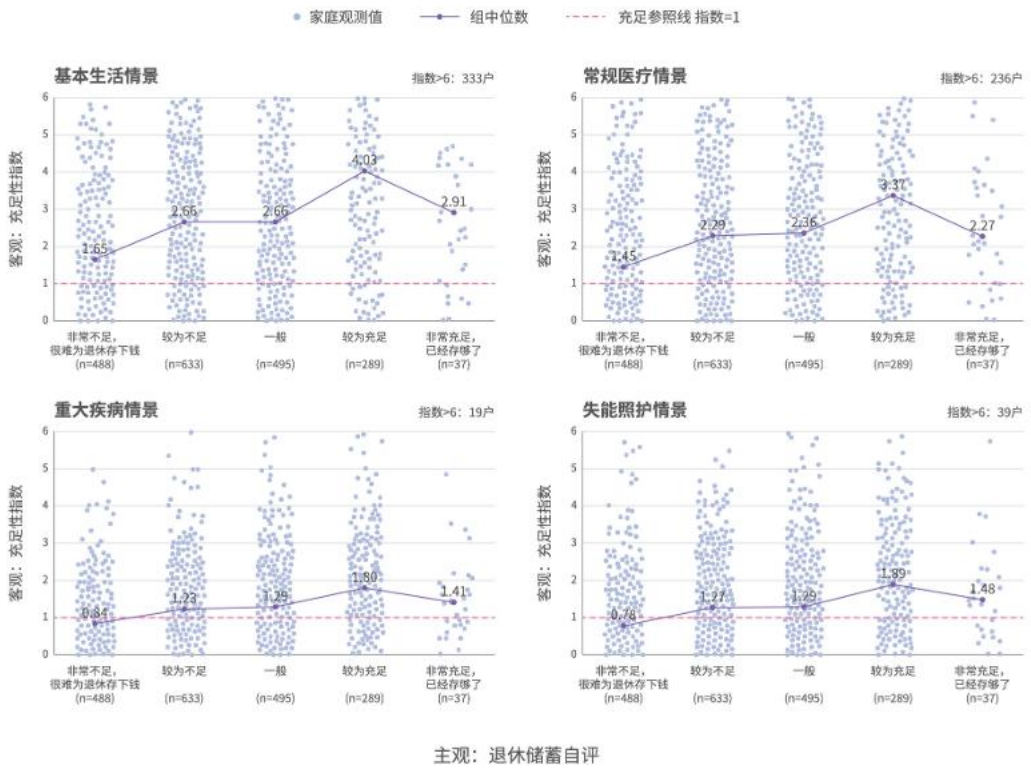


图 5.4-1 退休储蓄自评与四类情景财务准备指数分布

注：1. 横轴为自评的主观指标，对应问卷 QR5；纵轴为四类情景下客观退休准备充足指数。2. 每点代表 1 户，横向轻微错位用于减少重叠，纵轴为指数原值。中位数按各组全部有效样本计算。3. 本图聚焦指数 0–6 区间，各情景下超出户数已在面板上方标明。

灵活就业家庭退休准备的主客观评价偏差方向与客观充足性水平显著反向相关。客观准备充足的家庭普遍自评偏保守，基本生活与常规医疗情景下主观偏低占比均超 70%，重大疾病与失能照护情景也接近 60%；客观准备不足的家庭则普遍自评偏乐观，四类情景中主观偏高占比约 50%，主观偏低占比不足 20%。这一结构解释了全样本主观偏低占比远高于客观不足比例的现象：全样本的主观偏低主要集中于客观达标群体，存在财务缺口的家庭反而普遍存在高估倾向，这会通过差异化的储备行为持续作用，进一步拉大群体间的退休准备差距。

为了便于识别主观评价与客观结果的不一致，将 QR05 的五个选项由低到高分别赋 1—5 分，记为 S，并将各情景客观指数转换为同向的五级得分 O。基准分档参照前文已有的 0.5、1、1.2 和 2 等界点，具体规则见表 5.4-1。

表 5.4-1 主观五档评价与客观指数评分

主观得分 S	主观选项	客观得分 O	客观指数区间
1	非常不足，很难为退休存下钱	1	R ＜ 0.5
2	较为不足	2	0.5 ⩽ R ＜ 1
3	一般	3	1 ⩽ R ＜ 1.2
4	较为充足	4	1.2 ⩽ R ＜ 2
5	非常充足，已经存够了	5	R ⩾ 2

注：QR05 反映受访者对当前退休储蓄的判断，客观指数还计入退休时可变现资产、本人及配偶养老金等家庭资源，并与各情景下的养老支出比较。分档用于比较两种评分的相对位置。

主客观差距通过 D 值识别，D ＝主观得分 S －客观得分 O。D ＞ 0 表示主观得分高于客观得分，简称“主观偏高”；D ＜ 0 表示主观得分低于客观得分，简称“主观偏低”；D ＝ 0 表示评分同档。

四类情景均以主观偏低为主，重大疾病与失能照护情景下主观偏高的占比高于基本生活和常规医疗。如图 5.4-2 所示，基本生活、常规医疗、重大疾病和失能照护情景下，主观偏低家庭分别占 76.5%、74.0%、57.8% 和 56.6%，主观偏高家庭分别占 11.5%、13.3%、20.8% 和 22.8%。评分同档的比例依次为 12.0%、12.7%、21.4% 和 2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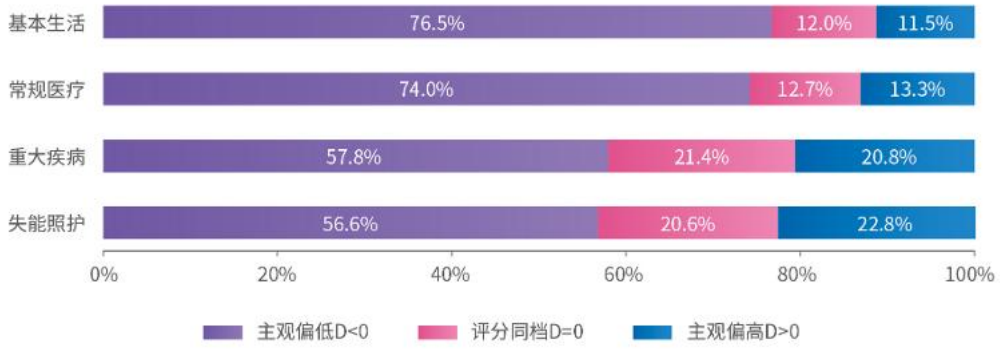


图 5.4-2 四类情景下主客观评分差距方向

在退休财务准备不足的家庭中，四类情景的主客观评分分布较为接近，均以主观储蓄自评档位高于客观测算档位最为常见。如图 5.4-3 所示，基本生活、常规医疗、重大疾病和失能照护情景下，主观偏高的比例分别为 48.4%、50.7%、46.1% 和 49.1%，仅常规医疗情景超过半数，反映出财务准备不足的家庭对养老支出增长、重疾与失能等长期风险的成本预判普遍偏乐观，风险感知与实际保障压力存在错位。另一方面，主观偏低的家庭占比不足两成，四类情景占比分别为 15.3%、14.6%、18.6%、15.3%，说明财务准备不足家庭并未普遍陷入悲观焦虑，整体心态相对平稳，但也可能因此缺乏主动补足储备的紧迫感，不利于财务缺口的持续收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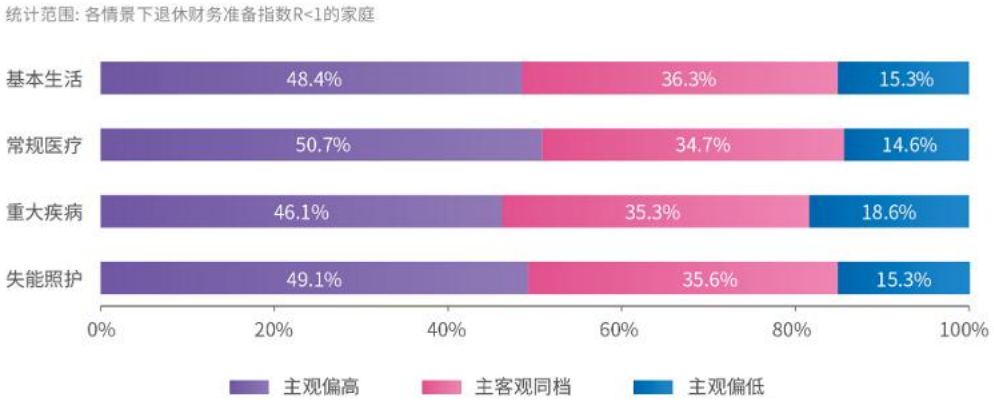


图 5.4-3　退休财务准备未达标家庭的主客观评分分布

5.4.2 主客观差异的相关因素

本节沿用表 5.4-1 的分档规则，对同一批家庭计算四类情景的主客观评分差距。为剥离人口特征、家庭经济条件等混淆因素的干扰，更准确地识别各因素与主客观偏差的关联，本文通过回归模型控制年龄及其平方项、性别、学历、就业类型、地区、子女数、婚姻状态、金融素养、家庭年收入、金融资产、房产套数及负债等变量，估算不同群体在可比特征下的调整后均值。考虑到报告的可读性，正文不呈现回归系数、标准误等学术性细节，核心结论均通过可视化图表直观展示各组调整后的评分水平、差距幅度与分布特征。

（1）婚姻状态与主客观偏差方向

有配偶家庭更容易出现主观偏低。图 5.4-4 按情景并列呈现两组家庭的评分差距：浅色柱为无配偶家庭，深色柱为有配偶家庭；柱体位于零线以上表示主观偏高，位于零线以下表示主观偏低；两柱之间的红色标注为两组之差。按有配偶组减无配偶组计算，基本生活、常规医疗、重大疾病和失能照护的组间差分别为－ 0.19、－ 0.21、－ 0.08 和－ 0.30 档。其中失能照护的差异最为明确。基本生活情景下，主观自评比客观准备低两档及以上的概率，有配偶组为 62.9%，无配偶组为 5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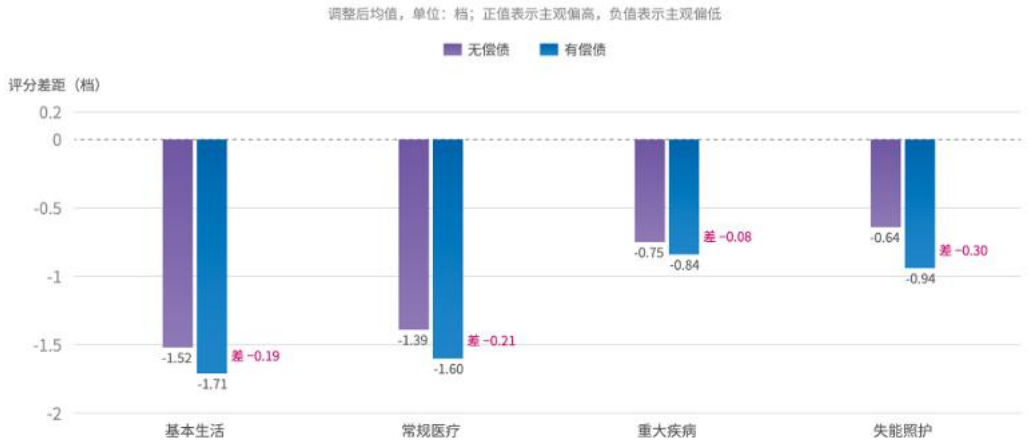


图 5.4-4　四类情景下有无配偶家庭的主客观平均评分差距

有配偶组与无配偶组的主客观评分差距更多来自客观一端。图 5.4-5 把组间差距拆为三个分量：灰色柱为两组的主观评分差，蓝色柱为两组的客观评分差，红色柱为两者相减得到的评分差距差。四个情景中，灰色柱均为 +0.14 档，高度几乎不变，说明两组自评本身的差别很小；蓝色柱为 +0.22 至 +0.44 档，高于灰色柱，是组间差距的主要来源；红色柱落在零线下方，为 − 0.08 至 − 0.30 档，幅度与蓝色柱接近而略小，所差部分正是灰色柱所示的 0.14 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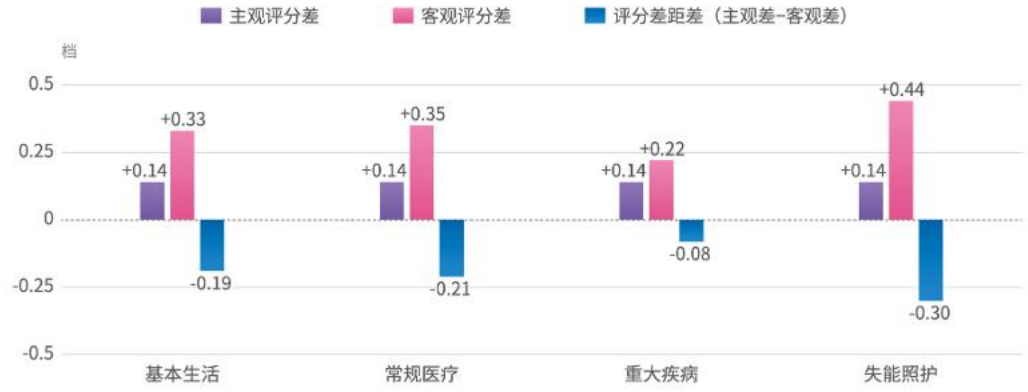


图 5.4-5　四类情景下有无配偶家庭的主观分差与客观分差

为验证客观层面的差距是否源于配偶养老金的支撑作用，本文固定有配偶家庭的主观评分与其他财务条件，仅扣除配偶养老金后重新测算评分。

扣除配偶养老金后，有配偶家庭的平均评分差距缩小，四类情景下主观得分仍低于客观得分。如图 5.4-6 所示：左面板展示平均评分差距，右面板展示主观偏低家庭的占比；浅蓝色柱为纳入配偶养老金的基准结果，深蓝色柱为扣除配偶养老金后的测算结果。左面板中，纳入配偶养老金时，四类情景的评分差距均位于零线以下，有配偶家庭整体呈现主观偏低特征：扣除前，四类情景的平均评分差距为 − 1.70、− 1.58、− 0.95 和 − 0.95 档；扣除后分别缩小至 − 1.37、− 1.22、− 0.54 和 − 0.48 档。主观偏低的占比也均下降，其中失能照护由 62.4% 降至 49.3%，降幅最大。配偶养老金可以解释部分主客观评分差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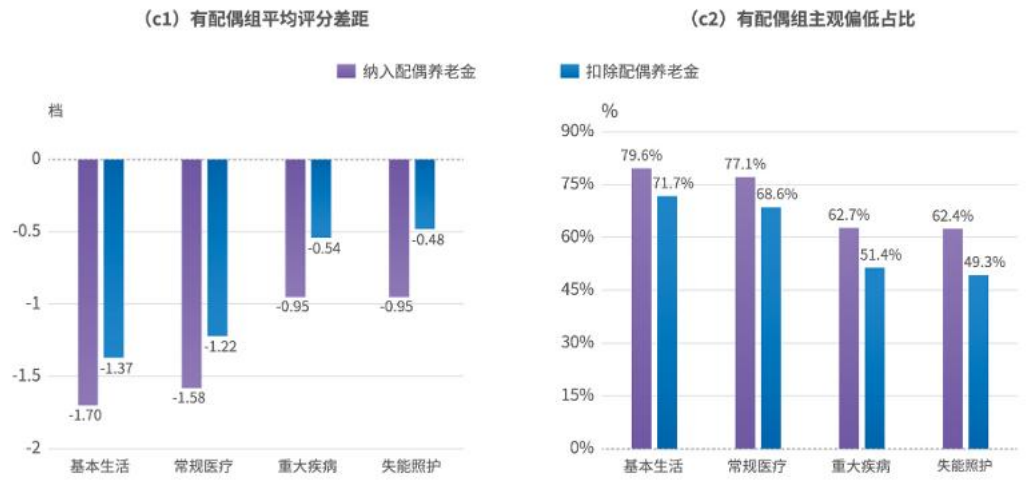


图 5.4-6　纳入配偶养老金后有配偶家庭的主客观差距变化情况

（2）金融素养与主客观偏差方向

金融素养越高，主观评分低于客观评分的幅度越大。如图 5.4-7 所示，该图为横向条形图，纵轴为四类风险情景，横轴为主客观评分差距；零线左侧为负值，代表主观评分低于客观评分，即主观偏低，零线右侧为正值，代表主观评分高于客观评分，即主观偏高。三组条形对应不同金融素养水平：浅灰色为答对 0—2 题的低素养组，浅蓝色为答对 3 题的中素养组，深蓝色为答对 4—5 题的高素养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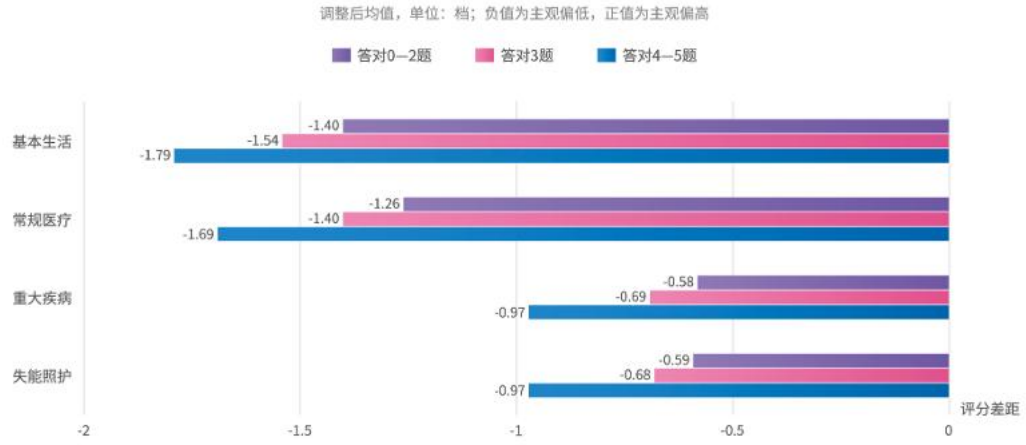


图 5.4-7　不同金融素养组的主客观平均评分差距

从整体趋势看，随着金融素养提升，四类情景的条形均整体向左侧，也就是主观偏低方向平移：以基本生活情景为例，三组评分差距均位于零线左侧，从低到高素养组依次为－ 1.40、－ 1.54 和－ 1.79 档，主观偏低的程度随素养提升逐级扩大。

金融素养越高的家庭，主观储蓄自评越低，但客观充足性水平越高，主客观评价的错位程度随金融素养提升逐步扩大。

从分组得分趋势来看，主观自评随金融素养提升持续下行，客观充足度随金融素养提升整体上升。如图 5.4-8（A）所示，主观自评档位由低素养组的 2.501 档，依次降至 2.349、2.269 档；客观评分则呈现相反走势，中素养组的四类情景平均得分略低于低素养组，高素养组的客观得分在三组中最高。

从组间分化程度来看，主观评分的离散程度显著高于客观评分。如图 5.4-8（B）所示，三组最高分与最低分之差衡量总体分差，并将极差除以三组得分的简单平均值，得到相对差距。主观评分的极差为 0.232 档，相对差距达 9.78%；四类客观情景的极差介于 0.178—0.217 档之间，相对差距为 4.51%—6.95%，均低于主观评分的分化幅度。

高金融素养组的客观保障评分较高，对自身退休准备的主观评价却更低。结合主观端更大的总体分差，这表明，金融素养与主客观评分落差的关联，更多体现为自评尺度趋于审慎，客观养老保障水平的组间差异相对有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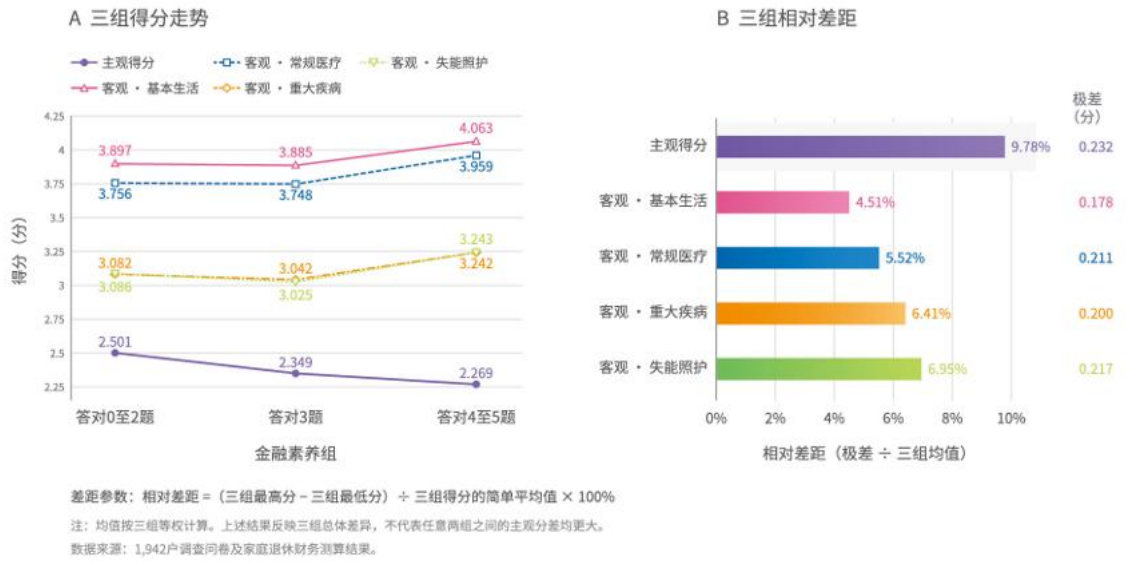


图 5.4-8　四类情景下不同金融素养组的主观分差与客观分差

从偏差方向的分布来看，金融素养提升会显著降低主观偏高的比例，推高主观偏低的比例。在图 5.4-9 中，以基本生活充足指数作为客观指标，左边柱状图展示的是不同金融素养的人群中主观指标超过客观指标的人群比例，右边柱状图展示的是不同金融素养的人群中主观指标低于客观指标的人群比例。低金融素养组的主观偏高比例为 15.0%，高金融素养组的主观偏高比例降至 9.0%，两组相差 6.0 个百分点；高金融素养组的主观偏低比例为 79.6%，低金融素养组的主观偏低比例为 73.5%，前者比后者高出 6.1 个百分点。

上述结果进一步印证，金融素养提升的核心作用是校正主观自评的尺度，减少对养老储蓄充足性的盲目乐观，而非实质性增加家庭的养老资源储备。



图 5.4-9　基本生活情景下不同金融素养组的主客观偏差比例

（3）金融资产与主客观偏差分布

金融资产越高，主观和客观的得分均提高，但主客观差距未随金融资产升高而出现明显趋势性变动。图 5.4-10 展示的是，随着家庭金融资产的增加，主观评分由 1.843 升至 2.839 档，提高了 0.996；客观评分由 2.237 升至 3.279 档，提高了 1.042；两者相减，主客观评分差距仅相差 -0.440 ～ -0.121。

金融资产水平越高，主客观评分处于同一档位的概率整体越低，其中失能照护情景下的分化最为显著；高资产家庭更易出现主观偏高，偏差特征具有明显的情景异质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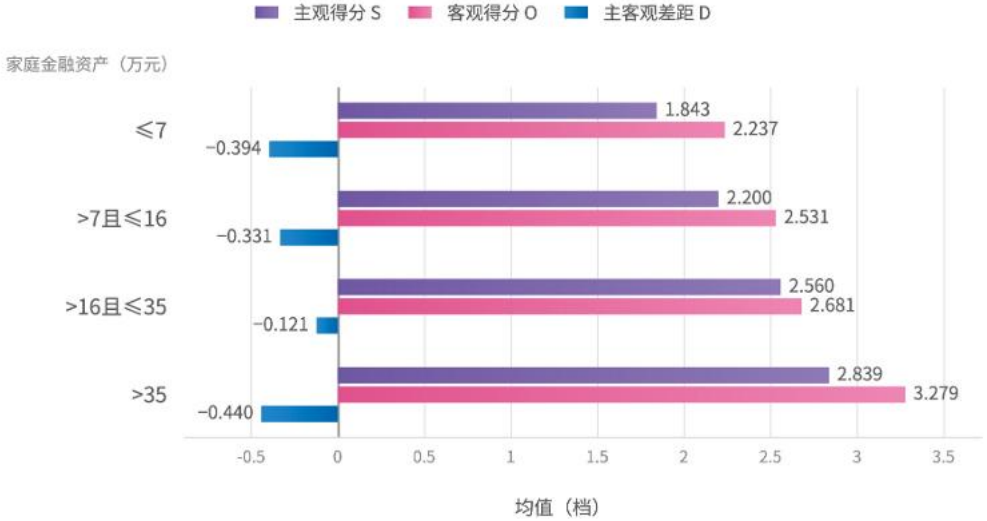


图 5.4-10　基本生活情景不同金融资产组的主客观得分及差距

从同档概率来看，四类情景的主客观评分一致性均随金融资产上升而下降。以 25 分位（7 万元）与 75 分位（35 万元）的金融资产水平对比：基本生活、常规医疗、重大疾病、失能照护四类情景的同档概率，分别从 12.4%、13.4%、22.8%、23.2% 降至 10.5%、10.6%、18.8%、16.4%。其中失能照护情景的降幅最大，相差约 6.8 个百分点（见图 5.4-11c1）。

从偏差结构来看，失能照护情景下，高金融资产家庭的主观偏高的概率显著提升。金融资产为 35 万元时，主观高出客观两档及以上的概率为 11.4%，较 7 万元时的 8.2% 高出 3.2 个百分点；而主观低于客观两档及以上的概率分别为 35.8% 和 34.2%，两类资产水平下差异很小。这表明资产水平提升主要推高了家庭对失能长期照护场景的乐观自评，对主观偏低的影响十分有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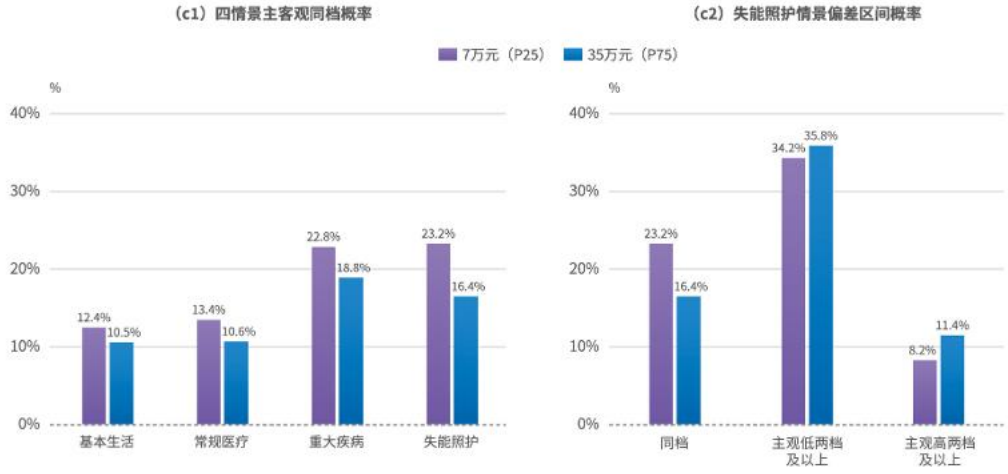


图 5.4-11　不同金融资产组的主客观一致与偏差概率

综合来看，婚姻状态、金融素养与金融资产三类因素从不同维度影响灵活就业家庭退休准备主客观评价的偏差方向、幅度与分布形态，三者的作用路径与影响特征存在明显差异。婚姻状态对主客观偏差的影响源于配偶养老金推高了家庭客观准备水平，但个体自评时未充分纳入这部分资源，因此有配偶家庭普遍呈现主观评价偏低的特征；金融素养越高的家庭，客观准备水平越高但主观自评越审慎，主观自评的组间差异较客观准备水平更大；金融资产同时抬升主客观两端的整体评分水平，整体主客观偏差有限，但在失能照护情景下，主客观一致的概率明显降低，主观偏高的概率显著提升。

5.5 本章小结

本章以灵活就业家庭为基本评估单元，结合其保障参保结构、家庭收支特征与资产负债状况，构建基本生活、常规医疗、重大疾病、失能照护四类递进式风险情景，系统测算了退休财务准备的充足性水平，并进一步对比主观储蓄评价与客观准备水平的匹配关系，核心结论如下：

第一，灵活就业家庭退休财务基础整体偏弱，保障与财富结构存在明显结构性特征。保障维度上，基本养老与医疗保险均以居民保险为主体，职工保险覆盖率偏低，参保水平随年龄增长逐步提升；补充保障呈现 “重医疗、轻养老” 的结构特征，单位主导的第二支柱基本空白，第三支柱参与质量尚可但覆盖有限，群体对即期健康风险的防范优先级显著高于长期养老储备。收支维度上，家庭收入高度集中于劳动报酬，财产性收入占比不足 5%，来源结构单一；食品、住房、代际赡养与子女教育等刚性支出占比突出，持续挤压可用于养老储蓄的资金空间。资产

负债维度上，家庭财富整体呈现房产与金融资产均分的结构，但内部分化显著，有房与无房家庭的资产规模差距悬殊；金融资产近九成集中于银行存款，以安全保值为主要目的，权益类与保障类配置较低，长期增值能力偏弱；整体负债压力相对可控，但经营性、周转类借贷占比不低，存在挤压长期养老储备的潜在可能。

第二，灵活就业家庭总体退休财务准备处于达标以上水平，但风险层级提升后缺口快速扩大，群体分化特征突出。从整体水平看，四类情景下退休财务准备指数的均值与中位数均高于 1 的充足临界值；伴随重大疾病、失能照护等风险层级提升，充足性不足比例逐级扩大，基本生活、常规医疗、重大疾病、失能照护情景下不足比例依次为 22.9%、25.1%、41.6% 和 43.2%，失能照护是保障最薄弱的环节。从群体差异看，非全日制从业人员家庭充足性水平在三类就业形态中最低，核心短板在于可变现资产储备不足，而非养老现金流存在劣势；收入水平是充足性分层的核心驱动因素，养老现金流的层级差距远大于支出端差异，低收入家庭同时面临高比例的严重不足与更深的财务缺口；年龄维度未呈现“年龄越大充足性越高”的单调趋势，30—39 岁组充足性不足比例最低，50—60 岁组在多数情景下充足性不足比例最高，年轻组虽当期资产较少，但凭借更长的积累周期可实现更高的退休可变现净资产。

第三，不同风险情景下退休财务准备充足性存在差异的原因不同。基本生活情景下，职工养老保险经历是组间差距的核心来源，但居民组与未参保组更高的资产提取能力可部分抵消现金流劣势。常规医疗情景下，医疗支出的边际冲击主要影响现金流缓冲空间狭窄的家庭，可变现资产差异是新增不足群体的核心成因。重大疾病情景下，可变现净资产构成最主要的风险缓冲，解释了组间差距的六成以上，商业保险给付的整体贡献相对有限；养老现金流与资产储备形成双重支撑，二者均处于低位的家庭几乎全面面临缺口；重疾险配置对退休财务准备充足性有正向改善作用。失能照护情景下，可变现净资产仍是组间差距的首要解释因素，地区经济水平与退休财务准备充足性整体正相关，差异主要源于职工养老保障覆盖程度的不同。

第四，退休财务准备的主客观评价存在偏差，其原因与家庭婚姻状态、金融素养和金融资产有关。整体来看，四类情景均以主观评价低于客观水平为主要特征；随着风险情景层级提升，主观偏高的家庭占比逐步上升，反映出家庭对大额长期风险支出的预判相对不足。婚姻状态、金融素养和金融资产对主客观偏差的作用机制存在差异：婚姻状态对主客观偏差的影响源于配偶养老金推高了家庭客观准备水平，但个体自评时未充分纳入这部分资源，因此有配偶家庭普遍呈现主观评价偏低的特征；金融素养越高的家庭，客观准备水平越高但主观自评越审慎，主观自评的组间差异较客观准备水平更大；金融资产同时抬升主客观两端的整体评分水平，整体主客观偏差有限，但在失能照护情景下，主客观一致的概率明显降低，主观偏高的概率显著提升。



06·结论与建议

06. 结论与建议

6.1 报告内容总结

居民能否进行充分的退休准备，是影响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的重要问题。若个体在退出劳动力市场后缺乏足够的经济保障，不仅会显著降低其晚年生活质量，还可能增加公共转移支出、抑制消费需求，进而对宏观经济运行与财政可持续性产生系统性影响。退休准备指数从退休责任意识、财务规划认知水平、财务问题理解能力、退休计划完善度、退休储蓄充分度和取得期望收入的信心六个维度，衡量居民对自身退休准备的评价。2026 年调研在延续年度测评的基础上，追访了部分上一年度的受访者，并新增灵活就业专题调查，进一步了解居民一年来的准备有何进展、怎样估算退休所需的资金，以及家庭可用于养老的收入和资产能够覆盖哪些支出。

2026 年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为 5.68 分，比 2025 年提高 0.19 分，但仍有近六成未退休受访者得分低于 6 分。具体而言，退休责任意识和财务规划认知水平均超过 7.5 分，退休计划完善度和储蓄充分度却只有 4.04 分和 3.86 分，取得期望收入的信心也基本持平。这一差别在低收入组更为明显。个人税后年收入不高于 5 万元组的指数由 5.15 分升至 5.38 分，改善主要体现在退休责任意识、财务规划认知水平和财务问题理解能力上，退休储蓄充分度和期望收入的信心反而略有下降。对这部分居民而言，认识到养老需要提前准备之后，怎样在现有收支条件下制定可行的计划、持续存下一笔钱，仍是更难的一步。

从 2026 年的区域分布看，平均得分最高的东北与最低的中部只相差 0.36 分。即使在东北，低于 6 分的受访者也有 53%，其他区域同样超过半数。进一步比较发现，各地分差所对应的因素并不相同。东北与中部的分差中，个人收入所占的解释份额最大。西部与中部相比，自评健康状况排在个人收入之前。东部与中部的分差中，家庭资产居首，其次是居民对社交平台上财务规划信息的态度。这些结果表明，虽然收入和资产是退休准备的重要经济基础，但要理解各地的准备差异，也需要关注居民的健康状况、社交平台财务规划信息的接受态度以及家庭人口变化等其他因素。

追访结果进一步呈现了居民准备状况的变化。追访居民的退休准备指数由 2025 年的 5.64 分升至 2026 年的 5.81 分。其中，退休储蓄充分度由 3.30 分升至 3.54 分，是提高最多的一项，却仍是得分最低的一项，退休计划完善度也仍低于 4 分。进一步分析发现，家庭人口增加、新开通个人养老金账户，以及更乐于在社交平台看到财务规划信息，所占的相对解释份额均高于个人收入增加。收入和资产决定了家庭有多少资源可用于养老，而从这一年的追访看，家庭生活的变化、对社交财务规划信息的接受态度，以及是否已经着手开通养老账户，也与居民的退休准备进展密切相关。

2026 年调研特别关注了灵活就业群体。灵活就业群体的退休准备指数为 5.43 分，比一般居民群体低 0.25 分，退休储蓄充分度是原始分差中最突出的一项。按相近的年龄、婚姻、收入

等特征重新比较后，退休储蓄充分度的分差显著降低，但退休责任意识和财务规划认知水平的差距则仍然存在。分代际看，80 后灵活就业人员与同代一般居民的综合分差最为明显，主要体现在退休责任意识、退休储蓄充分度和期望收入的信心上。00 后两组的总分接近，但灵活就业人员的退休责任意识和财务规划认知水平得分较低，退休储蓄充分度相对较高。由此可见，即便退休准备指数相近，两类居民需要加强的六个维度也可能不同。

在退休收入预期方面，78.6% 的受访者退休收入水平低于理想退休收入水平，平均主观退休收入缺口为 19.7%。按目前的收入预期，多数受访者认为难以负担自己理想中的退休生活。随着金融素养提高，居民的退休收入水平提高，但主观退休收入缺口却没有同步缩小。在金融素养水平为 0—4 分的群体中，主观退休收入缺口总体扩大，5 分组相较 4 分组有所回落。与此同时，希望退休后提高生活水平的居民比例并未随金融素养水平持续上升。希望改善退休生活的居民退休收入较高，报告的主观退休收入缺口反而较小。要理解不同群体为何设定不同的理想收入目标，还需要看他们怎样估算实现退休生活目标所需的开支。

把理想退休收入与预计开支放在一起比较，就能看出其中的问题。在两项回答可比较的受访者中，47.9% 的人估计，仅聘请护工或入住养老机构等服务费用，就会达到或超过其理想退休收入。本报告将这种情况归为养老估算偏差，金融素养水平较高的群体总体较少出现这种情况。存在养老估算偏差的居民自评退休收入水平较低，设定的理想退休收入低得更多，因此报告的主观退休收入缺口反而小约 2 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他们的退休准备指数更低，曾经或正在使用所列金融产品为退休作准备的比例也较低。如果理想退休收入连养老服务费用都难以覆盖，日常生活和医疗开支就可能没有得到充分考虑。把这些费用算进去，即使退休生活目标没有改变，居民也可能发现，原先设定的收入目标偏低，需要为退休准备更多资金。

将退休后的各项支出纳入财务测算后，灵活就业家庭面临的资金压力更加清楚。基本生活、常规医疗、重大疾病、失能照护四类情景下退休财务准备指数的均值与中位数均高于 1 的收支平衡线，整体充足性达标。但伴随风险层级提升，不足比例逐级扩大：基本生活情景下 22.9% 的家庭存在财务缺口，计入常规医疗自付费用后升至 25.1%；纳入重大疾病、失能照护支出后，缺口家庭占比分别达到 41.6% 和 43.2%，长期失能照护是四类情景中财务准备最薄弱的环节。基本生活情景下不同参保类型群体的组间差距主要来自基本养老金。可变现资产是常规医疗、重大疾病和失能照护情景下财务准备达标与不足组间差距的首要解释因素。

居民对退休储蓄够不够用的主观判断，与基于家庭资源和退休支出的客观测算结果可能存在偏差。主观评价低于客观水平的情形更为普遍；随着风险层级提升，主观偏高的家庭占比逐步上升。已婚家庭的主观偏低在一定程度上与客观测算计入配偶养老资源有关；高金融素养群体的客观准备水平更高，但主观自评更审慎，主观自评在不同金融素养组之间的差异较客观准备水平更大；金融资产会同时抬升主客观的整体评分水平，对主客观偏差影响相对有限，但在失能照护情景下，主客观一致的概率明显降低，主观偏高的概率显著提升。

综上所述，2026 年居民退休准备指数有所提高，但制定具体计划和持续积累资金仍是薄弱环节。收入和资产为退休准备提供了经济基础，养老需求能否估算得当、家庭能否把准备意愿落实为具体安排，同样重要。部分居民报告的主观退休收入缺口较小，可能是因为设定的收入目标没有充分考虑日常生活、医疗和照护开支。对灵活就业家庭而言，稳定的养老收入是维持退休后日常生活的基础，应对重大疾病和长期失能还需要相应的资金储备和风险保障。因此，判断退休准备是否充分，需要把居民的收入目标、已经采取的准备行动与家庭可用于养老的资源结合起来，看这些资源能否支撑所期望的退休生活，并应对可能增加的医疗和照护支出。

6.2 提升居民退休准备水平的对策建议

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水平的不断提升，有赖于政府、企业、个人与商业保险机构等多方共同推进，协力提升居民应对长寿时代的财务与生活保障水平。

6.2.1 政府：守住底线，补齐制度短板

推动 “三支柱” 协调发展，改变对第一支柱的过度依赖

基本养老保险承担了绝大多数居民的养老预期，第二支柱覆盖面明显不足，第三支柱对不缴税、低缴税人群缺乏吸引力。建议以税收优惠引导非国有企业建立企业年金、职业年金，扩大第二支柱覆盖；同步提升年金计划质量，引导资金在退休后按期、终身支取，平滑老年期收入并对冲寿命延长的支取风险；对个人养老金，研究缴费补贴等激励方式，提高中低收入人群参与意愿；因地制宜缩小城乡、区域间养老待遇差距，避免居民因地区经济发展不足而额外承担养老成本。

补齐灵活就业人员的参保与待遇短板

调研显示，在日常开支相近的情况下，有职工养老保险参保经历的家庭与仅有居民养老保险参保经历的家庭，年度养老现金流相差数倍；相当一部分灵活就业人员仍在制度之外，已参保者以居民养老保险为主，“在城里干活、回老家养老”，待遇偏低。建议畅通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地参加职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保险的渠道，使其分享所在城市经济发展的红利；完善跨地区流动后的社保转移接续与缴费年限累计计算，降低新业态劳动者参保的制度性成本；对收入较低、就业不稳定的群体强化参保提示和政策托底，防止其因不了解规则而被挡在基本保障之外。

健全健康养老与照护服务体系，降低远期支出预期

医疗和照护是退休准备中金额最大、最难预测的一项。建议在推进长期护理保险全面建制时按多支柱、多层次设计，国家长护险只承担基础照护，超出部分由商业护理险、照护补贴和社会帮扶共同补足；依托国家银发经济与长护险的政策部署，带动健康管理、智慧养老和居家适老化改造等业态成长，扩大优质养老服务供给，缓解居民对未来医疗费用和照护负担的担忧。

6.2.2 企业：承担雇主责任，做实补充保障

扩大补充养老保障的覆盖面与可携带性

在依法缴纳社会保险的基础上，依托企业年金等安排为员工积累退休资金，并把范围扩展至劳务派遣、外包用工及与平台合作的灵活就业人员；对后几类人群，可探索可携带、可转移的补充养老和健康保障安排，并与个人养老金制度相衔接，使不同用工形态的员工都能获得来自雇主的退休支持。

提供分层方案与财务能力支持

联动银行、保险等专业机构，拓宽员工可选的退休理财工具，按年龄、收入和家庭情况提供差异化保障方案；开展储蓄规划、退休安排等专题辅导，引入专业机构提供定制化财务咨询与账户管理，推动员工从“有养老念头”走向“有可行计划、有定期结余”；针对员工普遍担心的退休后医疗和照护开支，借助团体健康保险、补充医疗保险和护理保障预留财务缓冲，并把保障安排与员工的退休规划沟通结合起来。

6.2.3 金融机构：丰富供给，打通服务

围绕生命周期和不同人群开发适配产品

金融机构可设计保障额度随生命周期调整的养老金融产品。例如，保险可考虑推出更多样化寿险产品，工作阶段偏重身故保障，进入老年后下调身故保额、释放部分现金价值补贴生活；研发与企业年金、职业年金衔接的年金产品，方便职工退休时将账户余额一次性趸交保费，转换为终身领取的年金保险；把护理保障写入年金条款，被保险人在失能需要照护时，可用当期及后续年金给付抵扣护理开支；面向灵活就业和中低收入群体，提供保费门槛较低、缴费方式灵活、关系可携带的普惠型产品，扩大商业养老和健康保障的可及性。

以保单为纽带，串联医疗、健康管理与照护服务

长期照护是缺口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支出情景。应发展商业护理保险，丰富居家照护、社区照护和机构照护的服务对接；产品设计把经济补偿与健康干预、照护安排结合起来，使居民在健康时获得管理服务，在失能后获得持续的资金和服务支持。

提高信息透明度与服务可及性

提供简便易懂的退休收入与照护费用测算工具，帮助居民结合自身收入、资产和预期开支校正养老估算，理解不同产品的保障边界；避免模糊表述和误导销售；承保后畅通查询、保全、领取和理赔渠道；借助人工智能平台、短视频和社交账号普及养老金融与金融风险常识。

6.2.4 个人：尽早规划，持续积累

把责任意识落成可执行的计划

结合宏观环境、政策调整、家庭收支和自身健康状况，客观评估现有准备是否充分，既不把晚年生活想得过于宽裕而放松储蓄，也不因前景不明而推迟行动。距退休尚有较长时间的青年人群，应尽早明确职业发展路线、稳步提升收入能力，坚持按月或按周期结余，并划出一笔可随时动用的应急金，覆盖失业、疾病等临时冲击；同时跟踪社保和个人养老金规则更新，据此修订储蓄与支取计划。

提高测算能力，优化资产配置

主动学习理财和社保知识，按基本生活、常规医疗自付、重大疾病、长期失能照护四类情景分别估算退休所需资金；测算时把本人及配偶可持续获得的养老金、家庭可动用的资产，与日常生活、医疗和照护支出放在一起综合核算，避免仅凭主观感受判断储蓄是否充足，也避免收入目标未给医疗和照护费用留足空间。投资上分散配置各类资产，在可承受的风险水平上争取合理回报，并根据年龄、家庭变化和市场情况定期检视调整。

用好三支柱与商业工具，重点补强弱项

厘清基本养老保险、企业（职业）年金和个人养老金的功能定位，在此基础上视自身情况选购商业养老险、医疗险和护理险，并留意养老目标基金等长期产品，以对冲长寿、患病和失能带来的财务冲击。灵活就业人员收入和保障来源相对不稳定，更应主动搭建属于自己的保障组合，不依赖单一收入来源，优先落实基本参保和应急储备，再逐步补充商业保障。

总体而言，退休准备是一项需要多方协同的系统工程。政府通过制度建设和政策引导守住基本保障底线，企业通过补充保障和员工支持承担雇主责任，个人通过尽早规划、持续积累和合理配置履行养老责任，金融机构通过产品创新、服务衔接和专业经营提供多层次风险保障。四方各尽其责、相互配合，才能帮助居民在长寿时代获得更加稳定、更有质量的退休生活。



07·附录

07. 附录：居民退休准备指数调研与计算方法

为了更贴合中国居民的生活实际，对六个维度的退休准备情况进行更清晰准确地衡量，我们在历年问卷题目基础上进行了修改，修改后的问卷题目如下：

（1）（退休责任意识）为确保退休后有足够的收入，您认为自己在多大程度上应当为自己负责？

1. 我完全不需要负责
2. 我在一定程度上不需要负责
3. 我的责任意识一般
4. 我在一定程度上需要负责
5. 我应当完全负责

（2）（财务规划认知水平）关于退休财务规划的重要性，您如何评价？

1. 完全不重要
2. 不太重要
3. 一般
4. 比较重要
5. 非常重要

（3）（财务问题理解能力）关于退休规划中的财务问题，您认为自己的理解能力如何？

1. 非常难理解
2. 比较难理解
3. 一般
4. 比较容易理解
5. 非常容易理解

（4）（退休计划完善度）回顾您的退休规划过程，您认为自己目前的退休计划有多完善？

1. 我还没有任何退休规划
2. 还不够完善
3. 一般水平
4. 较为完善
5. 已经非常完善

（5）（退休储蓄充分度）考虑您当前为退休储蓄的资金，您认为自己的储蓄水平是否充足？

1. 非常不足，很难为退休存下钱
2. 较为不足
3. 一般
4. 较为充足
5. 非常充足，已经存够了

（6.1）按照您目前实际的储蓄水平，您预期自己退休后的收入（包括基本养老保险金、企职业年金、个人养老储蓄与投资的收益等）能达到退休前收入的多大比例？_____%

（6.2）（取得期望收入的信心）根据上一题的回答，您对实现满意的退休收入有多大信心？

1. 完全没有信心
2. 比较没有信心
3. 一般
4. 比较有信心
5. 完全具有信心

为了直观地描述居民的退休准备程度，荷兰全球人寿定义了退休准备指数。将退休准备方面三个态度层面的问题以及三个行动层面的问题作为自变量，将居民为今后退休采取的储蓄方式作为指数因变量，计算退休准备指数。首先将每个问题的选项由准备不充分到充分进行打分，分值分别为 0、2.5、5、7.5、10，然后将自变量问题与因变量问题得分的相关系数作为权重对每个问题的平均得分进行加权，最终得到居民退休准备指数。为了更加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我们邀请了十二位学界和业界的专家为六个维度要素对退休准备程度的影响的权重进行了赋值，结果如下：

表 7.1 十二位专家的赋值结果（专家 1~6）

变量	专家 1	专家 2	专家 3	专家 4	专家 5	专家 6
退休责任意识	10%	10%	20%	20%	10%	20%
财务规划认知水平	25%	25%	20%	15%	15%	15%
财务问题理解能力	20%	10%	10%	10%	15%	15%
退休计划完善度	20%	20%	20%	25%	10%	15%
退休储蓄充分度	20%	25%	20%	25%	30%	20%
取得期望收入的信心	5%	10%	10%	5%	20%	15%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表 7.2 十二位专家的赋值结果（专家 7~12）

变量	专家 7	专家 8	专家 9	专家 10	专家 11	专家 12
退休责任意识	10%	30%	5%	20%	20%	20%
财务规划认知水平	20%	20%	20%	10%	20%	20%
财务问题理解能力	20%	10%	20%	10%	10%	15%
退休计划完善度	20%	10%	10%	20%	20%	20%
退休储蓄充分度	20%	20%	40%	20%	20%	15%
取得期望收入的信心	10%	10%	5%	20%	10%	10%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据此我们将十二位专家的结果进行平均，得到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的六个维度的权重：

退休准备指数 = 退休责任意识 ×16.25% + 财务规划认知水平 ×18.75% + 财务问题理解能力 ×13.75% + 退休计划完善度 ×17.50% + 退休储蓄充分度 ×22.92% + 取得期望收入的信心 ×10.83%

表 7.3 退休准备指数计算权重

变量	退休责任意识	财务规划认知水平	财务问题理解能力	退休计划完善度	退休储蓄充分度	取得期望收入的信心
权重	16.25%	18.75%	13.75%	17.50%	22.92%	10.83%

退休准备指数结合了三个态度层面问题和三个行动层面问题的回答，适当调整加权后得到了一个衡量总体退休准备水平的指数，是对居民退休准备程度的合理估计。在所赋权重中，“退休计划完善度”和“退休储蓄充分度”的权重明显高于其他问题，更偏向于衡量居民退休准备的实际行动。

扫一扫二维码
关注清华经管学院

扫一扫二维码
关注同方全球人寿

扫一扫二维码
关注中国保险与风险管理研究中心

扫一扫二维码
关注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调研